美学散步丛书

江溶 朱良志 主编

悲欣交集

Beixin Jiaoji



李叔同 著 赵海燕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SBN 978-7-301-16432-7
9 787301 164327 >
定价：30.00元

美学散步丛书

江　溶　朱良志　主编

悲欣交集

李叔同　著

赵海燕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悲欣交集／李叔同著；赵海燕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
（美学散步丛书）
ISBN 978-7-301-16432-7

Ⅰ．悲… Ⅱ．①李…②赵… Ⅲ．美学－文集 Ⅳ．B8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7286 号

书　　名：悲欣交集
著作责任者：李叔同 著　赵海燕 编
责 任 编 辑：艾　英
标 准 书 号：ISBN 978-7-301-16432-7/G·2774
出 版 发 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装 帧 设 计：北京奇文云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者：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30mm×1020mm　16开本　15.25印张　300千字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0.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美学的散步（代总序）

宗白华

散步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行动，它的弱点是没有计划，没有系统。看重逻辑统一性的人会轻视它，讨厌它，但是西方建立逻辑学的大师亚里士多德的学派却唤做“散步学派”，可见散步和逻辑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中国古代一位影响不小的哲学家——庄子，他好像整天是在山野里散步，观看着鹏鸟、小虫、蝴蝶、游鱼，又在人间世里凝视一些奇形怪状的人：驼背、跛脚、四肢不全、心灵不正常的人，很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大天才达·芬奇在米兰街头散步时速写下来的一些“戏画”，现在竟成为“画院的奇葩”。庄子文章里所写的那些奇特人物大概就是后来唐、宋画家画罗汉时心目中的范本。

散步的时候可以偶尔在路旁折到一枝鲜花，也可以在路上拾起别人弃之不顾而自己感到兴趣的燕石。

无论鲜花或燕石，不必珍视，也不必丢掉，放在桌上可以做散步后的回念。

目录

Contents

美学的散步（代总序）

第一编　早年诗文

西湖夜游记 /3
辛丑北征泪墨 /3
呜呼！词章！ /6
二十自述诗序 /7
诗钟汇编初集序 /7
李庐诗钟自序 /7
城南草堂笔记跋 /8
音乐小杂志序 /9
昨非录 /9
国学唱歌集序 /10
沙翁墓志跋 /11
白阳诞生词 /11
咏山茶花 /11
甲辰二月望日歌筵赋此叠韵 /11
七月七夕在谢秋云妆阁有感诗以谢之 /11
赠语心楼主人 /12
重游小兰亭口占 /12
滑稽传题辞四绝 /12
为老妓高翠娥作 /13
戏赠蔡小香四绝 /13
醉时 /13
春风 /13

目录

Contents

昨夜 /13
初梦 /14
帘衣 /14
夜泊塘沽 /14
遇风愁不成寐 /15
感时 /15
津门清明 /15
赠津中同人 /15
登轮感赋 /16
轮中枕上闻歌口占 /16
和宋贞题城南草堂图原韵 /16
书愤 /17
咏菊 /17
春游 /17
人病 /17
为沪学会撰文野婚姻新戏册既竟，系之以诗 /18
茶花女遗事演后感赋 /18
朝游不忍池 /18
东京十大名士追荐会即席赋诗 /18
题胜月吟剩 /18
题罗阳选胜录 /18
净峰种菊临别口占 /19
为红菊花说偈 /19
老少年曲 /20

目录

Contents

南浦月 · 将北行矣留别海上同人 /20
金缕曲 · 赠歌郎金娃娃 /20
菩萨蛮 · 忆杨翠喜 /20
金缕曲 · 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 /20
高阳台 · 忆金娃娃 /21
喝火令 · 哀国民之心死 /22
西江月 · 宿塘沽旅馆 /22
南南曲 · 赠黄二南君 /22
清平乐 · 赠许幻园 /22
满江红 · 民国肇造志感 /22
秋柳 /23
废墟 /24
早秋 /24
朝阳 /24
月夜 /24
月 /24
落花 /25
秋夜 /25
幽居 /25
天风 /25
梦 /27
西湖 /27
悲秋 /27
晚钟 /27

目录

Contents

归燕 /28
丰年 /28
人与自然界 /28
祖国歌 /28
春郊赛跑 /29
忆儿时 /29
我的国 /29
厦门市第一届运动大会会歌 /29
清凉 /30
送别歌 /30

第二编　谈艺论佛

庄闲女居士手书法华经序 /33
李庐印谱序 /33
李息翁临古法书序 /34
篆刻拓本自跋 /34
小梅花屋画本跋 /35
旭光室额跋 /35
马冬涵印集序 /35
四上人诗钞序 /35
书草庵门联补跋 /36
为张人希家藏清代名家书画册题跋 /36
题丁慕琴绘黛玉葬花图 /36

目录

Contents

题陈师曾荷花小幅 /36
题梦仙花卉横幅 /37
玉连环影·为丐尊题小梅花屋图 /37
乐石社记 /37
竹园居士幼年书法题偈 /39
马冬涵居士三异图题偈 /39
题郑翘松卧云楼诗存 /39
题王梦惺居士莱园文稿 /39
题永春胜闻居士淡斋画册 /40
为漳州印友题偈 /41
虞愚居士问书法妙义为说二偈 /41
印光法师文钞题词并叙 /41
题过化亭跋 /41
一梦漫言序 /41
一梦漫言跋 /42
韩偓全传序 /43
唐学士韩偓墓道摄影题记 /43
韩偓评传序 /43
关于写字的方法 /43
图画修得法 /51
西洋画法 /59
释美术（来函）/80
艺术谈 /82

目录

Contents

第三编　人生散记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讲录 /93
佛法十疑略释 /105
佛法宗派大概 /110
佛法学习初步 /114
为杨白民书座右铭跋 /119
四友重摄一影题跋 /120
为梁胜闻居士书示遗训 /120
悲智颂（赠闽南佛学院同学训语）/120
书寒山大士诗赠郭沫若 /120
题李芳远诗集《大方广宝寺初集》/121
手书《行事钞》警训赠圆拙法师 /121
手书蔼益大师警训赠传净法师 /121
手书“座右铭” /122
李卓吾像赞 /122
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 /122
南闽十年的梦影 /130
祇园记 /137
瑞竹岩记 /137
华严集联三百序 /138
改习惯 /140
改过实验谈 /142
最后之□□ /145

目录

Contents

赠闽南会泉长老联 /147
泉州开元寺斋堂联 /147
转道和尚七秩寿联 /148
抗日战争时期题承天寺联 /148
草庵门联 /148
光明寺石佛像对联 /148
净峰寺客堂门联 /148
赠法轮长老联 /148

第四编　书札选录

致徐耀廷 /151
致陆丹林 /153
致刘质平 /153
致夏丏尊 /163
致李圣章 /171
致李绍莲 /172
致丰子恺 /174
致李圆净 /184
致胡宅梵 /190
致李晋章 /192
致高文显 /192
致啸川 /204
致叶宗择 /205

目录 Contents

致李芳还 /207
致许晦庐 /210
致马冬涵 /211
致刘绵松 /212
附：印光法师致弘一法师书 /214

附 录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朱光潜 /221
弘一法师的书法　叶圣陶 /222
全面调和　叶圣陶 /224
李叔同先生的文艺观　丰子恺 /224

编者后记 /229

第一编　早年诗文



西湖夜游记

壬子七月，予重来杭州，客师范学舍。残暑未歇，庭树肇秋。高楼当风，竟夕寂坐。越六日，偕姜、夏二先生游西湖。于时晚晖落红，暮山被紫，游众星散，流萤出林。湖岸风来，轻裾致爽。乃入湖上某亭，命治茗具。又有菱芰，陈粲盈几。短童侍坐，狂客披襟。申眉高谈，乐说旧事。庄谐杂作，继以长啸，林鸟惊飞，残灯不华。起视明湖，莹然一碧；远峰苍苍，若现若隐，颇涉遐想，因忆旧游。曩岁来杭，故旧交集，文子耀斋，田子毅侯，时相过从，辄饮湖上。岁月如流，倏逾九稔。生者流离，逝者不作，坠欢莫拾，酒痕在衣。刘孝标云："魂魄一去，将同秋草。"吾生渺茫，可喟然感矣。漏下三箭，秉烛言归。星辰在天，万籁俱寂，野火暗暗，疑似青燐；垂杨沉沉，有如酣睡。归来篝灯，斗室无寐，秋声如雨，我劳何如？目瞑意倦，濡笔记之。

辛丑北征泪墨

游子无家，朔南驰逐。值兹离乱，弥多感哀。城郭人民，慨怆今昔。耳目所接，辄志简篇，零句断章，积焉成帙。重加厘削，定为一卷，不书时日，酬应杂务，百无二三。颜曰《北征泪墨》，以示不从日记例也。辛丑初夏，惜霜识于海上李庐。

光绪二十七年春正月，拟赴豫省仲兄。将启行矣，填《南浦月》一阕海上留别词云："杨柳无情，丝丝化作愁千缕。惺忪如许，萦起心头绪。谁道销魂，尽是无凭据。离亭外，一帆风雨，只有人归去。"



丰子恺《群鸥》　李叔同题句

越数日启行，风平浪静，欣慰殊甚。落日照海，白浪翻银，精采眩目。群鸟翻翼，回翔水面。附海诸岛，若隐若现。是夜梦至家，见老母室人作对泣状，似不胜离别之感者。余亦潸然涕下，比醒时，泪痕已湿枕矣。

途经大沽口，沿岸残垒败灶，不堪极目。《夜泊塘沽》诗云："杜宇声声归去好，天涯何处无芳草。春来春去奈愁何？流光一霎催人老。新鬼故鬼鸣喧哗，野火燐燐树影遮。月似解人离别苦，清光减作一钩斜。"

晨起登岸，行李冗赘，至则第一次火车已开往矣。欲寻客邸暂驻行踪，而兵燹之后，旧时旅馆率皆颓坏。有新筑草舍三间，无门窗床几，人皆席地坐。杯茶盂馔，都叹阙如。强忍饥渴，兀坐长喟。至日暮，始乘火车赴天津。路途所经，庐舍大半烧毁。抵津城，而城墙已拆去，十无二三矣。侨寄城东姚氏庐，逢旧日诸友人，晋接之余，忽忽然如隔世。唐句云："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其此境乎！到津次夜，大风怒吼，金铁皆鸣，愁不成寐，诗云："世界鱼龙混，天心何不平！岂因时事感，偏作怒号声。烛尽难寻梦，春寒况五更。马嘶残月坠，笳鼓万军营。"

居津数日，拟赴豫中。闻土寇蜂起，虎踞海隅，屡伤洋兵，行人惴惴。余



丰子恺《群鱼》　李叔同题句

自是无赴豫之志矣。小住二旬，仍归棹海上。

天津北城旧地，拆毁甫毕。尘积数寸，风沙漫天，而旷阔逾恒，行道者便之。

晤日本上冈君，名岩太，字白电，别号九十九洋生，赤十字社中人，今在病院。笔谈竟夕，极为契合，蒙勉以“尽忠报国”等语，感愧殊甚。因成七绝一章，以当诗云：“杜宇啼残故国愁，虚名遑敢望千秋。男儿若论收场好，不是将军也断头。”越日，又偕赵幼梅师、大野舍吉君、王君耀忱及上冈君，合拍一照于育婴堂，盖赵师近日执事于其间也。

居津时，日过育婴堂，访赵幼梅师，谈日本人求赵师书者甚多，见予略解分布，亦争以缣素嘱写，颇有应接不暇之势。追忆其姓名，可记者，曰神鹤吉、曰大野舍吉、曰大桥富藏、曰井上信夫、曰上冈岩太，曰塚崎饭五郎、曰稻垣几松。就中大桥君有书名，予乞得数幅。又丐赵师转求千郁治书一联，以千叶君尤负盛名也。海外墨缘，于斯为盛。

北方当仲春天气，犹凝阴积寒，抚事感时，增人烦恼。旅馆无俚，读李后主《浪淘沙》词“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句，为之怅然久之。既而，风雪交加，严寒砭骨，身着重裘，犹起栗也。

《津门清明》诗云："一杯浊酒过清明，觞断樽前百感生。辜负江南好风景，杏花时节在边城。"世人每好作感时诗文，余雅不喜此事，曾有诗以示津中同人。诗云："千秋功罪公评在，我本红羊劫外身。自分聪明原有限，羞从事后论旁人。"

北地多狂风，今岁益甚。某日夕，有黄云自西北来，忽焉狂风怒号，飞沙迷目。彼苍苍者其亦有所感乎！

二月杪，整装南下，第一夜宿塘沽旅馆。长夜漫漫，孤灯如豆，填《西江月》一阕词云："残漏惊人梦里，孤灯对景成双。前尘渺渺几思量，只道人归是谎。谁说春宵苦短，算来竟比年长。海风吹起夜潮狂，怎把新愁吹涨。"

越日，日夕登轮。诗云："感慨沧桑变，天边极目时。晚帆轻似箭，落日大如箕。风卷旌旗走，野平车马驰。河山悲故国，不禁泪双垂。"

开轮后，入夜管弦嘈杂，突惊幽梦。倚枕静听，音节斐靡，飒飒动人。昔人诗云："我已三更鸳梦醒，犹闻帘外有笙歌。"不图于今日得之。

舟泊燕台，山势环拱，帆樯云集，海水莹然，作深碧色。往来渔舟，清可见底。登高眺远，幽怀顿开。诗云：澄澄一水碧琉璃，长鸣海鸟如儿啼。晨日掩山白无色，□□□□青天低。午后，偕友登燕台岸小憩，归来已日暮。□□□开轮。午餐后，同人又各奏乐器，笙琴笛管，无美不□。迭奏未已，继以清歌。愁人当此，虽可差解寂寥，然河满一声，奈何空唤，适足增我回肠荡气耳。枕上口占一绝，云："子夜新声碧玉环，可怜肠断念家山。劝君莫把愁颜破，西望长安人未还。"

呜呼！词章！

予到东后，稍涉猎日本唱歌，其词意袭用我古诗者，约十之九五（日本作歌大家大半善汉诗）。我国近世以来，士习帖括，词章之学，佥蔑视之。晚近西学输人，风靡一时。词章之名辞，几有消灭之势。不学之徒，习为蔽冒，诋其故典，废弃雅言。迨见日本唱歌，反啧啧称其理想之奇妙。凡吾古诗之唾余，皆认为岛夷所固有。既齿冷于大雅，亦贻笑于外人矣！（日本学者皆通《史记》、《汉书》。昔有日本人举史汉事迹，质诸吾国留学生，而留学生茫然不解所谓，且不知《史记》、《汉书》为何物，致使日本人传为笑柄。）



丰子恺《远书》　李叔同题句

二十自述诗序

堕地苦晚，又撄尘劳。木替草荣，驹隙一瞬。俯仰之间，岁已弱冠。回思曩事，恍如昨晨。欣戚无端，抑郁谁语？爰托豪素，取志遗踪。旅邸寒灯，光仅如豆。成之一夕，不事雕剿。言属心声，乃多哀怨。江关庾信，花鸟杜陵。为溯前贤，益增惭恧！凡属知我，庶几谅予。庚子正月。

诗钟汇编初集序

己亥之秋，文社叠起。闻风所及，渐次继兴。义取盖簪，志收众艺。寸金只玉，斗角钩心。各擅胜场，无美弗备。鄙谬不自揣，手录一编。莛撞管窥，矢口惭讷。佚漏之弊，知不免焉。尤望大雅宏达，缀而益之，以匡鄙之不逮云。当湖惜霜仙史识。

李庐诗钟自序

索居无俚，久不托音。短檠夜明，遂多羁绪。又值变乱，家国沦陷。山丘

华屋，风闻声咽。天地顿益，啼笑胥乖。乃以余闲，滥竽文社。辄取两事，纂为俪句。空梁落燕，庭草无人。只句珍异，有愧向哲。岁月既久，储积寝繁。覆瓿摧薪，意有未忍。用付剞劂，就正通人。技类雕虫，将毋齿冷？赐之斧削，有深企焉。庚子嘉平月。

城南草堂笔记跋

云间许幻园姻谱兄，风流文采，倾动一时。庚子初夏，余寄居城南草堂。由是促膝论文，迄无虚夕。今春养疴多暇，数日间著有笔记三卷，将付剞劂。窃考古人立言，与立德、立功并重。往往心有所得，辄札记简帙，兼收并载。积日既久，遂成大观。如宋之《铁围山丛谈》，本朝《茶余客话》、《柳南随笔》之类。今幻园以数日而成书三卷，其神勇尤为前人所不及。他日润色鸿业，著作承明，日试万言，倚马可待。则幻园之学，岂遽限于是哉。时在辛丑元宵后，余将有豫中之行。君持初稿属为题词。奈行李匆匆，竟未得从容构想。爰跋数语，以志钦佩。当湖惜霜仙史李成蹊漱筒甫倚装谨识。



丰子恺《蝴蝶来仪》　李叔同题句

音乐小杂志序

闲庭春浅，疏梅半开。朝曦上衣，软风入媚。流莺三五，隔树乱啼。乳燕一双，依人学语。上下宛转，有若互答。其音清脆，悦魄荡心。若夫萧辰告悴，百草不芳。寒蛩泣霜，杜鹃啼血。疏砧落叶，夜雨鸣鸡。闻者为之不欢，离人于焉陨涕。又若登高山，临巨流，海鸟长啼，天风振袖，奔涛怒吼，更相逐搏，砰磅訇磕，谷震山鸣。懦夫丧魄而不前，壮士奋袂以兴起。呜呼！声音之道，感人深矣。唯彼声音，佥出天然；若夫人为，厥有音乐。天人异趣，效用靡殊。

繄夫音乐，肇自古初。史家所闻，实祖印度。埃及传之，稍事制作。逮及希腊，乃有定名（希腊人谓音乐为上古女神 Muses 之遗，故定名曰 Musical），道以著矣。自是而降，代有作者。流派灼彰，新理泉达。壤伟卓绝，突轶前贤。迄于今兹，发达益烈。云滃水涌，一泻千里。欧美风靡，亚东景从。盖琢磨道德，促社会之健全；陶冶性情，感精神之粹美。效用之力，宁有极欤！

乙巳十月，同人议创《美术杂志》，音乐隶焉。乃规模粗具，风潮突起。同人星散，瓦解势成。不佞留滞东京，索居寡侣。重食前说，负疚何如？爰以个人绵力，先刊《音乐小杂志》，饷我学界。期年二册，春秋刊行。蠡测莛撞，矢口惭讷。大雅宏达，不弃窾陋。有以启之，所深幸也。

乌呼！沈沈乐界，眷予情其信芳；寂寂家山，独抑郁而谁语？矧夫湘灵瑟渺，凄凉帝子之魂；故国天寒，呜咽山阳之笛。《春灯》、《燕子》，可怜几树斜阳；《玉树后庭》，愁对一钩新月。望凉风于天末，吹参差其谁思？瞑想前尘，辄为怅惘；旅楼一角，长夜如年。援笔未终，灯昏欲泣。

时丙午正月三日。

昨非录

此余忏悔作也。吾国乐界方黑暗，与余同病者，当犹有人。拉杂录入，愿商榷焉。

宁可生，不可滑。生可以练，滑最难医。

初学唱歌者，以琴和之。殆发音既准，则琴可用可不用也。

唱歌发音宜平，忌倾斜。

我国近出唱歌集，皆不注强弱、缓急等记号，而教员复因陋就简，信口开河，致使原曲所有之精神趣味皆失。

风琴踏板与增声器，皆与强弱有关系，最宜注意。

十年前日本之唱歌集，或有用1234之简谱者，今则自幼稚园唱歌起，皆用五线音谱。吾国近出之唱歌集，与各学校音乐教授，大半用简谱，似未合宜。学唱歌者，音阶半通，即高唱“男儿第一志气高”之歌。学风琴者，手法未谙，即手挥“5566553”之曲，此为吾乐界最恶劣之事。余昔年初学音乐，即受此病。且余所见，同人中不受此病者殆鲜。按，唱歌者当先练习音阶与音程。学琴者，当先学练习之教则本（初学风琴者，大半用风琴教则本，Organ Method），此乐界之通例，必不可外者也。（今日本音乐学校唱歌科，以唱曲为主，一年之中，所唱之歌，不过数首。）

弹琴手式亦最重要，风琴教则本有图，甚明了，愿留意焉。

吾国学琴者，大半皆娱乐的思想，无音乐的思想，此固无可讳言者也。故每日练习无定时，或偶一为之，聊以解闷。如是者实居多数。吾闻美国人学琴者，每周仅到学校授课一时间，其余皆在家练习，每日至十时间之久。吾国人闻之，当有若何之感触。

去年余从友人之请，编《国学唱歌集》，迄今思之，实为第一疚心之事。前已函嘱友人，毋再发售，并毁板以谢吾过！

国学唱歌集序

《乐经》云亡，诗教式微。道德沦丧，精力矍摧。三稔以还，沈子心工、曾子志炁，绍介西乐于我学界，识者称道毋稍衰。顾歌集甄录，佥出近人撰著，古义微言，匪所加意。余心恫焉。商量旧学，缀集兹册，上溯古毛诗，下逮昆山曲，靡不鳃理而会粹之。或谱以新声，或仍其古调，颜曰《国学唱歌集》，区类为五：

毛诗三百，古唱歌集。数典忘祖，可为于邑。《扬葩》第一。

风雅不作，齐竽竞嘈。高矩遗我，厥唯楚骚。《翼骚》第二。

五言七言，滥觞汉魏。瑰伟卓绝，正声罔愧。《修诗》第三。

词托比兴，权舆古诗。楚雨含情，大道在兹。《檃词》第四。

余生也晚，古乐靡闻。夫唯大雅，卓彼西昆。《登昆》第五。

沙翁墓志跋

沙翁墓志，画法古穆，相傳为沙翁自笔。文字亦奥衍，不可猝解。今译为息任，其文如下：

好朋友，看上帝的脸上，请勿来掘这里的骸骨。祝福保护这些墓石的人。诅咒搬移我骨的人。

白阳诞生词

技进于道，文以立言。悟灵感物，含思倾妍。水流无影，华落如烟。掇拾群芳，商量一编。维癸丑之莫春，是为《白阳》诞生之年。

咏山茶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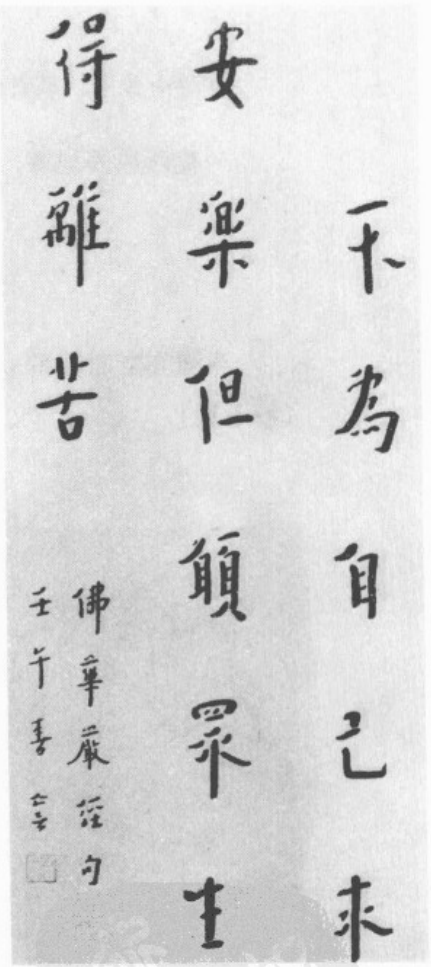
瑟瑟寒风剪剪催，几枝花发水云隈。淡妆写出无双品，芳信传来第二回。春色鲜鲜胜似锦，粉痕艳艳瘦于梅。本来桃李羞同调，故向百花头上开。

甲辰二月望日歌筵赋此叠韵

莽莽风尘窣地遮，乱头粗服走天涯。樽前丝竹销魂曲，眼底欢嬉薄命花。浊世半生人渐老，中原一发日西斜。只今多少兴亡感，不独隋堤有暮鸦。

七月七夕在谢秋云妆阁有感诗以谢之

风风雨雨忆前尘，悔煞欢场色相因。十日黄花愁见影，一弯眉月懒窥人。冰蚕丝尽心先死，故国天寒梦不春。眼界大千皆泪海，为谁惆怅为谁颦！



李叔同书《华严经》句

赠语心楼主人

天末斜阳淡不红，虾蟆陵下几秋风。将军已死圆圆老，都在书生倦眼中。
道左朱门谁痛哭，庭前枯木已成围。只今憔悴江南日，不似当年金缕衣。

重游小兰亭口占

重游小兰亭，风景依稀，心绪殊恶。口占二十八字题壁，时九月望前一日也。

一夜西风蓦地寒，吹将红叶上栏干。春来秋去忙如许，未到晨钟梦已阑。

滑稽传题辞四绝

斗酒亦醉石亦醉，到心唯作平等观。此中消息有盈胸，春梦一觉秋风寒。（淳于髡）



丰子恺《好鸟》　李叔同题句

中原一士多奇姿，纵横宇合卑莎维。人言毕肖在须眉，茫茫心事畴谁知。（优孟）

婴武伺人工趣语，杜鹃望帝凄春心。太平歌舞且抛却，来向神州忾陆沉。（优旃）

南山豆苗肥复肥，北山猿鹤飞复飞。我欲蹈海乘风归，琼楼高处斜阳微。（东方朔）

为老妓高翠娥作

残山剩水可怜宵，慢把琴樽慰寂寥。顿老琵琶妥娘曲，红楼暮雨梦南朝。

戏赠蔡小香四绝

眉间愁语烛边情，素手掺掺一握盈。艳福者般真羡煞，佳人个个唤先生。

云髻蓬松粉薄施，看来西子捧心时。自从一病恹恹后，瘦了春山几道眉。

轻减腰围比柳姿，刘桢平视故迟迟。佯羞半吐丁香舌，一段浓芳是口脂。

愿将天上长生药，医尽人间短命花。自是中郎精妙术，大名传遍沪江涯。

醉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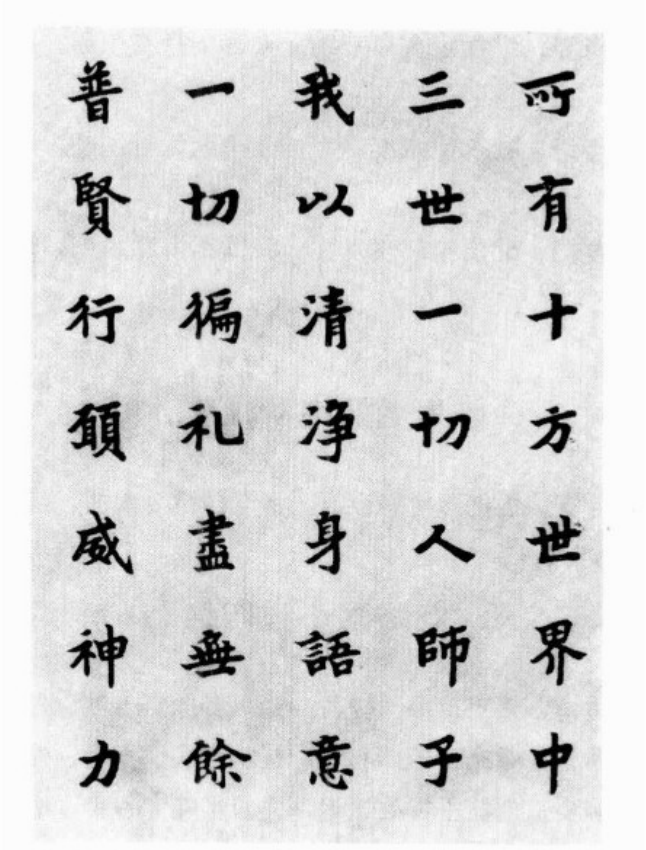
醉时歌哭醒时迷，甚矣吾衰慨凤兮。帝子祠前春草绿，天津桥上杜鹃啼。空梁落月窥华发，无主行人唱大堤。梦里家山渺何处，沈沈风雨暮天西。

春风

春风几日落红堆，明镜明朝白发摧。一颗头颅一杯酒，南山猿鹤北山莱。秋娘颜色娇欲语，小雅文章凄以哀。昨夜梦游王母国，夕阳如血染楼台。

昨夜

昨夜星辰人倚楼，中原咫尺山河浮。沈沈万绿寂不语，梨花一枝红小秋。



李叔同书作

初梦

鸡犬无声天地死，风景不殊山河非。妙莲华开大尺五，弥勒松高腰十围。恩仇恩仇若相忘，翠羽明珠绣两裆。隔断红尘三万里，先生自号水仙王。

帘衣

帘衣一桁晚风轻，艳艳银灯到眼明。薄幸吴儿心木石，红衫娘子唤花名。秋于凉雨燕支瘦，春人离弦断续声。后日相思渺何许，芙蓉开老石家城。

夜泊塘沽

杜宁声声归去好，天涯何外无芳草。春来春去奈愁何，流光一霎催人老。新鬼故鬼鸣喧哗，野火燐燐树影遮。月似解人离别苦，清光减作一钩斜。

遇风愁不成寐

到津次夜，大风怒吼，金铁皆鸣，愁不成寐。

世界鱼龙混，天心何不平？岂因时事感，偏作怒号声。烛尽难寻梦，春寒况五更。马嘶残月堕，笳鼓万军营。

感时

杜宇啼残故国愁，虚名况敢望千秋。男儿若论收场好，不是将军也断头。

津门清明

一杯浊酒过清明，觞断樽前百感生。辜负江南好风景，杏花时节在边城。

赠津中同人

千秋功罪公评在，我本红羊劫外身。自分聪明原有限，羞将事后论旁人。



丰子恺《鹿鸣》　李叔同题句



丰子恺《麟在郊野》　李叔同题句

登轮感赋

感慨沧桑变，天边极目时。晚帆轻似箭，落日大如箕。风倦旌旗走，野平车马驰。河山悲故国，不禁泪双垂。

轮中枕上闻歌口占

子夜新声碧玉环，可怜肠断念家山。劝君莫把愁颜破，西望长安人未还。

和宋贞题城南草堂图原韵

门外风花各自春，空中楼阁画中身。而今得结烟霞侣，休管人生幻与真。

庚子初夏，余寄居草堂，得与幻园晨夕聚首。曩幻园于丁酉冬，作《二十自述诗》，张蒲友孝廉为题词云：无真非幻，无幻非真。可谓深知幻园者矣。李成蹊。

书愤

文采风流上座倾，眼中竖子遂成名！某山某水留奇迹，一草一花是爱根。休矣著书俟赤鸟，悄然挥扇避青蝇。众生何用干霄哭，隐隐朝廷有笑声。

咏菊

姹紫嫣红不耐霜，繁华一霎过韶光。生来未藉东风力，老去能添晚节香。风里柔条频损绿，花中正色自含黄。莫言冷淡无知己，曾有渊明为举觞。

春游

春风吹面薄于纱，春人妆束淡于画。游春人在画中行，万花飞舞春人下。梨花淡白菜花黄，柳花委地芥花香。莺啼陌上人归去，花外疏钟送夕阳。

人病

人病墨池干，南风六月寒。肺枯红叶落，身瘦白衣宽。入世儿侪笑，当门景色阑。昨宵梦王母，猛忆少年欢。



丰子恺《游山》　李叔同题句

为沪学会撰文野婚姻新戏册既竟，系之以诗

床第之私健者耻，为气任侠有奇女。鼠子胆裂国魂号，断头台上血花紫。
东邻有儿背佝偻，西邻有女犹含羞。蟪蛄宁识春与秋，金莲鞋子玉搔头。
河南河北间桃李，点点落红已盈咫。自由花开八千春，是真自由能不死。
誓度众生成佛果，为现歌台说法身。孟旃不作吾道绝，中原滚地皆胡尘。

茶花女遗事演后感赋

东邻有女背佝偻，西邻有女犹含羞。蟪蛄宁识春与秋，金莲鞋子玉搔头。
拆度众生成佛果，为现歌台说法身。孟旃不作吾道绝，中原滚地皆胡尘。

朝游不忍池

凤泊鸾飘有所思，出门怅惘欲何之。晓星三五明到眼，残月一痕纤似眉。秋草黄枯菡萏国，紫薇红湿水仙祠。小桥独立了无语，瞥见林梢升曙曦。

东京十大名士追荐会即席赋诗

苍茫独立欲无言，落日昏昏虎豹蹲。剩却穷途两行泪，且来瀛海吊诗魂。
故国荒凉剧可哀，千年旧学半尘埃。沈沈风雨鸡鸣夜，可有男儿奋袂来。

题胜月吟剩

莽莽神州里，斯文孰起衰。沧江明月夜，何幸读君诗。

题罗阳选胜录

惯携蜡屐踏烟潭，绝妙诗情画里参。浊世惟知山水乐，况添高咏继环庵。

净峰种菊临别口占

乙亥四月，余居净峰。植菊盈畦，秋晚将归去，犹复含蕊未吐。口占一绝，聊以志别。

我到为植种，我行花未开。岂无佳色在，留待后人来。

为红菊花说偈

辛巳初冬，积阴凝寒。贯师赠余红菊花一枝，为说此偈。

亭亭菊一枝，高标矗晚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



李叔同绘十八罗汉之一

老少年曲

梧桐树，西风黄叶飘，夕日疏林杪。花事匆匆，零落凭谁吊。朱颜镜里凋，白发愁边绕。一霎光阴、底是催人老，有千金、也难买韶华好。

南浦月·将北行矣留别海上同人

杨柳无情，丝丝化作愁千缕。惺忪如许，萦起心头绪。谁道销魂，尽是无凭据。离亭外，一帆风雨，只是人归去。

金缕曲·赠歌郎金娃娃

秋老江南矣，忒匆匆。喜余梦影，樽前眉底。陶写中年丝竹耳，走马胭脂队里。怎到眼都成余子。片玉昆山神朗朗，紫樱桃，慢把红情系。愁万斛，来收起。泥他粉墨登场地，领略那、英雄气宇，秋娘情味。雏凤声清清几许，销尽填胸荡气。笑我亦布衣而已。奔走天涯无一事，问何如声色将情寄。休怒骂，且游戏。

菩萨蛮·忆杨翠喜

燕支山上花如雪，燕支山下人如月。额发翠云铺，眉弯淡欲无。夕阳微雨后，叶底秋痕瘦。生小怕言愁，言愁不耐羞。

晓风无力垂杨懒，情长忘却游丝短。酒醒月痕低，江南杜宇啼。痴魂销一捻，愿化穿花蝶。帘外隔花阴，朝朝香梦沈。

金缕曲·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

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行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乱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叹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来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画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众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



李叔同书《华严经》句

高阳台·忆金娃娃

十日沈愁，一声杜宇，相思啼上花梢。春隔天涯，剧怜好梦迢遥。前溪芳草经年绿，只风情，孤负良宵。最难抛、门巷依依，暮雨潇潇。而今未改双娟妩，只江南春老，谢了樱桃。忒煞迷离，匆匆已过花朝。游丝苦挽行人驻，奈东风，冷到溪桥。镇无聊，记取离愁，吹彻琼箫。

喝火令·哀国民之心死

故国鸣鹤鹆，垂杨有暮鸦。江山如画日西斜。新月撩人透入碧窗纱。陌上青青草，楼头艳艳花。洛阳儿女学琵琶。不管冬青一树属谁家，不管冬青树底影事一些些。

西江月·宿塘沽旅馆

残漏惊人梦里，孤灯对景成双。前尘渺渺几思量，只道人归是谎。谁说春宵苦短，算来竟比年长。海风吹起夜潮狂，怎把新愁吹涨？

南南曲·赠黄二南君

在昔佛菩萨，趺坐赴莲池。始则拈花笑，继则南南而有辞。南南梵呗不可辨，分身应化天人师。或现比丘、或现沙弥、或现优婆塞、或现优婆夷、或现丈夫女子宰官，诸像为说法，一一随意随化皆天机。以之度众生，非结贪嗔痴。色相声音空不染，法语南南尽归依。春江花月娟，舞台装演奇。偶遇南南君，南南是也非？听南南，南南咏昌霓；见南南、舞折枝，南南不知之，我佛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

清平乐·赠许幻园

城南小住，情适闲居赋。文采风流合倾慕，闭户著书自足。阳春常驻山家，金樽酒进胡麻。篱畔菊花未老，岭头又放梅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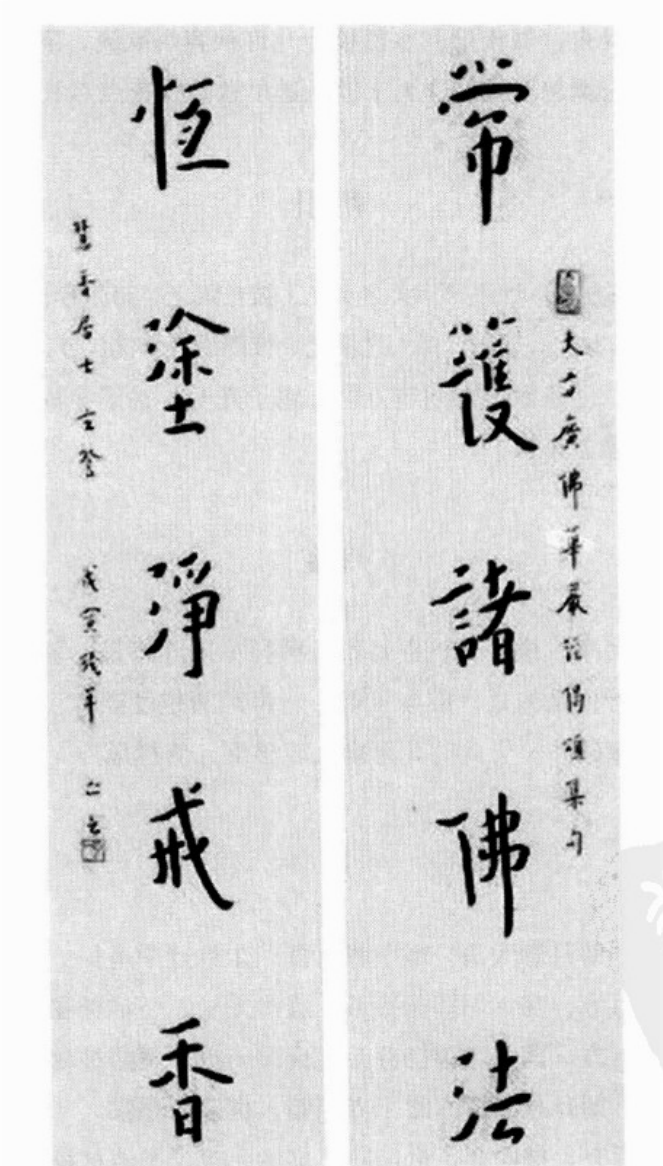
满江红·民国肇造志感

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

秋柳

甚西风、吹绿隋隄衰柳，江山依旧。只风景、依稀凄凉时候。零星旧梦半沉浮，说阅尽兴亡，遮难回首。昔日珠帘锦幙，有淡烟一缕，纤月盈钩。

剩水残山故国秋。知否？眼底离离麦秀。说甚无情，情丝蹩到心头。杜鹃啼血哭神州，海棠有泪伤秋瘦。深愁浅愁难消受，谁家庭院笙歌又。



李叔同书集佛经联

废墟

看一片平芜，家家衰草迷残砾。玉砌雕栏溯往昔，影事难寻觅。千古繁华，歌休舞歇，剩有寒螿泣。

早秋

十里明湖一叶舟，城南烟月水西楼，几许秋容娇欲流，隔着垂杨柳。远山明净眉尖瘦，闲云飘忽罗纹绉，天末凉风送早秋，秋花点点头。

朝阳

观朝阳耀灵东方兮，灿庄严伟大之灵光。彼长眠之空暗暗兮，流绛彩以辉煌。

观朝阳耀灵东方兮，灿庄严伟大之灵光。彼瞑想之海沈沈兮，荡金波以飞扬。

惟神，惟神，创造世界，创造万物，锡予光明，锡予幸福无疆。观朝阳耀灵东方兮，感神恩之久长。

月夜

纤云四卷银河净，梧叶萧疏摇月影。剪径凉风阵阵紧，暮鸦栖止未定。万里空明人意静。呀！是何处，敲彻玉磬。一声声清越度幽岭。呀！是何处，声相酬应，是孤雁寒砧并。想此时此际幽人应独醒，倚栏风冷。

月

仰碧空明明，朗月悬太清。瞰下界扰扰，尘欲迷中道！

惟愿灵光普万方，荡涤垢滓扬芬芳。虚渺无极，圣洁神秘，灵光常仰望！

惟愿灵光普万方，荡涤垢滓扬芬芳。虚渺无极，圣洁神秘，灵光常仰望！

仰碧空明明，朗月悬太清。瞰下界暗暗，世路多愁叹。

惟愿灵光普万方，披除痛苦散清凉。虚渺无极，圣洁神秘，灵光常仰望！

惟愿灵光普万方，披除痛苦散清凉。虚渺无极，圣洁神秘，灵光常仰望！

落花

纷，纷，纷，纷，纷，纷，……惟落花委地无言兮，化作泥尘。

寂，寂，寂，寂，寂，寂，……何春光长逝不归兮，永绝消息。

忆春风之日暄，芳菲菲以争妍。既垂荣以发秀，倏节易而时迁，春残。览落红之辞枝兮，伤花事其阑珊，已矣！

春秋其代序以递嬗兮，俯念迟暮。荣枯不须臾，盛衰有常数！人生之浮年若朝露兮，泉壤兴衰；朱华易消歇，青春不再来。

秋夜

日落秋山，一片罗云隐去。万种情怀，安排何处？却妆出嫦娥，玉宇琼楼缓步。天高气清，满庭风露。问耿耿银河，有谁人引渡。四壁凉蛩，如来相语。尽遣了闲愁，聊共月华小住。如此良宵，人生难遇！

寒蝉吟罢，蓦然萤火飞流。夜凉如水，月挂帘钩。爱星河皎洁，今宵雨敛云收。虫吟侑酒，扫尽闲愁。听一声长笛，有谁人倚楼。天涯万里，情思悠悠。好安排枕簟，独寻睡乡优游。金风飒飒，底事悲秋？

幽居

唯空谷寂寂，有幽人抱贞独。时逍遥以徜徉，在山之麓。抚磐石以为床，翳长林以为屋。眇万物而达观，可以养足。

唯清溪沉沉，有幽人怀灵芬。时逍遥以徜徉，在水之滨。扬素波以濯足，临清流以低吟。睇天宇之廓寥，可以养真。

天风

云滃滃，云滃滃，拥高峰。气葱葱，气葱葱，极宠众。苍耸耸，苍耸耸，凌绝顶。侧足缥缈乘天风。咳唾生明珠，吐气嘘长虹。俯视培楼之垒垒，烟斑黛影半昏蒙。仰视寥廓之明明，天风回碧空。

滂洋洋，滂洋洋，浮巨溟。纷曚曚，纷曚曚，接苍穹。浪汹汹，浪汹汹，攒钍锋。扬泄汗漫乘天风。散发粲云霞，长啸惊蛟龙。俯视积流之茫茫，百川



李叔同书作

四渎齐朝宗。俯观寥廓之明明，天风回碧空。

天风荡吾心魄兮，绝于尘埃之外，游神太虚。

天风振吾衣袂兮，超乎万物之表，与世长遗。

梦

哀游子茕茕其无依兮，在天之涯。惟长夜漫漫而独寐兮，时恍惚以魂驰。梦偃卧摇篮以啼笑兮，似婴儿时。母食我甘酪与粉饵兮，父衣我以彩衣。

哀游子怆怆而自怜兮，吊形影悲。惟长夜漫漫而独寐兮，时恍惚以魂驰。梦挥泪出门辞父母兮，叹生别离。父语我眠食宜珍重兮，母语我以早归。

月落乌啼，梦影依稀，往事知不知？汩半生哀乐之长逝兮，感亲之恩其永垂。

西湖

看明湖一碧，六桥锁烟水。塔影参差，有画船自来去。垂杨柳两行，绿染长堤。飐晴风，又笛韵悠扬起。

看青山四围，高峰南北齐。山色自空濛，有竹木媚幽姿。探古洞烟霞，翠朴须眉。霎暮雨，又钟声林外起。

大好湖山如此，独擅天然美。明湖碧无际，又青山绿作堆。漾晴光敛滟，带雨色幽奇。靓妆比西子，尽浓淡总相宜。

悲秋

西风乍起黄叶飘，日夕疏林杪。花事匆匆，梦影迢迢，零落凭谁吊。镜里朱颜，愁边白鬓，光阴暗催人老。纵有千金，纵有千金，千金难买年少。

晚钟

大地沈沈落日眠，平墟漠漠晚烟残。幽鸟不鸣暮色起，万籁俱寂丛林寒。浩荡飘风起天杪，摇曳钟声出尘表。绵绵灵响彻心弦，呦呦幽思凝冥杳。众生病苦谁扶持？尘网颠倒泥涂污。惟神悯恤敷大德，拯吾罪过成正觉。誓心稽首永皈依，瞑瞑人定陈虔祈。倏忽光明烛太虚，云端仿佛天门破；庄严七宝迷氤

氤，瑶华翠羽垂缤纷。浴灵光兮朝圣真，拜手承神恩。仰天衢兮瞻慈云，忽现忽若隐。钟声沈暮天，神恩永存在。神之恩，大无外！

归燕

几日东风过寒食，秋来花事已阑珊。疏林寂寂双燕飞，低徊软语呢喃。呢喃，呢喃，雕梁春去梦如烟，绿芜庭院罢歌弦。乌衣门巷捐秋扇，树杪斜阳淡欲眠，天涯芳草离亭晚，不如归去归故山。故山隐约苍漫漫。呢喃，呢喃，不如归去归故山。

丰年

五日一风，十日一雨，太平乐利资多黍。谷我妇子，娱我黄耇，欢腾熙洽歌大有。年丰国昌，惟天降德垂嘉祥。穰穰穰穰穰，岁复岁兮富康。

我仓既盈，我瘐惟忆，颂声载路庆丰给。万宝告成，万物生茂，跻堂称觞介眉寿。年丰国昌，惟天降德垂嘉祥。穰穰穰穰穰，岁复岁兮富康。

人与自然界

严冬风雪擢贞干，逢春依旧郁苍苍。吾人心志宜坚强，历尽艰辛不磨灭，惟天降福俾尔昌！

浮云掩星星无光，云开光彩逾芒芒。吾人心志宜坚强，历尽艰辛不磨灭，惟天降福俾尔昌！

祖国歌

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
纵模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
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
乌乎，大国民！乌乎，唯我大国民！
幸生珍世界，琳琅，十倍增声价。
我将骑狮越昆仑，驾鹤飞渡太平洋，谁与我仗剑挥刀？

乌乎，大国民，谁与我，鼓吹庆升平？

春郊赛跑

跑！跑！跑！看是谁先到？
杨柳青青，桃花带笑，万物皆春，男儿年少。
跑！跑！跑！跑！跑！锦标夺得了！

忆儿时

春去秋来，岁月如流，游子伤飘泊。
回忆儿时，家居嬉戏，光景宛如昨。
茅屋三椽，老梅一树，树底迷藏捉。
高枝啼鸟，小川游鱼，曾把闲情托。
儿时欢乐，斯乐不可作。
儿时欢乐，斯乐不可作。

我的国

东海东，波涛万丈红，朝日丽天，云霞齐捧，五洲唯我中央中。
二十世纪谁称雄，请看赫赫神明种。
我的国，我的国，我的国万岁！万岁万万岁！

厦门市第一届运动大会会歌

禾山苍苍，鹭水荡荡，国旗遍飘扬，
健儿身手，各献所长，大家图自强！
你看那外来敌多么狡猖，
请大家想想，请大家想想，切勿再彷徨，
请大家在领袖领导之下把国事担当！
到那时，饮黄龙，为民族争光！
到那时，饮黄龙，为民族争光！

清凉

清凉月，月到天心，光明殊皎洁。
清凉风，凉风解愠，暑气已无踪。
清凉水，清水一渠，涤荡诸污秽。
今唱清凉歌，心地光明一笑呵。
今唱清凉歌，热恼消除万物和。
今唱清凉歌，身心无垢乐如何。
清凉清凉，无上究竟真常。

送别歌



第二编　谈艺论佛



庄闲女居士手书法华经序

十法行中，一者书写。考诸史传，魏唐之际，书写经典，每极殷诚。先修净圆，偏种楮树，香草名华，间杂交植，灌以香水。楮生三载，香气四达，乃造净屋，香泥涂地，觅匠制纸，齐戒沐浴，盥漱熏香，易服出入。剥楮取皮，浸以香水，竭诚漉造，经岁始就。又筑净台，于上起屋，乃至材瓦，悉濯香汤。堂中庄严，幡盖铃佩，周布香华，每事严洁。书写之人，日受斋戒。将入经室，夹路焚香，梵呗先引，散华供养，方乃书写。香汁合墨，沈檀充管，下笔含香，举笔吐气。逮及书就，盛以宝函，置诸香厨，安于净室。有斯精诚，每致灵感。或时书写，字字放光；或见天神，执戟警卫；或感瑞鸟，衔华供养。大众仰瞻，咸发宏愿，披函转读，恒灿异光。如是灵迹，史法备载。尝复寻览，辄为忭跃。虽未能至，心向往焉。妙道女士，书《法华经》，端严精粹，得未曾有。迩将影印，宏传流布。为记先范，冠于卷首。以勖来者，随力奉行。俾获感佑，利有情耳。后二十三年岁次甲戌晋江尊胜院沙门月幢，时年五十有五。

李庐印谱序

繄自兽蹄鸟迹，权舆六书。抚印一体，实祖缪篆。信缩戈戟，屈蟠龙蛇。范铜铸金，大体斯得，初无所谓奏刀法也。赵宋而后，兹事遂盛。晁王颜姜，谱派灼著。新理泉达，眇法葩呈。韵古体超，一空凡障，道乃烈矣。清代金石诸家，搜辑探讨，突驾前贤；旁及篆刻，遂可法尚。丁黄唱始，奚蒋继声，异军特起，其章草焉。盖规秦抚汉，爰取益临池，气采为尚，形质次之。而古法



李叔同书“勇猛精进”

畜积，显见之于挥洒，与检之于刻画，殊路同归，义固然也。不佞僻处海隅，昧道懵学。结习所在，古欢遂多。爰取所藏名刻，略加排辑，复以手作，置诸后编，颜曰《李庐印谱》。太仓一粒，无裨学业，而苦心所注，不欲自埋。海内博雅，不弃窳陋，有以启之，所深幸也。

李息翁临古法书序

居俗之日，尝好临写碑帖。积久盈尺，藏于丐尊居士小梅花屋，十数年矣。尔者居士选辑一帙，将以锓版示诸学者，请余为文冠之卷首。夫耽乐书术，增长放逸，佛所深诫。然研习之者能尽其美，以是书写佛典，流传于世，今诸众生欢喜受持，自利利他，同趣佛道，非无益矣。冀后之览者，咸会斯旨，乃不负居士倡布之善意耳。风缠鹑尾，如眼书。

篆刻拓本自跋

十数年来，久疏雕技。今老矣，离俗披剃，勤修梵行。宁复多暇耽玩于斯？顷以幻缘，假立私名及以别字。手制数印，为志庆喜。后之学者览兹残砾，将毋笑其结习未忘耶？于时岁阳玄默吠舍祛月白分八日，予与丐尊交久，未尝示其雕技。今赍以供山房清赏。弘裔沙门僧胤并记。

小梅花屋画本跋

庚午五月十四日，丐尊居士四十五生辰，约石禅及余至小梅花屋共饭蔬食。石禅以酒浇愁，酒既酣，为述昔年三人同居钱塘时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今已不可复得。余乃潸然泪下，写仁王般若经苦空二偈贻之。

生老病死，轮转无际。事与愿违，忧悲为害。欲深祸重，疮疣无外。三界皆苦，国有何赖。有本自无，因缘成诸。盛者必衰，实者必虚。众生蠢蠢，都如幻居。声响皆空，国土亦如。

永宁沙门亡言，时居上虞白马湖晚晴山房。

旭光室额跋

余来三衢，未一谒宰官居士；惟治行前朝，尝过莴庐（一作硕果巷）乞吴明经书旭光室额。于是朝曦入檐，沈寒在袖。明经焚香扫地，举笔拜手而后落墨。曰："吾书未工，诚意为贵"也。明经字子弓，年七十九。目微盲能作大字，通考据性理之学。安德忘贫，不慕荣利，三衢多耆宿，君其首出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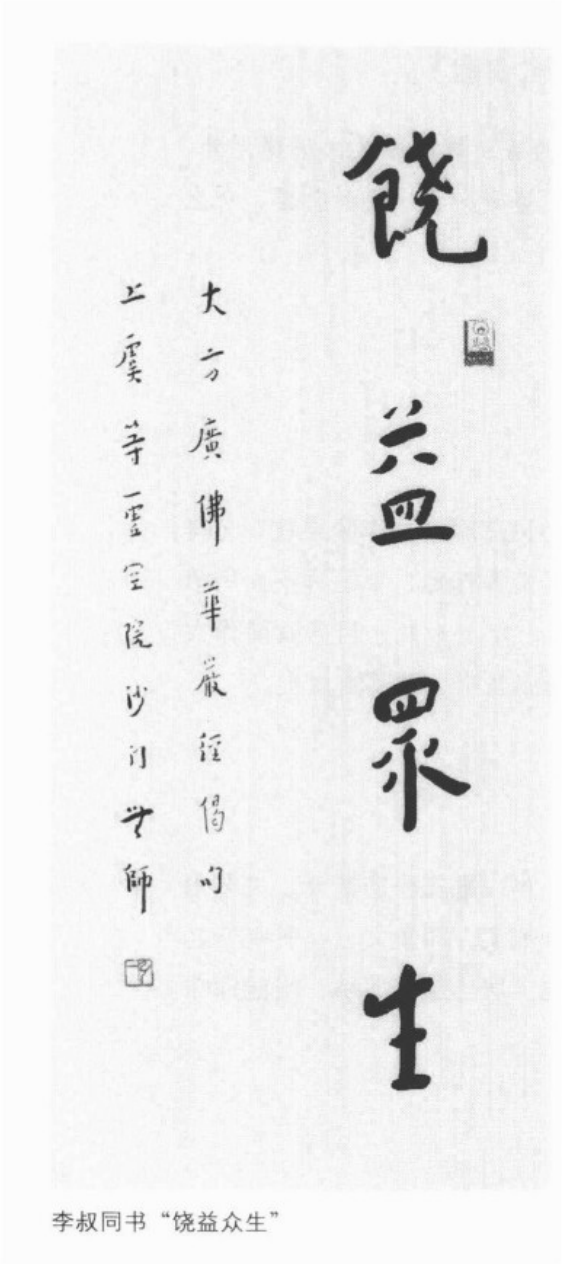
马冬涵印集序

晓清居士，英年好学，长于艺术，治印古雅，足以媲美缶庐诸老。夫艺术之精，极于无相。若了相，即无相，斯能艺而进于道矣。印集文云：听有音之音者聋，即近此义，若解无音之音，乃可谓之聪也。居士慧根夙植，当能深味斯言。戊寅秋晚。二一老人，时居南州。

四上人诗钞序

禅宗诸师所撰诗偈，多寓玄旨，非思量卜度能了知也。或惟玩其藻，冲穆清逸，亦足淡世情而遣荣利。寄尘居士，近辑《四上人诗钞》，以巧方便，导俗砭世，意至善也。昔初剃染，披寻雪窦语录，于其诗偈，有能默诵者。犹忆一绝云："六合茫茫竟不知，灵山经夏是便宜。虚堂夜静闲无事，留得禅僧立

片时。”是所谓空灵觉悟也。寄尘之辑，倘亦有感于斯。用志数言，以墨其端。沙门如眼书。



李叔同书“饶益众生”

书草庵门联补跋

“草落不除，时觉眼前生意满；庵门常掩，勿忘世上苦人多。”

此数年前为草庵所撰寺门联句，下七字疑似古人旧句，然亦未能定也。眼前生意满者，生意指草而言。此上联隐含慈悲博爱之意，宋儒周、程、朱诸子文中常有此类之言，即是观天地生物气象而兴起仁民爱物之怀也。

为张人希家藏清代名家书画册题跋

书画风度每随时代而变易。是为清季人作，循规蹈矩，犹存先正典型，可宝也。壬午秋，亡言。时年六十有三。

题丁慕琴绘黛玉葬花图

收拾残红意自勤，携锄替筑百花坟。玉钩斜畔隋家冢，一样千秋冷夕曛。

飘零何事怨春归，九十韶光花自飞。寄语芳魂莫惆怅，美人香草好相依。

题陈师曾荷花小幅

师曾画荷花，昔藏余家。癸丑之秋，以贻听泉先生同学。今再展玩，为缀小词。时余将入山坐禅，慧业云云，以美荷花，亦以是自勖

也。丙辰寒露。

一花一叶，孤芳致洁。昏波不染，成就慧业。

题梦仙花卉横幅

梦仙大姊，幼学于王弢园先辈，能文章诗词。又就灵鹣京卿学，画宗七芗家法，而能得其神韵，时人以出蓝誉之。是画作于庚子九月，时余方奉母居城南草堂。花晨月夕，母辄招大姊说诗评画，引以为乐。大姊多病，母为治药饵，视之如己出。壬寅荷花生日大姊逝，越三年乙巳，母亦弃养。余乃亡命海外，放浪无赖。回忆曩日，家庭之乐，唱和之雅，恍惚殆若隔世矣。今岁幻园姻兄示此幅，索为题辞。余恫逝者之不作，悲生人之多艰。聊赋短什，以志哀思。

人生如梦耳，哀乐到心头。洒剩两行泪，吟成一夕秋。慈云渺天末，朋月下南楼（今春过城南草堂旧址，楼台杨柳大半荒芜矣）。寿世无长物，丹青片羽留。

甲寅秋七月，李息时客钱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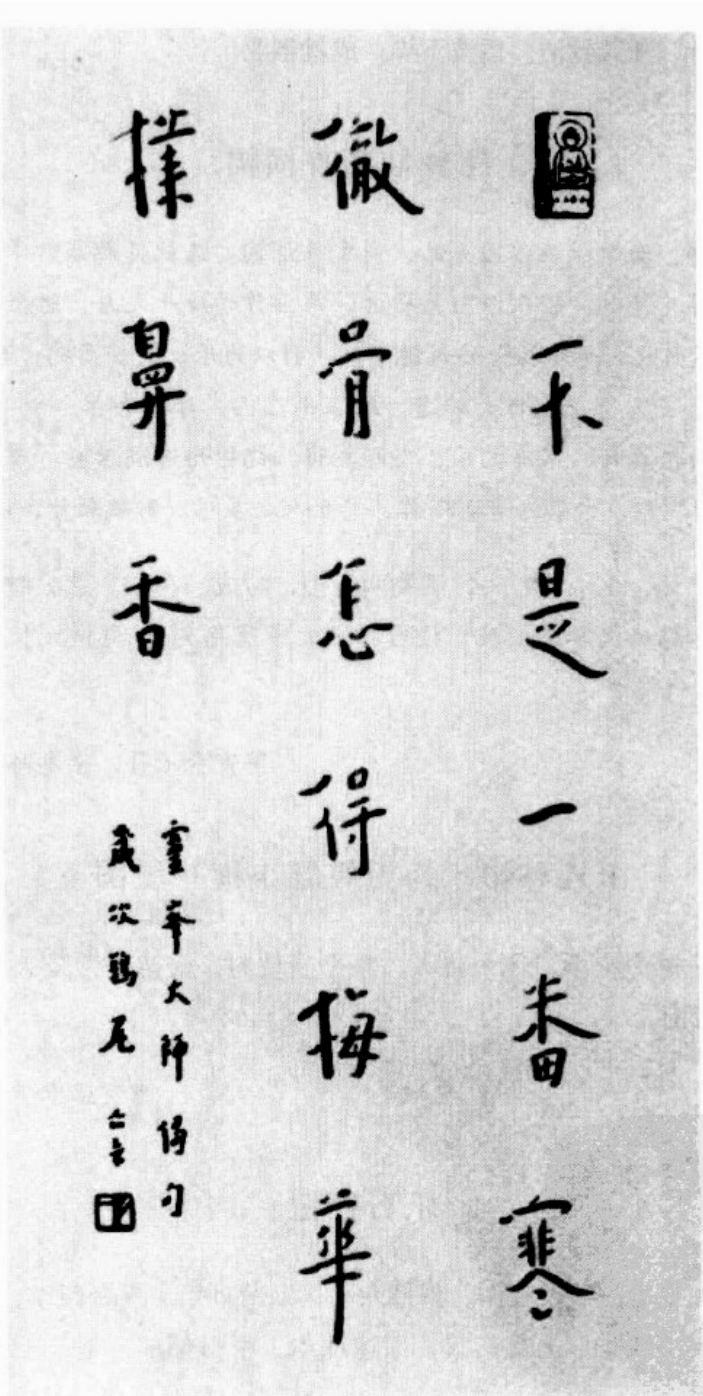
玉连环影·为丐尊题小梅花屋图

屋老，一树梅花小。住个诗人，添个新诗料。爱清闲，爱天然。城外西湖，湖上有青山。

甲寅立春节，息翁

乐石社记

粤若稽古先圣，继天有作。创造六书，以给世用。后贤踵事，附庸艺林。金石刻划，实祖缪篆。上起秦汉，下逮珠申。彬彬郁郁，垂二千年。可谓盛已。世衰道微，士不悦学。一技之末，假手蜾蠃。兽蹄鸟迹，触以累累。破觚为圆，用夷变夏。典型沦丧，殆无讥焉。不佞无似，少耽痂癖。结习所存，古欢未坠。曩以人事，昧迹武林，滥竽师校。同学邱子，年少英发。既耽染翰，



李叔同书灵峰偈

尤嗜印文。校秦量汉，笃志爱古。遂约同人，集为兹社。树之风声，颜以乐石。切磋商兑，初限校友。继乃张皇，他山取益。志道既合，声气遂孚。自冬徂春，规模寝备。复假彼故宫，为我社址。而西泠印社诸子，觥觥先进，勿弃葑菲。左提右挈，乐观厥成，滋可感也。不佞昧道懵学，文质靡底。前鱼老马，尸位经年。伏念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而雅废夷侵，贤者所耻。值猖狂颓靡之秋，结枯槁寂寞之侣。足音空谷，幽草寒琼。纵未敢自附于国粹之林，倘亦贤乎博奕云尔。爰陈梗概，备观览焉。乙卯六月，李息翁记。

竹园居士幼年书法题偈

文字之相，本不可得。以分别心，云何测度。

若风画空，无有能所。如是了知，乃为智者。

竹園居士，善解般若，余谓书法亦然。今以幼年所作见示，叹为玄妙。即依是义，而说二偈。癸酉正月，无碍。

马冬涵居士三异图题偈

非三而说三，了三即是一。亦未可云同，那复分别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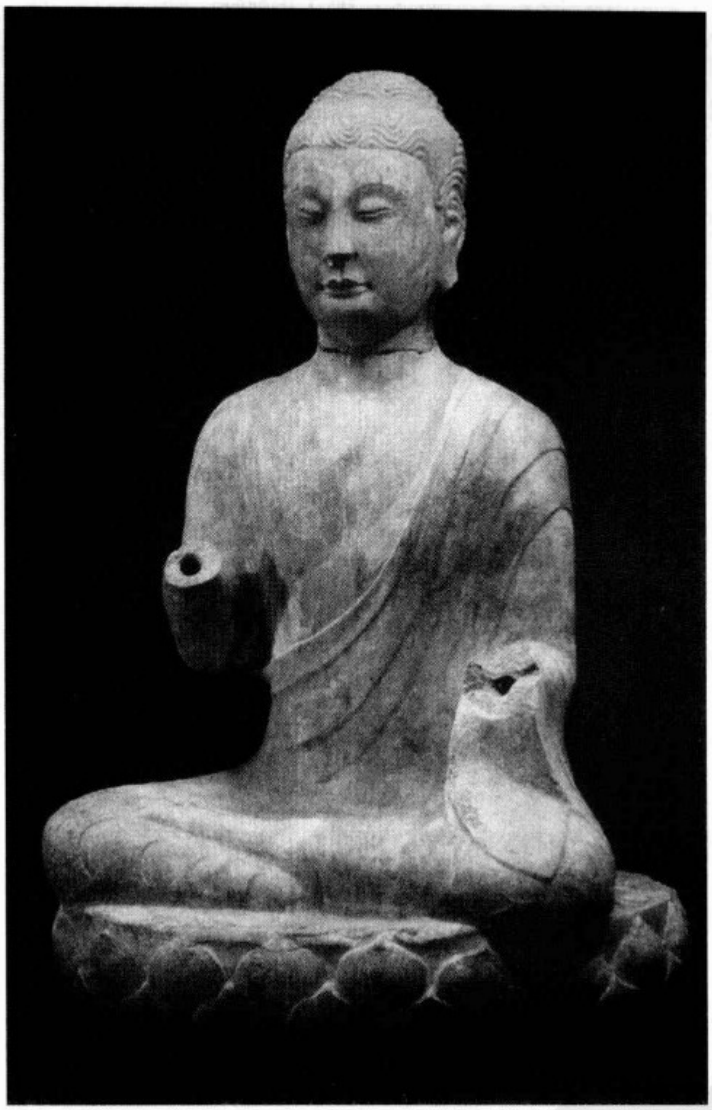
冬涵居士画三异图，为题此偈，亡言。

题郑翘松卧云楼诗存

一言一字，莫非宝相。周遍法界，光明无量。似镜现像，若风画空。如斯妙喻，乃契诗宗。

题王梦惺居士莱园文稿

文以战道，岂唯辞华。内蕴真实，卓然名家。居士孝母，腾誉乡里。文章艺术，是其余技。士应文艺以人传，不应人以文艺传。至哉斯言，居士有焉。庚辰仲秋，晚晴老人。



卢舍那法界人中像

题永春胜闻居士淡斋画册

镜花水月，当体非真。如是妙观，可谓智人。

胜闻居士以画册呈赠东华法师为说是偈书冠卷首。亡言。

为漳州印友题偈

金石无今古，艺事随时新。
如如实相印，法法显其真。

虞愚居士问书法妙义为说二偈

文字之相，本不可得。以分别心，云何测度。
若风画空，无有能所。如是了知，斯为智者。

印光法师文钞题词并叙

是阿伽陀，以疗群疚。契理契机，十方宏覆。
普愿见闻，欢喜信受。联华尊于西池，等无量之光寿。

庚申暮春，印光老人文钞镌板，建东，云雷，嘱致弁词。余于老人向未奉承，然尝服膺高轨，冥契渊致。老人之文，如日月历天，普烛群品，宁俟鄙倍，量斯匡廓。比复敦促，未可默已。辄缀短思，随喜歌颂。若夫翔绎之美，当复俟诸耆哲。大慈后学弘一释演音稽首敬记。

题过化亭跋

泉郡素称海滨邹鲁，朱文公尝于东北高阜，建亭种竹，讲学其中，岁久倾圮。明嘉靖间，通判陈公重建斯亭，题曰过化，后亦毁于兵燹。迩者叶居士青眼欲复古迹，请书亭额补焉。余昔在俗，潜心理学，独尊程朱。今来温陵，补题过化，何莫非胜缘耶。逊国后二十四年，岁在乙亥，沙门一音书，时年五十有六。

一梦漫言序

师一生接人行事，皆威胜于恩。或有疑其严厉太过，不近人情者。然末世善知识多无刚骨，同流合污，犹谓权巧方便；慈悲顺俗，以自文饰。此书所



[北宋] 赵昌　杏花图

述师之言行，正是对症良药也。儒者云："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余于师亦云然。

九月五日编录年谱摭要记；复校阅《一梦漫言》，增订标注。九月十三日写《随讲别录》二纸竟。卧床追忆见月老人遗事，并发愿于明年往华山礼塔，泪落不止，痛法门之陵夷也。弘一拜记。

一梦漫言跋

曩见经目，见《一梦漫言》，意谓今人所撰导俗书也。因求得一册，披卷寻诵，乃知为明宝华山见月律师自述行脚事也。欢喜踊跃，叹为希有。反复环读，殆忘饮食。悲欣交集，涕泪不已。因略科简附以眉注，并考舆图，别录行脚图表一纸。冀后之学者，披文析义，无有壅滞耳。甲戌八月十日披诵讫，二十五日录竟拜记，时居晋水兰若。

韩偓全传序

癸酉小春，驱车晋水西郊，有碑矗路旁，题曰“唐学士韩墓道”。因忆儿时居南燕，尝诵偓诗，喜彼名字，乃五十年后，七千里外，遂获展其墦墓，因缘会遇，岂偶然耶？余于晚岁遁居南闽，偓以避地亦依闽王而终其身，俯仰古今，能无感怆？尔者高子胜进，摭善遗事，辑为一卷，余览而善之，略述所见，弁其端云。岁次玄枵檐卜老人。

唐学士韩偓墓道摄影题记

唐季变乱，中原士族徙闽者众。偓以孤忠奇节，抗忤权奸，既遭贬谪，因隐南闽。蔬食修禅，冥心至道，求诸季世，亦希有矣。

胜进居士为撰偓传，以示青年学子，俾闻其风者，励节操，怯卑污，堪为世间完人，渐以熏修佛法，则是书流布，循循善诱，非无益矣。夫岂世俗文学典籍所可同日语耶？撰录既竟，为题其端，爰志赞喜云。岁次鹑尾秋暮晚晴老人居福林。

韩偓评传序

偓为唐季名臣，晚岁居南闽，略能熏修佛法。生平事迹，散见诸书，而知者盖鲜。乃属高子胜进，摭其概略，辑为一编，以示时贤。尔者紫云诗人施千金，重葺偓墓，晋水诸耆宿赋诗美之。余复为偓写经，回向菩提。而高子所辑传记，亦适于斯成就，可谓千载一时之盛矣。传记将以锓版，为述所怀，弁其端云。丙子八月弘一。

关于写字的方法

我到闽南这边来，已经有十年之久了。

前几年冬天的时候，我也常常到南普陀寺来，看到大殿、观音殿及两廊旁边的栏杆上，排列了很多很多的花，尤其正在过年的时候，更是多得很，多得很。

其中有一种名叫“一品红”的（按闽南人称为圣诞花，其顶端之叶均作红色。学名为 Euphorbia Pulcherrima），颜色非常的鲜明，非常的好看，可以说是南国特有的一种风味，特有的色彩。每当残冬过去、春天快到来的时候，把它摆出来，好像是迎春的样子，而气象确也为之一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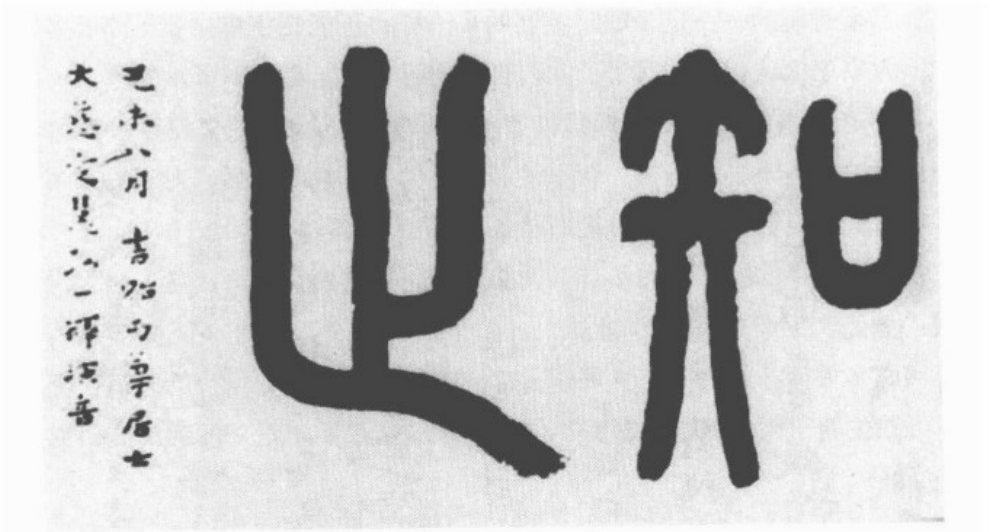
我于去年冬天到这里来，心中本来预料着，以为可以看到许多的“一品红”了。岂知一到的时候，空空洞洞，所看到的，尽是其他的花草，因而感到很伤心。为什么？以前那么多的“一品红”，现在到哪里去了呢？找来找去，找了很久，只在那新功德楼的地方，发现了三棵，都是憔悴不堪，颜色不大鲜明很怨惨的样子。也没有什么人要去赏玩了。于是使我联想到佛教养正院：过去的时候，也曾经有很光荣的历史，像那些“一品红”一样，欣欣向荣，有无限的生机；可是现在，则有些衰败的气象了。

养正院开办已经三年了，这期间，自然有很多可纪念的事迹，可是观察其未来，则很替它悲观，前途很不堪设想。我现在在南普陀这里，还可以看到养正院的招牌，下一次再来的时候，恐怕看不到了。这一次，也许可以说是我“最后的演讲”。

这一次所要讲的，是这里几位学生的意思——要我来讲“关于写字的方法”。

我想写字这一回事，是在家人的事，出家人讲究写字有什么意思呢？所以，这一讲讲写字的方法，我觉得很不对。因为出家人假如只会写字，其他的学问一点不知道，尤其不懂得佛法，那可以说是佛门的败类。须知出家人不懂得佛法，只会写字，那是可耻的。出家人唯一的本分，就是要懂得佛法，要研究佛法。不过，出家人并不是绝对不可以讲究写字的，但不可用全副精神，去应付写字就对了；出家人固应对于佛法全力研究，而于有空的时候，写写字也未尝不可。写字如果写到了有个样子，能写对子、中堂来送与人，以作弘法的一种工具，也不是无益的。

倘然只能写得几个好字，若不专心学佛法，虽然人家赞美他字写得怎样的好，那不过是“人以字传”而已。我觉得：出家人字虽然写得不好，若是很有道德，那么他的字是很珍贵的，结果都是能够“字以人传”；如果对于佛法没有研究，而是没有道德，纵能写得很好的字，这种人在佛教中是无足轻重的了，他的人本来是不足传的。即能“人以字传”——这是一桩可耻的事，就是在家人也是很可耻的。



李叔同书“知止”

今天虽然名为讲写字的方法，其实我的本意是要劝诸位来学佛法的。因为大家有了行持，能够研究佛法，才可利用闲暇时间，来谈谈写字的法子。

关于写字的源流、派别，以及笔法、章法、用墨……古人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而且有很多的书可以参考，我不必多讲。现在只就我个人关于写字的心得及经验，随便来说一说。

诸位写字的成绩很不错。但是每天每个人只限定写一张，而且只有一个样子，这是不对的。每天练习写字的时候，应该将篆书、大楷、中楷、小楷四个样子，都要多多地写与练习。如果没有时间，关于中楷可以略掉；至于其他的字样，是缺一不可的，且要多多的练习才对。我有一点意见，要贡献给诸位，下面所说的几种方法，我认为是很重要的。

我对于发心学字的人，总是劝他们：先由篆字学起。为什么呢？有几种理由：

（一）可以顺便研究《说文》，对于文字学，便可以有一点常识了。因为一个字一个字都有它的来源，并不是凭空虚构的，关于一笔一划，都不能随随便便乱写的。若不学篆书，不研究《说文》，对于字学及文字的起源就不能明白——简直可以说是不认得字啊！所以写字若由篆书入手，不但写字会进步，而且也很有兴味的。

（二）能写篆字以后，再学楷书，写字时一笔一划，也就不会写错的了。我以前看到养正院几位学生所抄写的稿子，写错的字很多很多。要晓得：写错

了字，是很可耻的——这正如学英文的人一样，不能把字母拼错一个。若拼错了字，人家怎么认识呢？写错了我们自己的汉文字，更是不可以的。

我们若先学会了篆书，再写楷字时，那就可以免掉很多错误。此外，写篆字也可以为写隶书、楷书、行书的基础。学会了篆字之后，对于写隶书、楷书、行书就都很容易——因为篆书是各种写字的根本。

若要写篆字的话，可先参看《说文》这一类的书。有一部清人吴大澂（吴大澂：清代文字学家，江苏吴县人，精于古文字学，著有《说文部首》、《字说》、《说文古籀补》等文字学著作多部，在字学上颇具创见）的《说文部首》，那不可缺少的。因为这部书很好，便于初学，如果要学写字的话，先研究这一部书最好。

既然要发心学写字的话，除了写篆字而外，还有大楷、中楷、小楷，这几样都应当写。我以前小孩子的时候，都通通写过的。至于要学一尺二尺的字，有一个很简便的方法：那就可用大砖来写，平常把四块大砖拼合起来，做成桌子的样子，而且用架子架起来，也可当桌子用；要学写大字，却很方便，而且一物可供两用了。

大笔怎样得到呢？可用麻扎起来做大笔，要写时，就可以任意挥毫。大



弘一书“法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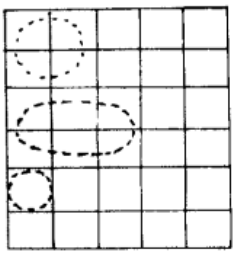
砖在南方也许不多，这里倒有一个方面可以替代：就是用水门汀拼起来成为桌子。而用麻来写字，都是一样的。这样一来，既可练习写字，而纸及笔，也就经济得多了。

篆书、隶书乃至行书都要写，样样都要学才好；一切碑帖也都要读，至少要浏览一下才可以。照以上的方法学了一个时期以后，才可专写一种或专写一体。这是由博而约的方法。

至于用笔呢？算起来有很多种，如羊毫、狼毫、兔毫等。普通是用羊毫，紫毫及狼毫亦可用，并不限定哪一种。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写大字须用大笔，千万不可用小笔！用小的笔写大字，那是很错误的。宁可用大笔写小字，不可以用小笔写大字。

还有纸的问题。市上所售的油光纸是很便宜的，但太光滑，很难写。若用本地所产的粗纸，就无此毛病的了。我的意思：高年级的同学可用粗纸，低年级的可用油光纸。

此地所用的有格子的纸，是不大适合的，和我们从前的九宫格的纸不同。以我的习惯而论，我用九宫格的方法，就不是这个样子。现在画在下面，并说明我的用法：



若用这种格子的纸，写起字来，是很方便的，这样一来，每个字都有规矩绳墨可守的。如写大楷时，两线相交的地方，成了一个十字形，就不致上下左右不相对称了。要晓得：写字总不能随随便便。每个字的地位要很正，要不偏左不偏右，不上不下，要有一定的标准。因为线有中心点，初学时注意此线，则写起来，自然会适中、很“落位”了。

平常写字时，写这个字，眼睛专看这个字，其余的字就不管，这也是不对的。因为上面的字，与下面的字都有关系的——即全部分的字，不论上下左右，都须连贯才可以。这一点很要紧，须十分注意。不可以只管写一个字，其

余的一切不去管它。因为写字要使全体都能够配合，不能单就每个字去看的。

再有一点须注意的：当我们写字的时候，切不可倚在桌上，须使腕高高地悬起来，才可以运用如意。写中楷悬腕固好，假如肘部要倚着，那也无妨。至于小楷，则可以倚在桌上，不必悬腕的。

以上所说的，是写字的初步法门。现在顺便讲讲关于写对联、中堂、横披、条幅等的方法。

我们写对联或中堂，就所写的一幅字而论，是应该有章法的。普通的一幅中堂，论起优劣来，有几种要素须注意的。现在估量其应得的分数如下：

章法五十分；
字三十五分；
墨色五分；
印章十分。

就以上四种要素合起来，总分数可以算一百分。其中并没有平均的分数。我觉得其差异及分配法，当照上面所分配的样子才可以。

一般人认为每个字都很要紧，然而依照上面的记分，只有三十五分。大家也许要怀疑，为什么章法反而分数占多数呢？就章法本身而论，它之所以占着重要的原因，理由很简单——在艺术上有所谓三原则，即：

（一）统一；
（二）变化；
（三）整齐。

这在西洋绘画方面是认为很重要的。我便借来用在此地，以批评一幅字的好坏。我们随便写一张字，无论中堂或对联，普通将字排起来，或横或直，首先要能够统一，字与字之间，彼此必须相联络、互相关系才好。但是单止统一也不能的，呆板也是不可以的，须当变化才好。若变化得太厉害，乱七八糟，当然不好看。所以必须注意彼此互相联络、互相关系才可以的。

就写字的章法而论，大略如此。说起来虽很简单，却不是一蹴可就的。这需要经验的，多多地练习，多看古人的书法以及碑帖，养成赏鉴艺术的眼光，自己能常去体认，从经验中体会出来，然后才可以慢慢地养成，有所成就。

所谓墨色要怎样才可以？即质料要好，而墨色要光亮才对。还有，印章盖



李叔同书联

坏了，也是不可以的。盖的地方要位置设中，很落位才对。所谓印章，当然要刻得好，印章上的字须写得好。至于印色，也当然要好的。盖用时，可以盖一颗两颗。印章有圆的方的，大的小的不一，且有种种的区别。如何区别及使用呢？那就要于写字之后再注意盖用，因为它也可以补救写字时章法的不足。

以上所说的，是关于写字的基本法则。可当作一种规矩及准绳讲，不过是一种呆板的方法而已。

写字最好的方法是怎样，用哪一种的方法才可以达到顶好顶好的呢？我想诸位一定很热心的要问。

我想了又想，觉得想要写好字，还是要多多地练习，多看碑，多看帖才对，那就自然可以写得好了。

诸位或者要说，这是普通的方法，假如要达到最高的境界须如何呢？我没有办法再回答。曾记得《法华经》有云："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我便借用这句子，只改了一个字，那就是"是字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了。因为世间上无论哪一种艺术，都是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的。

即以写字来说，也是要非思量分别才可以写得好的。同时要离开思量分别，才可以鉴赏艺术，才能达到艺术的最上乘的境界。

记得古来有一位禅宗的大师，有一次人家请他上堂说法，当时台下的听众很多，他登台后默默地坐了一会儿以后，即说："说法已毕。"便下堂了。所以，今天就写字而论，讲到这里，我也只好说"谈写字已毕了"。

假如诸位用一张白纸（完全是白的），没有写上一个字，送给教你们写字的法师看，那么他一定说："善哉，善哉！写得好，写得好！"

诸位听了我所讲的以后，要明白我的意思——学佛法最为要紧。如果佛法学得好，字也可以写得好的。不久会泉法师（会泉法师：闽南佛教界名宿，曾任南普陀住持多年）要在妙释寺讲《维摩经》，诸位有空的时候，要去听讲，要注意研究。经典要多多地参考，才能懂得佛法。

我觉得最上乘的字或最上乘的艺术，在于从学佛法中得来。要从佛法中研究出来，才能达到最上乘的地步。所以，诸位若学佛法有一分的深入，那么字也会有一分的进步，能十分的去学佛法，写字也可以十分的进步。

今天所说的已经很够了。奉劝诸位：以后要勤求佛法，深研佛法。

图画修得法

我国图画，发达盖早。黄帝时史皇作绘，图画之术，实肇乎是。有周聿兴，司绘置专职，兹事浸盛。汉唐而还，流派灼著，道乃烈矣。顾秩序杂遝，教授鲜良法，浅学之士，靡自窥测。又其涉想所及，狃于故常，新理眇法，匪所加意，言之可为于邑。不佞航海之东，忽忽逾月，耳目所接，辄有异想。冬夜多暇，掇拾日儒柿山、松田两先生之言，间以己意，述为是编。夫唯大雅，倘有取于斯欤？

第一章　图画之效力

浑浑圆球，汶汶众生，洪荒而前，为萌为芽，吾靡得而论矣。迨夫社会发达，人类之思想浸以复杂。而达兹思想者，厥有种种符号。思想愈复杂，符号愈精密。其始也蟠屈其指，作式以代，艰苦万状，阙略滋繁。厥后代以语言，发为声响，凡一己之思想感情，佥能婉转以达之，为用便矣。然范围至狭，时间蓁促，声响飘忽，霎不知其所极，其效用独未为完全也。于是制文字、尚纪录，传诸久远，俾以不朽。虽然，社会者，经岁月而愈复杂者也，吾人之思想感情，亦复杂日进，殆鲜底止。而语言文字之功用，有时或穷。例如，今有人千百，状人人殊，必一一形容其姿态服饰，纵声之舌，笔之书，匪涉冗长，即病疏略，殆犹不毋遗憾焉。而以所以弥兹遗憾，济语言文字之穷者，是有道焉。厥道为何？曰唯图画。

图画者，为物至简单，为状至明确。举人世至复杂之思想感情，可以一览得之。晚近以还，若书籍、若报章、若讲义，非不佐以图画，匡文字语言之不逮。效力所及，盖有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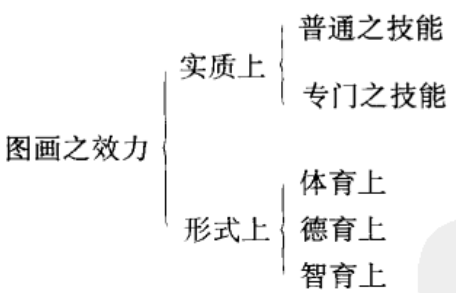
说者曰：图画者娱乐的，非实用的。虽然，图画之范围蓁广，匪娱乐的一端所能括也。夫图画之效力，与语言文字同，其性质亦复相似。脱以图画属娱乐的，又何解于语言文字？倡优曼辞独非语言，然则闻倡优曼辞，亦谓语言属娱乐的乎？小说传奇独非文字，然则诵小说传奇，亦谓文字属娱乐的乎？三尺童子当知其不然矣。人有恒言曰：言语之发达，与社会之发达相关系。今请易其说曰：图画之发达，与社会之发达相关系，蔑不可也。人有恒言曰：诗为无形之画，画为无声之诗。今请易其说曰：语言者无形之图画，图画者无声之语言，蔑不可也。若以专门技能言之，图画者美术工艺之源本。脱疑吾言，曷鉴

泰西一千八百五十一年，英国设博览会，而英产工艺品居劣等。揆厥由来，则以笃守旧法故。爰憬然自省，定图画为国民教育必修科，不数稔，而英国制造品外观优美，依然震撼全欧。又若法国，自万国大博览会以来，不惜财力、时间、劳力，以谋图画之进步，置图画教育视学官，以奖励图画，而法国遂为世界大美术国。其他若美、若日本，佥模范法国，其美术工艺亦日益进步。夫一叶之绢，一片之木，脱加装饰，顿易旧观。唯技术巧拙，各不相捋，价值高下，爰判等差。故有同质同量之物，其价值不无轩轾者，盖有由也，匪直兹也。图画家将绘某物，注意其外形姑勿论，甚至构成之原理，部分之分解，纵极纤屑，靡不加意。故图画者可以养成绵密之注意，锐敏之观察，确实之智识，强健之记忆，著实之想像，健全之判断，高尚之审美心。

（今严冷之实利主义，主张审美教育，即美其情操，启其兴味，高尚其人品之谓也。）

此图画之效力关系于智育者也。若夫发为审美之情操，图画有最大之伟力。工图画者其嗜好必高尚，其品性必高洁。凡卑污陋劣之欲望，靡不扫除而淘汰之。其利用于宗教育道德上为尤著，此图画之效力关系于德育者也。又若为户外写生，旅行郊野，吸新鲜之空气，览山水之佳境，运动肢体，疏瀹精气，手挥目送，神为之怡，此又图画之效力关系于体育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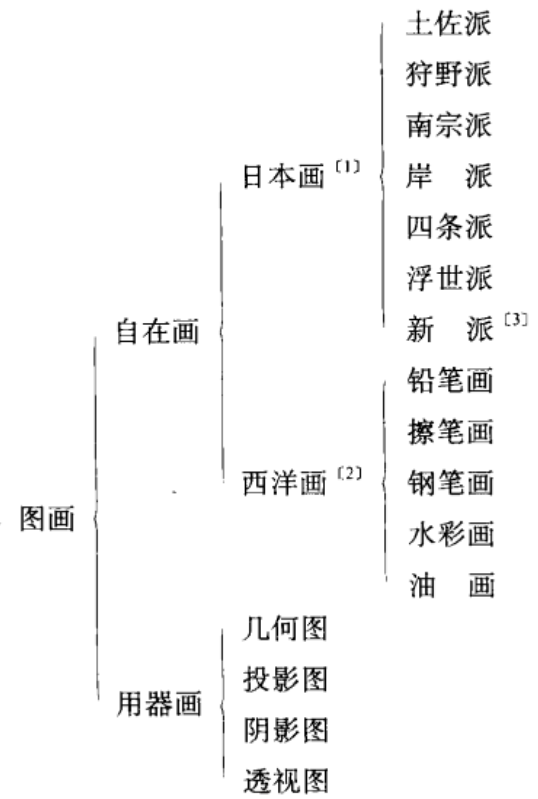
今举前所述者，括其大旨，表之如左：



第二章　图画之种类

图画之种类至繁綦赜，匪一言所可殚。然以性质上言之，判图与画为两种，若建筑图、制作图、装饰图模样等。又不关于美术工艺上者，有地图、海图、见取图（旧时示意图的称呼——编者注）、测量图、解剖图等，皆谓之图，多假器械辅助而成之。若画者，不以器械辅助为主。今吾人所习见者，若额面

（带框的画——编者注）、若轴物、若画帖，皆普通画也。又以描写方法上言之，判为自在画与用器图两种。凡知觉与想像各种之象形、假目力及手指之微妙以描写者，曰自在画。依器械之规矩而成者，曰用器图。之二者为近今最普通之名称。表其分类之大略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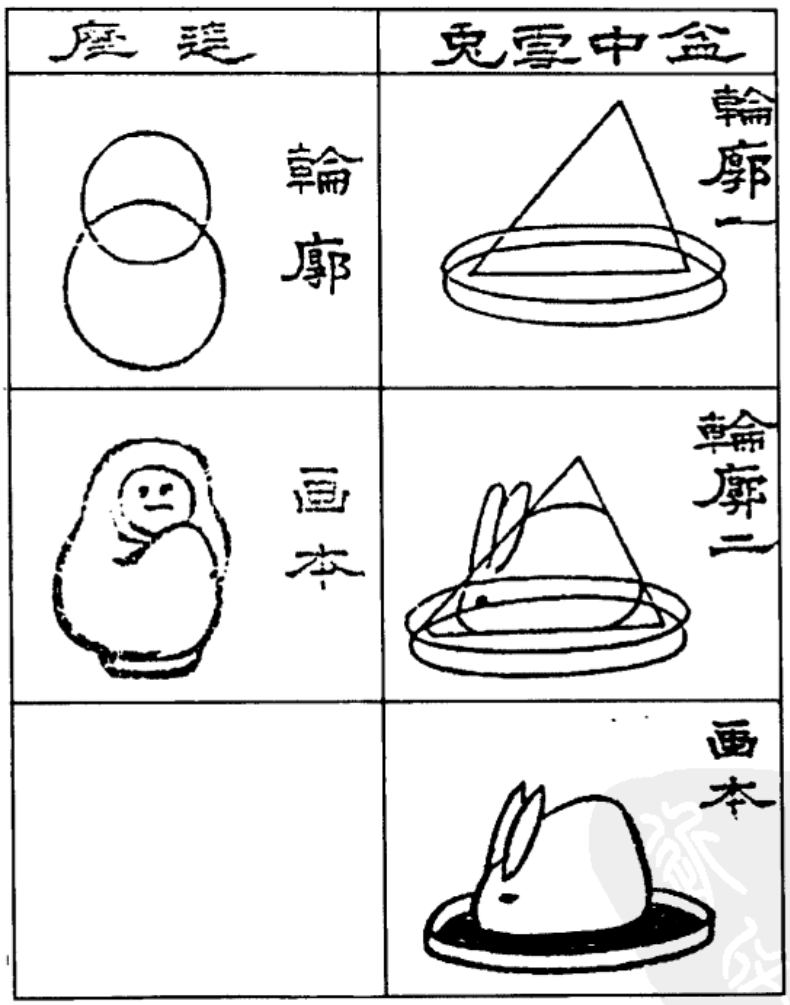


第三章　自在画概说

一、精神法　吾人见一画，必生一种特别之感情。若者滑稽，若者激烈，若者和蔼，若者高尚，若者潇洒，若者活泼，若者沈着，凡吾人感情所由及，即画之精神所由在。精神者千变万幻，匪可执一以搦之者也。竹茎之硬直，柳枝之纤弱，兔之轻快，豚之鲁钝，其现象虽相反，其精神正以相反而见。殊于成心求之，慎矣。故作画者必于物体之性质、常习、动作，研核翔审，握管妙写，庶几近之。

〔1〕传自支那，颇多变化。今所存者，厥有数派；
〔2〕明治十年后，欧米输入者。流派颇繁，姑不具论。述其种类，大略如下；
〔3〕汇集诸派，参以西洋画之长，谓之新派。

二、位置法　论画与画面之关系曰位置法。普通之式，画面上方之空白，常较下方为多。特别之式，若飞鸟、轻气球等自然之性质偏于上方，宜于下方多留空白，与普通之式正相反。又若主位偏于一方，有一部岐出，其岐出之地之空白，宜多于主位。其他向左方之人物，左方多空白。向右方之人物，右方多空白。位置大略，如是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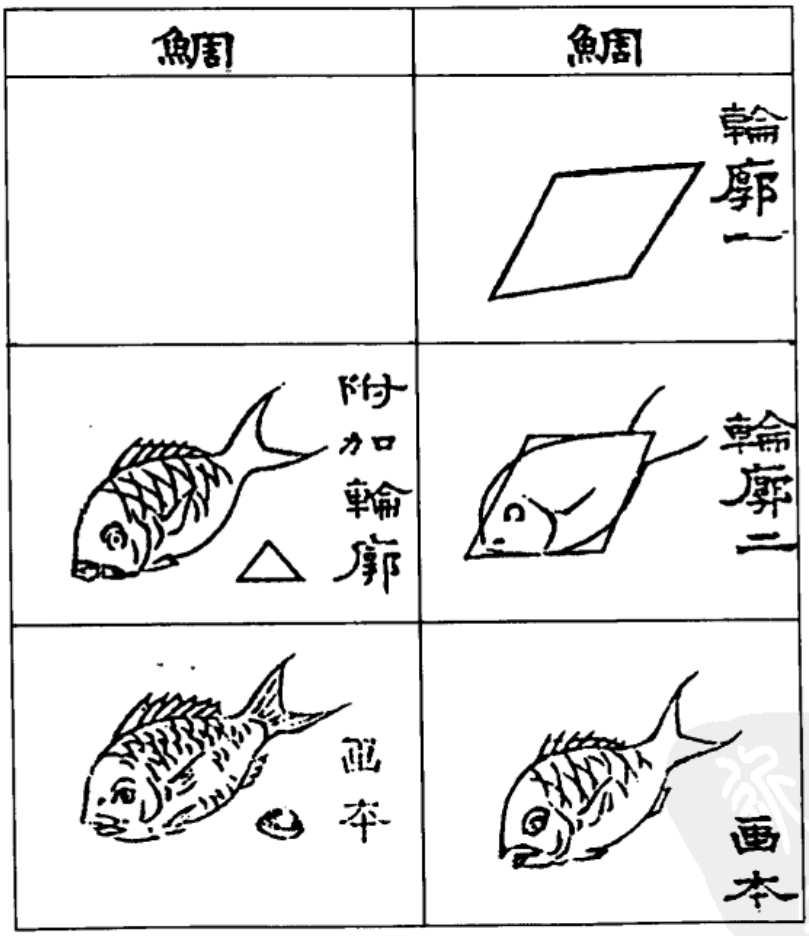


《图画修得法》附图（之一）

三、轮廓法　宇宙万类，象形各殊。然其相似之点正复不少。集合相似之点，定轮廓法凡七种：

甲　竿状体　火箸、鞭、杖、棒、旗竿、钓竿、枪、笔、帆樯、弓、矢、笛、锹、铳、军刀、筏乘等之器用；竹、兰草、女郎花等之禾本类隶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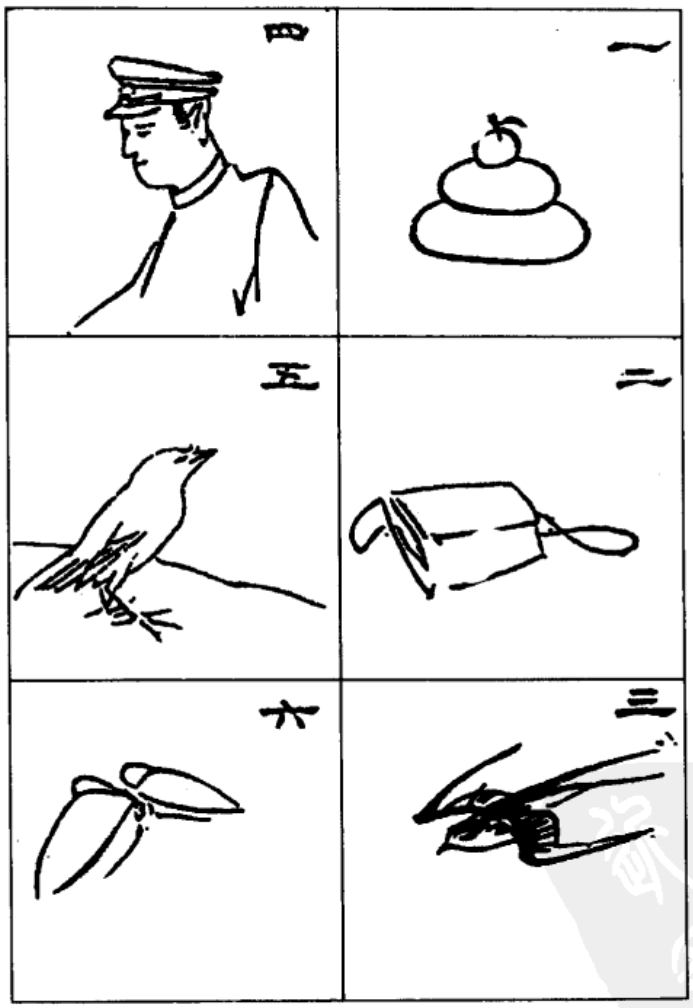
乙　正方体（立方平板体，长立方体属此类）　手巾、包袱、石板、画籍、



《图画修得法》附图（之二）

画套、算盘、皮箱、箱子、方盒、砚台、笔袋、镜台、方圆章、方瓶、大盆、烟草盆、刷毛、尺、桥体、几、方椅、方凳、马车、汽车、汽船、军舰、帆船、衣服折等之器用；马、牛、鼠、鹿、猫、犬等之兽类隶焉。

丙　球（椭圆、卵形属此类）　日、月、蹴球、达摩、假面、茶壶、茶碗、釜、地球仪、瓢帽、眼镜等之器用；桃、李、橘、梨、橙、柿、栗、枇杷、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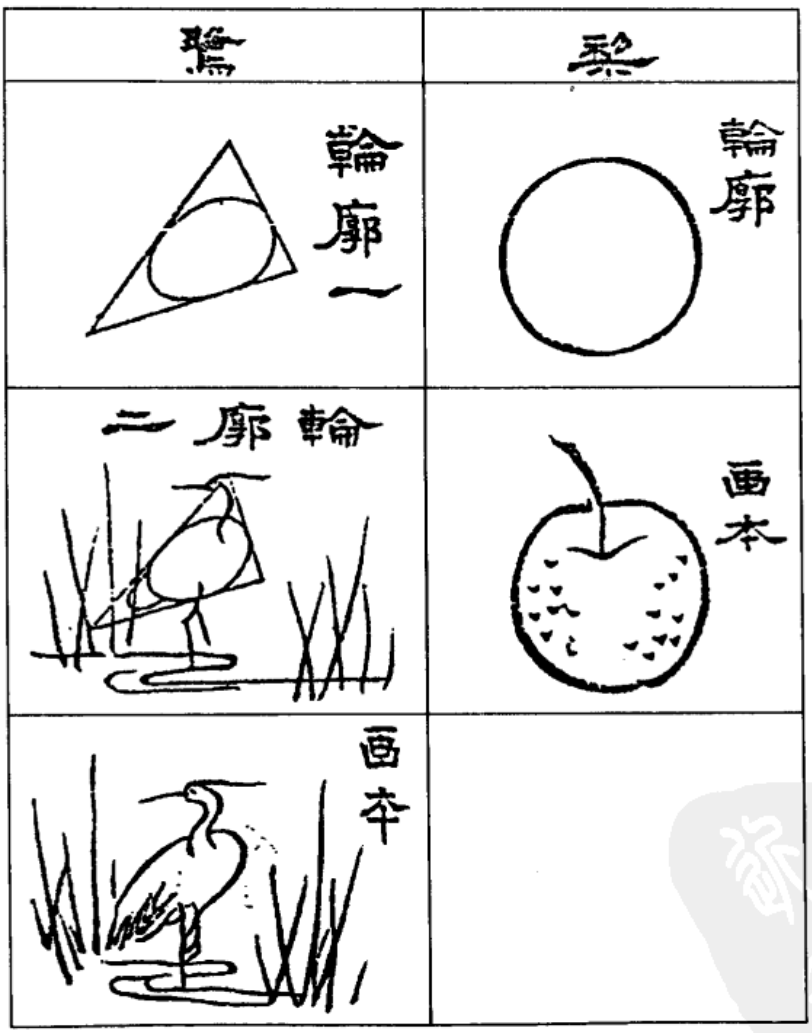


《图画修得法》附图（之三）

瓜、南瓜、茄子，葫芦、水仙根、玉葱等之果实、野菜类；鸠、家鸭、莺、燕、百舌、鹤、雀、鹭等之鸟类。各种之花类；有姿势之兔、鼠、金鱼、龟、虫等隶焉。

丁　方柱　道标、桥栏、邮筒、画箱、纪念碑、五重塔、阶段、家屋等隶焉。

戊　方锥　亭、街灯、金字塔、炭斗，或家屋、建筑物等隶焉。



《图画修得法》附图（之四）

已　圆柱　竹筒、印泥盒、饭桶、灯笼、鼓、手卷、千里镜、笔筒等之器用类；鸟瓜、丝瓜、胡瓜、白瓜、萝卜、藕、荚豆等之野菜类；鱿、鳗、鲇等之鱼类隶焉。

庚　圆椎　独乐、喇叭、笠、伞、蜡烛、桶、洋灯、杯、壶、臼、杵、锥、锚、电灯罩等隶焉。

又有结合七种之形态，成多角体之轮廓。凡花草虫鱼鸟兽人物山水等，属此类者甚多。



《图画修得法》附图（之五）

西洋画法

序言

西洋画纯属于技术，非实地练习不可。是编所载之画法，虽属理论，亦大半自实地练习得来。故研究西洋画者，当以实地练习为主。是编仅供参考之用而已。

西洋画教师授课时，每不授画法，其故有二：

（一）画法非由自己经验得来者，断难十分适用。教师所知之画法，皆由十数年或数十年之实地经验得来。学生无此长年之经验，骤语以画法，必不能十分了解。即能了解矣，亦必不能得心应手，挥写自由。故教师评画时，仅曰孰善孰恶，或曰调子不整，或曰肌肤稍硬。至其所以改正之法，教师决不道及。学生当此时，宜竭其思力，加意研究。经种种失败，必有豁然贯通之一日。而巧妙之画法乃发现，绘画之技术因之增进。画法之发现者日益多，技术亦因之日进靡已。

（二）人之性质各有特长。学绘画者，必其性质长于绘画，学之乃有效果。又绘画之中，亦有各种流派，如雄壮、婉丽；强烈、温和；豪放、细腻之类是。长于绘画者，万不能兼擅各派。必即自己性之所长者习之，乃能完全发挥其固有之画才。若必刻意摹仿他人，没却自己所长，其结果必致失败。教师不能强学生尽学己之画派；学生亦不必专模教师之画派。因教师与学生画才不同，程度亦异，若必强合为一致，是埋没学生之天才矣。（又画派非一生始终不变者。无论何人，一生每数变其画派。但其所变者，以其性质相近者为限，非舍近求远也。）故教师为学生评画时，必不授以定规之画法，且于程度稍高之学生，每不执笔添削，职是故也。

抑余更有告诸君者，即西洋画究为何物。是入洋货店，见其悬于壁间者，苹果、西瓜、猫狗之印刷物，人称之为西洋画；参观学堂，见其所陈列之水彩、铅笔、楂笔、肖像画等，亦称之为西洋画。但此种之画，皆不足以代表西洋画之性质。前者为儿童玩弄品；后者则取法卑下，似是而非。以是概论西洋画，是诬西洋画甚矣。西洋画为一种专门技术，非有画才者不能学。即学之，亦非有三五年之学力，不能窥其门径。无画才者学之，终身为门外汉也。（美术学校一年生之优者，其程度每在寻常卒业生之上。）

西洋画以油画为主。油画始自十五世纪，今已通行全欧。因其用法便利，



[荷] 梵高　蓝蝴蝶花

改窜自由，强弱适用，实在水彩画等之上。又油画能作大者，水彩画则不能，故油画实占西洋画中之最要部分。此外如水彩、色粉条画等，虽非主要，亦有特长之处。至铅笔、色铅笔、钢笔画等，仅能作急就画，或画稿用。又黑粉条、楂笔等画，能作光洁之肖像，适于作好，为大雅所不取。又有木炭画，为油画之底稿画，又为各种绘画人手之根本，虽非占主要部分，然无论学何种绘画者，皆须从此人手，故木炭画可称为西洋画之基础者。是以西洋画研究之次序，先习木炭画，并习铅笔、水彩等。研究木炭画二三年，略知写形、写调子之大义，然后再作油画，乃为正格。

是编为余在某校时所编辑者，以桥本邦助氏之《洋画一斑》为蓝本，但多以己意增删颠倒，又采取他书补人者，约十之二。余于洋画研究日浅，未由窥其门径。是编所载，当有谬误。大雅君子匡其不逮，固所愿也。

总论

天地万物皆具自然之美。凡吾人目所见者，可以自由模写。其模写之美恶，实与其技术之巧拙相关系，非自然物有美恶之别也。

作画者首重视力，辨别宜精细，对于自然物宜确实观察，不可杜撰。学画之人往往有中途辍业者，皆由于薄视自然。故取法自然，为学画者第一义。

趣味，人各不同。名手画家有专写下等社会之形状及污秽之物者，然其趣味自高雅，盖绘画之趣味虽关于天然物，亦关于作画者之素养。

记忆力亦重要。太阳之光线随时变化，凡人所见之自然物亦因之变化，无记忆力必不能画瞬间之美。

初学描画，当先知画法之概要。今述之如下：

位置　位置分两种：（一）天然之位置，如河海、山林等；（二）人工之位置，如静物画之类，皆由人手定其位置者是。然人工之位置，须成自然之形。倘位置无法，画笔虽巧，亦不能成为佳作。（详细见后构图说。）

形　凡物以形为基础，绘画尤重形。不能作正确之形者，必不能作画。画形须由大处着眼。

面　形成然后求面。初学作画，尤须着意画面。如明暗、平立等是。

调子　凡表明物之圆扁、远近、软硬等色彩浓淡之度，谓之调子。

调子之原则，凡最明处所接之阴面必最暗；凡最暗处所接之阳面必最明。

又，近处明暗共强，远处明暗共弱。

学画调子，必须由大处着眼。

调子分强调子、弱调子；明调子、暗调子。初学作画，宜强宜明。

又，表明远近调子之原则，即近景最明，中景暗，远景较近景暗，较中景明。又如，近处最暗，中景明，远景较中景稍暗。

色　色与调子不可离，当与调子同时研究。于画面之上，分色之善恶，有二种：

（一）画面全体之色；

（二）画面一部分之色。

但二者之中以第一种为重，倘一部分之色虽佳，全体之色甚恶，亦非佳作。

色彩当取法天然，多用暖色为宜。绘画大家或有喜多用冷色者，初学大不相宜。

暖色，赤黄之类；

冷色，青绿之类；

此外，又分透明色、不透明色、半透明色三类。

透明色如 Pink Madder 等；

不透明色如 Ultramarine 等；

半透明色如 Cobalt 等。

一般画家每于阴面用透明色，于阳面用不透明色，但彼此混用，亦无不可。

初学作画之色彩宜华丽。绘画大家有专用涩色者，初学大不相宜。

画题　画家作画，必先有画题。但练习作画时，可以不用。

主客　一幅绘画之内，必有主客。如画人物，以人物为主，人物以外者皆为客。如描几上之果物，以果物为主，果物以外皆为客。作画时，不可以客位夺主位，务使主客分明。

构图　以前所述之主客，为构图第一要义。否则，绘画者之目力，不能专注于画面之一切。画即失之于散漫无章。

构图之法分为三：

（一）统一；

（二）变化；

（三）整齐。

三者俱备，乃为完全之构图。

线　凡作铅笔画或木炭画，形之周围必用线以区别之。但此线不宜太黑，因物形之周围，无特别之黑线也。

画线须有意味。

油画亦有线，但不如铅笔画、木炭画之显明。

描法　人手须用大笔，大胆描绘。然须正确，不可随意涂抹。

西洋画最重笔法，与中国人写字同。

画中之主须加意描写。

裸体研究　画人物者必须画裸体。又，画风景等亦须研究裸体。其他学应用美术者，亦必先研究裸体，乃能收完全之效果。因研究裸体，凡美术上最重要之线面皆备，故研究裸体后，或学正统之美术，或学应用之美术，皆可惟意所适。

模写　初学绘画，由写生入手，乃为正法。若取印刷之样本模写，最有流弊。

西洋人有专模写名画者，此与中国人作假字画者同，有复制及营业之性质。

分论　上卷

分论别为上下两卷。上卷为木炭画、水彩画、油画，皆洋画之最要者。学洋画者，当以此为主。下卷为铅笔画、色铅笔画、黑粉条画、楂笔画、色粉条画、钢笔画等。虽非主要，亦有特长之处。

第一章　木炭画

无论学何种绘画，皆须由木炭画入手。

木炭画胜于铅笔画者有二：

（一）改窜自由；

（二）画调子最迅速。

木炭画第一研究形，第二研究调子，第三研究色彩。木炭画虽属黑色一种，然亦有色彩优劣之别。

材料：

木炭画纸

木炭

面包　或川炼橡皮

画板

小刀

定止水。画成，用铜管吹此水于画面上，其木炭即不脱落。

方法：

第一，石膏写生。

石膏色纯白，看调子较容易，画阴面之色不宜太黑。

描线宜着意。凡有骨处，须描有力之线。

画调子，先分明暗为二，再画中间之调子。看调子须从大处着眼，倘大调子不整，虽细部描写精密，亦不足取。

人手画形最宜审慎，取形宜由大处看，宜彼此比较，不可专注目于一方面。

石膏像上头发万不可加倍细描，总以视力所及之大致为止。

第二，人体写生。

第一须定人体之位置，在纸之中央，可以铅笔等细长物测之。

测量之事须试数回，否则恐有谬误。

又，取姿势亦最要。头有俯仰，正斜之别，全体亦有直曲、正侧之异。

《艺用解剖学》宜通其大略，否则不能画人物。



丰子恺　阿宝赤膊

裸体写生既尽悉后，乃能画著衣人物。

画人物时，凡见肌肤黑处，不可误作阴面。

第二章　水彩画

水彩画最古，古代之壁画皆此类。文艺复兴时代之画家Leonard da Vinci（1452—1519）最擅长（此）画，此画尤盛于近代英国，如Turrne（1775—1851）其最著者。

材料　学水彩画应用之器具如下：

纸　瓦特曼纸最良，但此纸遇湿气则生斑点，宜贮于筒内。

又，足O.W印水彩画纸尤佳价。此外，有艮特纸，纸面过滑，设色困难。木炭纸较此稍佳，然着色每失光泽。

但练习绘画，如艮特纸及木炭纸皆可用。

纸类甚多，因各人之技巧而生特别之画趣，学者宜即自己之技巧，选择适宜之纸。



丰子恺　被写生的时候

以普通言，瓦特曼纸最良。此纸之边，有制造之年号。最新者不适用，最旧者亦恶，二年之物为宜。

初学画不宜太大，以一张纸裁十六幅最合宜。

纸之四周，宜以坚固纸条贴在画板上。但未贴时，宜先将画纸喷湿。

笔　中国笔种类甚多，皆可用，不必求诸外国。笔锋不宜太尖。或买新笔，稍去其尖，较为适用。

颜料　铁叶制之颜料箱，大小不等。有八色、十色、十四色、十八色，种种不同。

颜料有干制、炼制两种。

英国制者最佳，他国次之，日本制者粗恶，不合用。

初学者至多至十二色，种类太多却有害。俟经验多年后，解配色之方法，再用多种之色乃可。

颜料共有百余种，今举普通者十数种，说明如下：

Chinese White

白色颜料甚多，以此为最良，不变色，质密，使用亦易。盛以锡筒，或陶器。画空气时，与 Cabalt 相合用者甚多。

Lemon Yellow

为极明之淡黄色，绝无变色之忧。比他之黄色尤华美。与红色混交，画女子、小儿柔丽皮肤之色最宜。

Indian Yellow

半透明光美之黄色。

Cadmium Yellow

橙黄色，画朝夕之阳光用。

黄土色，不透明质，阴阳面皆可用。地面树木之干、叶、草木等，皆可用。又，描远景亦常用此色。

Light Red

红土色，与 Cobalt Ultramarine 等之青色相混，为华美之灰色。又，画地面等亦用此色。

赭色，画阴面用，又作暗绿色，用为不变之透明色。

Vermilion

朱色，不透明。明处与黄白合用，阴处与 Cobalt 或 Ultramarine 等混成，为最良之紫色。

赤色，描花时常用。与青色交，成强紫色，但此色常褪变。

Pink Madder

淡红色，与 Lemon Yellow 混，成华丽之肉色。又，画花最宜。

Emerald Green

鲜明，不透明之浅绿色，描新绿时多用之。

Cobalt Green

柔和之绿色，画远景最宜，又，画水亦良。

浓绿色，画草木、水等皆可用。

溶水易解之透明蓝色，与黄色混，生华丽之绿色。但宜注意，此色用之最宜生寒感。

Cobalt Blue

不变色，华丽之半透明蓝色，与朱红等混，成紫色。阴阳面皆可用，画空

气。又，远景最宜。

Ultramarine

半透明之深蓝色，画天与水多用之，不变色。

调色板　用铁叶制，但有颜料盒，可以不用此物。

橡皮　入手画形时，用铅笔描写，倘有错误，可以橡皮擦去。但不宜用硬橡皮，恐伤画纸。

又，着色后，倘有误处，亦可以橡皮擦去，但恐污染画面，故以不用为是。

铅笔　用硬铅笔则伤纸，用软铅笔又恐污纸。初学宜择其软硬适当者。

小刀　用小刀处，一削铅笔；二裁纸；三画成后，以小刀搔纸面，补笔法之不足。但初学宜慎。

海绵　贴画纸时，须以海绵湿纸面。又可洗画面之污。此外，如画云雾，可用海绵为之。

布片　擦调色板用，又拭笔用。

镜　寻常小镜即可用。看形与调子之误处最宜。

见取框　以厚纸切断中央成长方形，画风景前，可持此鉴定风景之位置。

水筒　郊外写生用，以锡制。但寻常之瓶亦可代用。

画囊　前所列之各种器具，皆装入此画囊，为郊外写生必需之物。

三脚凳　郊外写生用。但以布铺地，坐其上亦可。

画架　大小不等，不论室内、郊外，皆用此物。

洋伞　遮太阳用，下支以伞架。

方法：

静物画

初学之人于野外写生前，当先于室内学静物写生，如橘子、苹果之类；或笔、书籍之器具等；或插花于瓶，似此类可画者甚多。

先定位置，以铅笔取正确之形，以后再加色彩。

画水彩画，先画明处，后画暗处为宜；画暗处，入手亦宜先上淡色，以后渐渐涂浓。

或先将画纸擦湿，于未干之时着色，其结果柔美华丽。但初学宜慎。

初学不宜多改窜，恐污纸面。故未着笔前，必须详细观察实物，不可随意涂抹。

作静物画，背景如何，又光线如何，极有关系。倘背景与光线不合，画工

虽佳，亦不足取。普通背景以深色为宜。又此背景决非主眼，须以显出前面之静物之主。

凡画上之物，其大小与眼所见之实物相似为宜。

又，画架与实物之距离，亦须适当。其距离因物不同，普通四五尺之数。过近，则些细之处皆入眼，画调子甚困难。过远亦然，形与色皆难认。

一日不能画完者，于同一光线之下，连接画数日亦可。

花　画花运笔最要紧。运笔自在，乃能画出清楚可爱之状。如画玫瑰花，须表明其花瓣之薄，当以一大笔轻轻描上。如用数小笔堆成，其花即成残萎。

又，画花宜先将花之大体画出，然后再画枝叶，因恐花瓣脱落也。

菊花瓣甚细，须先画大体花形，然后渐渐加细，分开花瓣。

画背景时，须将画花地位留出。

果物野菜等，无论何种，皆可作画。

倘形与调子画不完全，则圆物不圆，扁物不扁。故画时，于形与调子，宜多注意。

画苹果等强光处，须用不透明色。

画死鸡及野鸭等，须先画大体，然后再画羽毛。

画书籍，须留意阴阳面。纸色虽白，在阴面则暗，皮纸色虽深，在阳面则明。

风景画

学画风景画，宜择其简单者，地平线不宜高，因画前景最不易。

初学者画阴天较易。

初学不可回家修补，因此最易染恶习，且有背自然之研究。

初学者研究调子，可用 Sepia 一色画成。

空气与日光　西洋画以空气与日光为主，无空气即无远近。完全自然之美，决不能表出。如近草虽绿，远草则蓝，空气有薄有厚之故也。

现日光最困难，日光映射处，不能仅以黄色了之。最近之印象派，以画月光著名。

此外，又有反射亦宜研究。如晴天时，人颜受木叶之反射，则呈绿色。又，雨天反射最多。

天空　画水彩画，写天空最有趣味。

最初定色与调子，若有浮云，须于画纸未干时注意描写。

天空因春夏秋冬不同，一日之中亦时时不同，因太阳方向甚差。近太阳



[法] 莫奈　睡莲

者，青味少，光强，有白黄色之辉。若与太阳远，则青色甚浓。

又，朝夕太阳出没时，天空现红黄之辉。反对太阳之处，其天空现浓暗之紫色。

初学画晴空，因其颜色纯青，即用 Ultramarine 一色涂抹，是大谬也。乍见之，似为青色。细审之，或稍含赤味，又有时含多量之黄味。不第画天空为然，即画绿草，画地面，画海，亦同此理。但色混合过甚，则失之浊，不可不注意。

第一，水彩画之特长，不必多混合颜色，可以收良好之果，此为与他种彩画不同处。

又，有误解水彩画之字义者。全体用淡彩，致调子不足，是亦大误。水彩画与油画、色粉条画之描写自然无异，但因所用之材料不同，故画成后，其现出之趣味不能无少异。

画天空须取圆形，远者远，近者近，不可画成平面。

云　云之形变化最速，故须速写。夕云变化更易，故宜用记忆力。

画天空，于画面未干时，当区别云之阴影与光之部分。

画云宜柔，云与空相接处，可以海绵揉合。

云有远近，亦宜分出。

远景　远景因空气浓厚，故调子与形皆不能十分明了。画时，当于大处着眼，不可细描。

远树皆带蓝色，又紫色。

中景　为人之视力所注处之紧要部分。此处宜竭力描写。但描时，宜与远景、近景相均衡，不可忘却调子。

近景　为画面之下部，调子尤强，物之形尤细，此处最难描写。故初学作画，构图时，近景宜低。描近景法甚难讲述。但在画面之最低处，无须描写精密，否则镶入镜边，地面之草皆似从镜边生出，殊不雅观。大约竖一二尺之画，由下方计一寸以上之处，最宜注意描写。

草　极近之草，亦以用大笔描写为宜。虽有十分极细之调子，亦能用大笔描出。

中景之草，较近景宜略。

绿草受天空反射之光，则生种种颜色，不可仅以绿色一种了之。

画冬之枯草，当与天空之调子比较。有时枯草之调子较天空为明。

树木　画树木，须以适当之距离。过近则枝叶错杂，先夺眼光，研究色与调子最不易。

又，画树须画出由地面生处之势。

画叶须见块，不可一叶一叶描写。

叶之间透出之天空，须着意留出，但小部分可于画后，用不透明色涂染。

叶与天空相接处，不可劲涂。

画阳光之绿叶，多带黄味、白味或赤味。

画树木之枝叶，全体须成圆形，不可失之薄。

建筑　画建筑之始，以取形为最要。倘远近法误，即成笑柄。

画远景色宜淡。

画屋瓦，以取大调子为最要。瓦与瓦之界限，择其要者画之，不必个个细描。

屋顶与天空之调子宜注意，必使屋顶与天空离远乃为佳作。有时屋顶比天空明，有时屋顶比天空暗，不可不加意判别。

地面　地面为风景画之近景部分，初学者最困难。坡为宜斜，平地宜平。

干地面之阴阳较易画。湿地面之阳光最难表出。

山　画山多属中景与远景，其凹凸阴阳，皆须表出，且须写出山石坚劲之质，不可画成棉花包。

生草木之远山，或带紫，或带苍色，口皆淡。

画山不可薄。

画山腰之云，须注意山与云与天空之调子。

其画法，先将山画成，俟干后，再将有云处洗去。

光辉之物体，无论其距离如何，皆不见青色。至暗色之物件，虽距离不远，因中间之空气每见纯青色，故见秃山、土山虽远，亦有红黄之意。

水　水为透明之物，其色随日光变化。又为始终摇动之物，比画地面困难。

水每受天空之反射，水与天空最有关系，宜注意。画云及水等，尤须注意其形，不可随己意描写。

于自然之现象，水与天空调子之关系如下：

与天空相接之水，比天空明；则近处之水必比近处之天空暗。

反是，与天空相接之水，比天空暗；则近处之水，必比近处之天空明。

海　海水因太阳与风力时时变化，晴日则呈华美之蓝色，阴天则呈紫灰之涩色。

又，近岸处，其蓝色渐变为绿色，波浪之阴，为深绿之色。

初学画波浪，非常困难。但波浪之形，必屡次反复，当于其反复时继续研究。

画白色波浪之法，或先于纸面留出地位，或以后用白色画出，或画完后于小部分稍用小刀搔之，以补其势。波浪之色非绝白，宜注意。

湖沼　湖较海为狭，映物影较多。此影与实物之调子天空与水之明暗必须精细审察，然后描写。

大约论之，实物之调子较影为强。

又水有动不动之别，宜表出。

沼中多浮水草，描写最难，不可画成地面生草之样。须有轻浮之趣。

河　河狭而长，常由一方流于他方，此势颇表明。

船　画船，先着意画形。其形与画建筑物之困难相等。

船之阴面，有各种之反射。

画船须写浮于水上之趣。

海岸　海岸之色，最美且多变化。西洋人尝谓，调色之名人多生长于海岸。

黑岩之湿雾，映日光，描写最难。

雾　有雾时空气较湿，画甚不易干，故于此时写生，当少用水。

雨　降雨时较晴天物体阴阳之度不强，空之反射最多，处处皆见白光。

画雨天之色，最易单纯，宜注意。画天空，亦不可配出不快之色。画雨势，不必皆用线，以调子与色，可以十分表出。

雨后之空气常透明，远景非常鲜明，清楚。画者宜注意调子之权衡。

雪　降雪不似降雨时之反射，雪后映日，有十分之强光，取调子最难。

画雪景时，天必严寒，于水筒内混酒精少许，则不冻。

风　有风时空气之变化最速。画风时，不能仅画草木摇动，以表风势，须写空气之变动。有风时之天空，色浓，带赤味。又，云之方向，亦有一定。

朝夕　朝夕之色最美，能确表明其为朝，为夕，乃佳。

夜景　夜景最有趣，描夜景用洋烛为宜。画时，须将洋烛之光前面遮上，以防混乱景色之光线。

夜间辨色最难，故必于调色之法少有心得，然后画夜景。

四季　春花之艳，秋叶之彩，夏树苍翠，冬林枯寂，四时景色大异。画家须表明其感，使人一望而知其为何时。研究空气与光，即能表明寒暖之感。

人物画

分着衣与裸体二种。

普通之例，入手当先画裸体。但寻常为娱乐起见，学水彩画者可以不画裸体。又，专门家画水彩裸体画者，殊不多见。因水彩画改窜不便，不若油画之改窜自由也。

初学画着衣人体时，当先取大体之姿势。以后于各部分，由头起至脚止，加意测量。测尺寸以取形，为画家最要之事。必须十分测准，然后动笔。

测法，先在纸上中央画一直线，以头之尺寸为定位，测头以下之尺寸多少。以上就长处论。至测量宽处，亦用此法。又须长宽互相比较测量，大约亚洲人身长，有头之六倍，或六倍半。

此形既定，乃用颜色。取明暗之调子，表出美丽之色彩，与静物或风景无甚异。人手先画大体之调子，与大体之色，然后再画细微之部分。



[意] 提香　浴女

画着衣之人物，当表明衣中所包者，有骨有肉，皆厚而圆。不可画薄，如以衣包木板式。

画人物较静物风景难处，在人物好活动，取形极不易。非练习熟悉，恐难画完全之形。

肖像　画肖像须与本人相似，故第一须画正确之形。

画肖像时，本人不可故作特别姿势，用寻常习惯之姿势最妙，否则恐不像。

画肖像，以颜为重。故颜之部分须加意描写，但不可过于纤巧、细微。总而言之，当画出本人之性格为要。若仅于眼眉之间，求其酷似，则为下乘。

画须发眉毛，不必每根细描，须注意其大体之面。

画须发眉毛之色亦宜注意。此种绝非纯黑，或带紫，或带深绿色或深茶色。

画皮肤，当知其下有肉有骨，宜分别清楚。

上眼皮为阴面，下眼皮稍明。

上眼皮遮盖下眼皮。



［荷］梵高　割掉耳朵的自画像

眼球之白点及白眼处，画时宜注意。明面色白，阴面则暗，不可阴阳面皆一律画成白色。

眼球之白点与鼻尖之光，皆可画后以小刀搔去。

鼻孔当前方狭，后方广。

画鼻子宜着意画面，鼻头下之面不可忘却，否则鼻子不凸。

口之上唇，大抵皆阴面，下唇为阳面。但光线由地下反射，上唇有时为阳面。

耳常带淡紫色。

颈部上与头连，下与肩连，画时最难，不可上下无关系。画衣纹或花样等，须由大处着眼，纽结须画成圆形。

画肖像之背景最有关系。以调子论，须使人物凸出；以色彩论，须与人体调和。故普通背景每用暗色。

动物画

描写动物较人尤难。动物解剖必须熟知。

西洋人画动物专门画者，每只画一种动物。

若以动物为配景，则动物属客位，较为易画。

画动物之毛须柔。

动物始终活动，须速写乃能得神。初学研究，先画死鸡、睡猫、睡鸭等较易。

装饰画

以水彩之颜料，作人物、动物、风景、植物之模样。画书籍、皮纸，或明信片等，是有趣味，又可就此以研究色彩之调和与曲线之配置。

入手作草或花之模样较易。先将花草写出，然后以意匠作出种之形式。自然之美，包含于细微之部分。又，草蔓之曲势最美，可□取以作模样。

绘明信片

用纸印水彩画，纸无论何种皆可。

写实之水彩画，或淡彩画，或于铅笔、木炭、钢笔画出，犹如彩色。或作模样画，但画时宜着意章法。如写信文于画侧，须留出适当之余白。

第三章　油画

欧洲近古以来之绘画，以油画为主脑，于各种绘画之中，最完全适用者，亦唯油画。

油画发明者为 Flander 国 VanEyk 兄弟二人。

材料　学油画应用之器具如下：

画本　法国制者最佳，日本制者不适用。

画布　有粗滑两种。寻常作画，以粗者为宜。但画肖像，宜择其适中者。又，画家画派不同，画法各异。各人宜即自己合宜之画布用之，最妥。

画布须绷以木框，然后着笔。

画板　作小画可用画板，价较画布甚廉。但色易变，又运笔不自由。

画板多用樟木、樱木、桂木等。

画纸　亦作小画时用。纸眼皆粗大，与画布相似，非寻常所用之画纸，但亦不能作完全之画。

笔　种类甚多，有平笔、圆笔之别。普通用平笔。

日本制作者，颇可用。吾国人亦可仿为之。

油画用笔，大小不等，初学宜用大者，万不可专用小笔。

每日画完后须洗笔，用胰子与热水洗净，再用手巾拭干。或用煤油洗笔亦可。

洗笔时须前后左右摇动，但不可伤笔毛。

颜料　油画颜料种类甚多。初学者不宜多用。择其鲜美不变色者，十种已足，今述如下：

油画颜料，英法国最佳。故所列名词皆用法文与英文对照。

白色	Blane Dargen	Silver White
淡黄色	Jaune de Citron	Citron Yellow
浅橘黄色	Cadmium Clair	Cadmium Yellow Pale
朱色	Vermillon	Vermilion
浅玫瑰紫色	Grance Rose	Pink Madder
深玫瑰紫色	Grance Fonces	Rose Madder
浅绿色	Vert Veronse	Emerald Green
深绿色	Emerande de Ernld	Oxide of Chromium
宝蓝色	Bleu de Dobalt	Cobalt Blue
深蓝色	Bleu Donre Mere	Ultramarine

此外，可以兼用者数种如下：

黄色	Chromedair	Chrome Yellow

色较淡黄色稍深。价较廉。

深橘黄色	Cadmium Foncce	Cadmium Yellow Deep
老紫色	Laque Fine	Crimson Lake

色较深玫瑰紫色稍黑。价较廉。

此外，如黑色、褐色，赭色等，皆不可用。

此等颜料，皆盛于铅筒之中。法国制者最佳，日本制者不能用。

油颜料过浓滞时，可微用油以调解之，但不宜多用。此种油名为调色油。

调色油以 Terebinthine 油为主，初学用此一种已足。

此外，有麻油，linseed 制、粟油 Rappy 等，皆可用。但不易干，初学不用为是。

画既干后，可上亮油。普通用 Varnish。然此油刷上后，此画即不能再改。故近来画家每用 Pantal 代 Varnish，因：Pantal 刷上后，将来仍可着色添削。

此外，又有 Felamand 干油，亦可代 Varnish 用，价较 Pante 稍廉。调色油 Terebinthine 中，亦可加 Pentel 少许。

油壶　油壶中盛调色油，安放于调色板之一隅。油壶之种类，分有盖者与无盖者，单者与双者。

调色板　用樱、枫、梨、胡桃木等制。形类甚多，有长方者，有卵圆者，可随意择用。长方者，可制入绘具箱。卵圆者，仅能在画室用。板上颜料之位置，有一定之次序，不可随意紊乱。其次序如下，图为普通之式：

白	黄	橘黄	朱	紫
绿				
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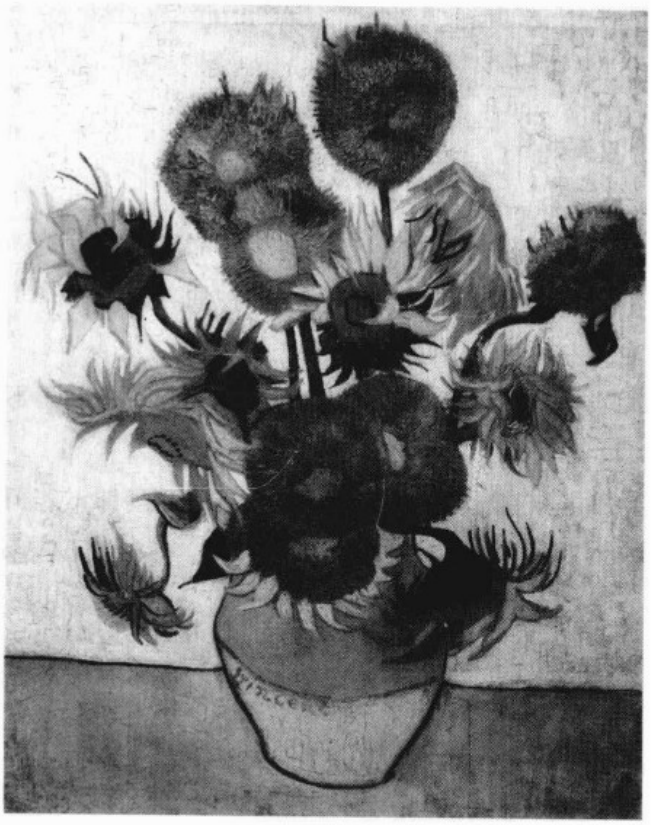
调色板刀，为有弹力之铁刀，形状甚多。用此刀以削取调色板上之颜料。以小调色板刀作油画，亦有雅趣。

凡寻常用笔作画时，亦有时须用调色板刀，以补用笔之不足。

绘具箱　普通绘具箱，其中盛颜料、笔、调色板、调色板刀、油壶、油罐（盛煤油，洗笔用）、布片、（拭调色板与笔）sketch、画板等。

又，小绘具箱有二种，一为普通绘具箱之半，一为明信片大。

绷画布之木框　画布须在木框上绷紧，绷以小铁钉。此外，画架、伞架、



[荷] 梵高　向日葵

三角凳等，为郊外写生必用。

方法

初学写生亦须由静物画入手，以后再画风景与人物。初学不宜作大画，八号画布最适。

静物画

入手以木炭或铅笔取形，与调子十分完整后，吹以定止液，然后再着颜色。

画油画有下涂、上涂之名目。

下涂为人手所着之颜色，即阴阳面、大调子与大致之色彩。下涂宜用大笔，大胆描写，不必着意细部，务于大处着眼。阴阳面、大调子与大致之色彩定准后，下涂之事乃毕。故下涂非仅着一重色之意。全体虽已着色，阴阳面、大调子与大致之色彩不准，下涂之事仍未完。普通八号画布，下涂亦须费半日以上之力。入手时以木炭或铅笔画草稿，重在取形。

下涂十分完整，然后上涂。

上涂即依各处部分，十分精细描写。

作油画，人手须画十分之强色，表明阴阳面。

着色时，须详细审察原物之色，不可以己意臆造。下笔前，须详审；下笔时，宜大胆。

画者不可坚守画布，须时时立起，还看，与实物相比较。比较之时，宜分开比较，先看形，后看调子，后看色彩。

风景画

风景画着色甚难。天空之色，初学每失之暗，宜注意。画风景画，于三点钟内，能将下涂完毕为妥。否则，翌日天色不同，或有矛盾之处。

初学者，每于郊外写生时，自觉所画者非常之明。及归室内，再观画，觉全画皆暗。此处最宜注意。画风景以空气与日光为主，须刻刻不忘。

裸体画

第一，须通人体之解剖。

第二，须忠实，须依 model 之实在描写，不可因其形不美，随意加减更动。如画女人之乳，须画出圆软之意。画腰部亦宜。臀部，宜画出厚肉之状，露骨须坚劲，调子当着意，不可画作扁形。

肖像画

熟悉裸体画后，乃能画肖像。画法大致见前水彩画法。

第四章　色粉条画 Postal

此法最古，自何时始，不可考。法兰西十七世纪甚流行，近代颇盛。然规模甚小，终不能以油画为伍。

此种画长，所在华美，有失之于轻佻。画儿女之颜，与花果、夕阳等最合。

用具

画布与画画纸　画布与油画者不同，亦绷以木框。普通皆用画布，有鼠色、赭色等各种。

颜料法国制最佳，色数多至三百种。为长二寸余之圆柱体，分坚练、中练、软练三种。可择其与己合宜者用之。软者取色调较便。此物忌湿气，宜注意保存。

柔皮　调合调子用，但代以手指亦可。

方法

画时不可擦抹太过，致损光泽。擦抹时，可用手指，Postal 画亦应画轮廓。

又有一别法，为 Postal 与水彩混交。最初画 Postal，以后于画面着薄水

彩色。又可因此以固定Postal之粉末。又，愿加细描写者，可于此画上再画，Postal画毕，再着水彩颜色。但此种之画，不如纯粹Postal画之有光彩。Postal画最忌湿气，宜留意。

第五章　墨水笔画

古代伊大利大家Raphoel好用强苇墨水笔，近世法国Millet好用羽翎墨水笔。此外，铜铁玻璃制者，皆可用。

用具

画纸以滑坚之纸为宜，艮特纸最佳。

墨汁不论何种，皆可用。又，中国墨汁亦佳。

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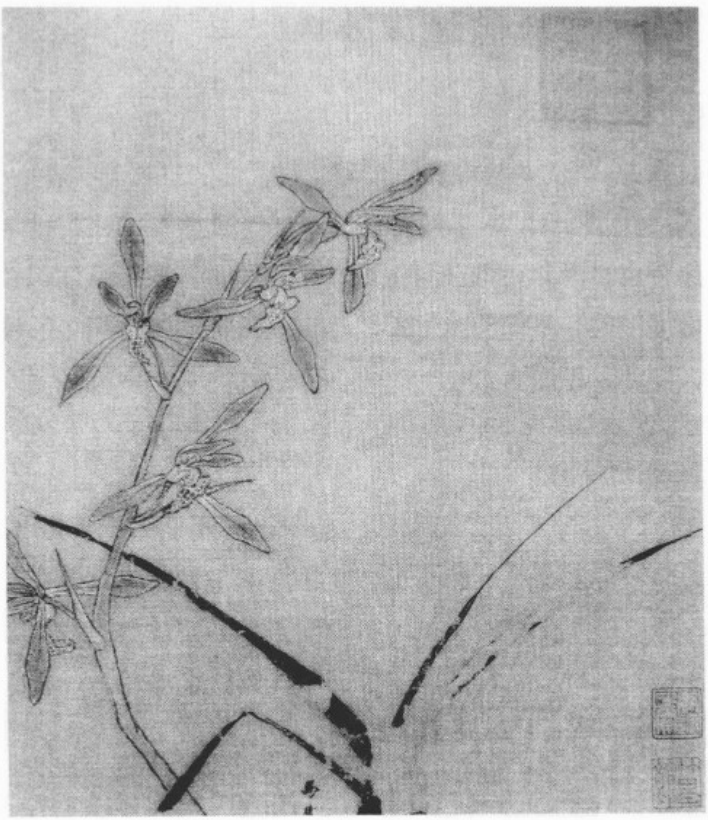
最初以铅笔取形，然后上墨汁。画时可以纵横之线，自由交用。又，画成后可著简单之水彩色。

（下缺）

释美术（来函）

兹有告者，游艺会节目，分手工部为美术手工、教育手工、应用手工，云云。似未适当。某君评语，“手工宜注意恩物一门，勿重美术”，是亦分手工恩物与美术为二，似为不妥。西学人中国，新名词日益繁，或袭日本所译，或由学者所订，其能十分适当者，盖鲜。学子不识西字，仅即译名之字义，据为定论者，姑无论已。或深知西字，而于原字种种之意义，及种种之界限，未能明了，亦难免指鹿为马也。美术之字义，西儒解释者众，然多幽玄之哲理。非专门学者，恒苦不解。今姑从略。请以通俗之说，述之如下：

美，好也，善也。宇宙万物，除丑恶污秽者外，无论天工、人工，皆可谓之美术。日月霞云，山川花木，此天工之美术也；宫室衣服、舟车器什，此人工之美术也。天无美术，则世界浑沌；人无美术，则人类灭亡。泰古人类，穴居野处，迄于今日，文明日进。则美术思想有以致之。故凡宫室衣服，舟车器什，在今日，几视为人生所固有，而不知是即古人美术之遗物也。古人既制美术之物，遗我后人。后人摹造之，各竭其心思智力，补其遗憾，日益精进，互以美术相争竞。美者胜，恶者败，胜败起伏，而文明以是进步。故曰，美术者，文明之代表也。观英、法、德诸国，其政治、军备、学术、美术，皆以同



[南宋] 马麟　兰花

一之程度，进于最高之位置。彼目美术为奢华、为淫艳、为外观之美者，是一孔之见，不足以概括美术二字也。

综而言之，美术字义，以最浅近之言解释之，美，好也；术，方法也。美术，要好之方法也。人不要好，则无忌惮；物不要好，则无进步。美术定义，如是而已！

以手制物，谓之手工。无术不能成。恩物亦手工中之一门，以手制造者，故恩物亦无术不能成。此固尽人皆知，非仆所强为牵合者。手工恩物既无术不能成，而独哓哓以重美术为戒，夫万物公例无中立，嗜美嗜恶，必居其一。不重美术，将以丑恶污秽为贵乎，仆知必不然也。

以上所解释美术者，虽属广义，然仆敢断定，手工恩物为应用美术之一种，此固毫无疑义者也。

美术之定义与界限，以上所言者，不过十之二三。他日有暇，当撰完全之美术论，以备足下参考。

艺术谈

科学与艺术之关系

英儒斯宾塞曰："文学美术者，文明之花。"又曰："理学者，手艺之侍女，美术之基础。"可见艺术发达之国，无不根据于科学之发达。科学不发达，艺术未有能发达者也。学科中如理科图画，最宜注重。发展新知识、新技能、新事业，罔不根据于是。是知艺术一部，乃表现人类性灵意识之活泼，照对科学而进行者也。

美术、工艺之界说

美术、工艺，二者不可并为一谈。美术者，工艺智识所变幻，妙思所结构，而能令人起一种之美感者也。工艺则注意于实科而已。然究其起点，无不注重于画图。即以美术学校论，以预备画图人手，而雕刻图案、金工铸造各大科中，亦仍注重此木炭、毛笔、用器等画。惟图画之注意，一在应用，一在高尚。故工艺之目的，在实技；美术之志趣，在精神。

摘绵

摘绵制法，先画一图，不拘花草鸟兽，用色绢剪成小方块，折之以角，层层折叠。如叠花则折长角，鸟羽或用圆角，或用长短角。花梗则用绕绒铜丝。鸟足亦如此。总之，能设色图画者，学习较易。用法或作横挂、屏风、堂幅、照架等类，或堆于绢质花瓶、花篮上，突出如生，色样鲜艳，颇有名贵气。然非善于图画者不辨。女子美术学校盛行之。

堆绢

堆绢一科，日本称为押绘。先画简笔花鸟于纸，将纸剪下，如式再剪厚纸，以新白棉花堆砌其上。乃用白绢糊之，施以彩色，则堆起如生。（山水人物皆可）然后，或贴于精致木板，或装镜架。日本女子美术学校中，多制此类，为高品盛饰，其实乃传自我国耳！

袋物

西国小学手工中，袋物一科，极为注重。日本职业女学，亦以此种为一大

科，女子依为生计。中分洋纸制、绸布制、皮革制、蒲草编制、藤皮制、麦梗制、竹丝制。色样不一，各适其用。我国旧时女子研究囊类，有所谓发绿袋，前榴后柿等名目，功夫非不精细。惜绘图木精，形式谬误，劳而寡用，故成废弃。此亟当取法改良耳。

西洋通行各式革囊，如大小洋夹、携囊、书包、票夹等，日本仿造，有用似革纸、或布绸类代之，妙法也，亦省钱也。法：用硬衬衬于内，用绸或布或纸糊于外而缝纫之，坚牢虽不如革，而式靡不同。日本如此改造，实因取便于女子之工作，制造既易，出品即多，所以西洋革囊，不能流人日本。我国女工，苟仿行之，亦杜漏卮之一端哉！

绵细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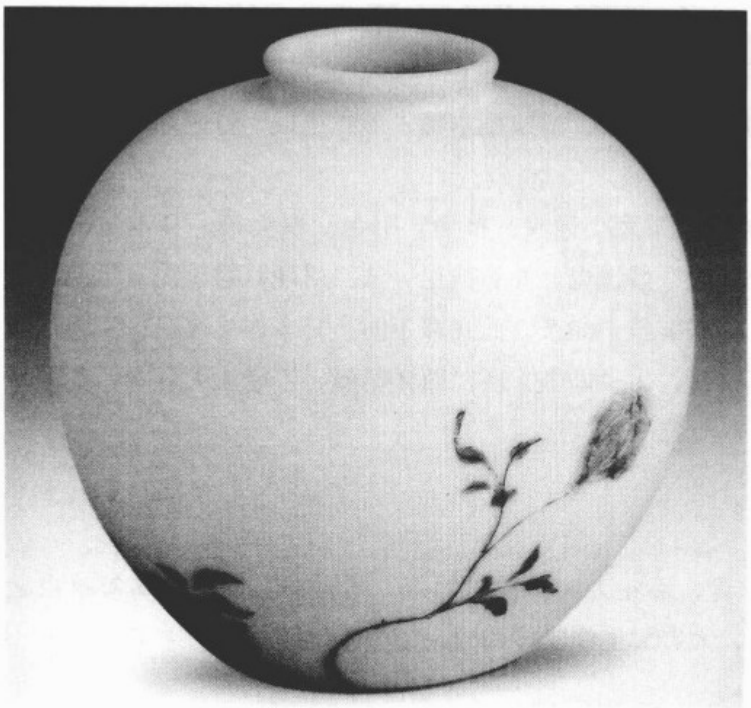
此种系用铁丝作骨，绵花为肉，包以绵纸，附以羽毛，制成鸟兽草虫之类，小者为儿童玩物，大者如生物立体相同，为小学校教授模型之用。

厚纸细工

此种以西洋厚纸，切成单片，五洲人种、鸟兽雏形，骨格可以装卸，施以采色。后面印明该物之状态、生理、性质大略以供小学博物科教授所用。

刺绣

我国刺绣之所以居于劣败之地，其原因有三：（一）习绣者不习画图，故不知若者为章法之美，若者为章法之劣。昧然从事，不加审择。此其一；（二）习绣者不知染丝、染线之法。我国染色丝线，种类不多，于是欲需何色，往往难求。乃妄以他色代之，遂觉于理不合。此其二；（三）不知普通光学。于是阴阳反侧，光线不能辨别，无论圆柱、椭圆、浑圆等物，往往无向背明晦之差，阴阳浅深之别。一望平坦，无半点生活气。此其三。今欲挽救其弊，在使习绣者必习各种图画。知光线最宜辨别，如法施用。若用缺色，用颜料设法自调自染，自不难达绝妙地步。至于绣工，但求像生，似不必再求过于工细。如古时绣件，作者太觉沉闷，且于生理大有妨碍，似可不必学步。观东西洋绣法，不过留意于以上三者，已觉焕然生色矣。



康熙年间釉里红
加彩花卉纹水盂

穿纱

西洋穿纱，犹中国刺纱（俗名触纱），而一变其法也。法：用白纱一方，以囊针（囊针及白纱，洋行均有之），穿色绒线，刺花于纱上，不拘何种写图生图案，均可依画穿花。如制女鞋、儿帽、床帷、帐顔、镜片、画轴、台毡等，花纹均堆起如生。

火画

火烙画，其法最古。法用细铁针，握手处装以泥团，防其传热。其针在炉中炙红，画于竹木或石上，则焦痕斑斓可观。日本用酒精灯。钢针连于皮管，皮管连于皮球。一面将针烧红，一面将皮球挤出空气。俟皮管、皮球热后，钢笔传热不退。握笔作画，用可长久，不必屡屡更其笔也。今用竹箸式之铁针十余只，装以木柄，烧于炉中，互相更换，亦火画简便之法也。

木炭画

以焦木炭一条（日本东京小川熊野屋发卖），临画肖像及各种标本。其法但抚取大意，摹拟格式，不求精工。此画前预备功夫不可少也。如画一人，骨

格之高低，面部之正侧，及肌肉之正反，以木炭之浓淡而显出之，于此最为注意。故近视之，则见错乱无规，远望之，则觉深淡得神。故美术学校之木炭画甚为重要也。

该图画室系圆形，中立一人（或坐或立，各种姿势皆可，亦不拘人物、鸟兽），学生皆环坐，画桌用三足架，仅可安放尺幅，以便临抚。如画人面，各就学生一方面观察临写。故一堂学生所绘人面，正反斜侧，各各不同。

油画

用彩色油漆与松节油调和，使之深浅浓淡，各得其宜。或画于漆板，或画于漆布，或画于漆纸，皆可。先将白油漆作地，待其干后，再以彩色涂之。或用几种色者，挨次堆砌，视其深浅合宜为最佳。惟画图基础，方能出色。

油画分二种：一写意法，一工致法。学者当从工致法入手，及纯熟之后，然后画写意法。（油漆，日本小川町熊野屋发卖，每小匣洋二元，上海外国书坊亦有之，惟其价目甚贵，不易购买。）

关于图画之研究

小学之画，应以铅笔为主，毛笔作辅助而已。其理由：

（一）笔端坚固，描写最易。

（二）一线描坏，易于从旁改正。

（三）消除失笔之便易。

（四）附属品简单。

（五）便于联络用器画及手工之作图。

（六）便于理化笔记及作文之关系（东西各国，近有以画图作文题者。文中之意，即画中之象也。或一题作毕后，即以题中之意画于后也）。

（七）便于实物写生（东西各国之写生画，其课堂长方形，学生环坐四周。中置一桌，桌上置实物。各生所画者各不同，因实物有高低左右之别也）。

（八）便于校外教授时记录（教师每率群生，至校外荒野之地。见植物，即使各生观察详细。呼口令排成扇形，各出铅笔以摹之也）。

（九）与垩笔类似，便于摹仿（垩笔即粉笔）。

图画之种类

（一）随意画；

（二）临画；

（三）写生画；

（四）速写画；

（五）记忆画；

（六）默写画；

（七）图案画；

（八）自由画；

（九）补笔画；

（十）订正画；

（十一）透写画；

（十二）改作画。

随意画者，初等小学第一学年所用。无论圆方形，随己意也。

临画者，用画本临摹也。

写生画者，或山或水，或花木，描摹形态，有阴阳明暗之别。

速写画者，如偶见某物，用极单简之速笔，摹其形也。

记忆画者，画以前画过者。无论何物，随各人记忆而画出之。

默写画者，如欲画一桃子，教师不即言明，只云有某物，叶形如何，梗形如何，果形如何，使学生默画之。

图案画者，大抵系工业上所应用之花纹，最有实用，宜极力提倡之。

自由画者，令各生自随己意，欲画何物而画之也。

补笔画者，教师画一物，有意少画几笔，使学生补之。

订正画者，教师所画之画形，有意误画之，使学生订正。

透写画者，即印范本而画也。此法不可常用，恐养成依赖性也。

改作画者，如画成不分浓淡之毛笔画，用铅笔改正其阴阳、明暗、反正之形态也。

手工与图案

将纸折成一物，贴于画图纸旁，按而临之。此手工与图画浑而为一，养成实业思想之起点，谓之手工画。图案则非仅以目前所见之物而摹写之，如欲



苗族蜡染

绘一花纹，不依据旧法，独凭巧思所构。初用画尺、铅笔、圆规三物。翻变花样，运用不穷，由浅及深，非研究用器画不可。要而言之，讲求工艺，此种画最为重要。试看外国花纸样本，五金雕刻，磁器翻新，绸绒提花等类，无一不由此人手。

中西画法之比较

西人之画，以照像片为蓝本，专求形似。中国画以作字为先河，但取神似，而兼言笔法。尝见宋画真迹，无不精妙绝伦。置之西人美术馆，亦应居上乘之列。

中画入手既难，而成就更非易易。自元迄今，称大家者，元则黄、王、倪、吴，明则文、沈、唐、仇、董，国朝则四王及恽、吴，共十五人耳。使中国大家而改习西画，吾决其不三五年，必可比踪彼国之名手。西国名手倘改习中画，吾决其必不能遽臻绝诣。盖凡学中画而能佳者，皆善书之人。试观石田

作画，笔笔皆山谷；瓯香作画，笔笔皆登善。以是类推，他可知矣。若不能书而求画似，夫岂易得哉！是以日本习汉画者极多，不但无一大家，即求一大名家而亦不可得，职此之故，中国画亦分远近。惟当其作画之点，必删除目前一段境界，专写远景耳；西画则不同，但将目之所见者，无论远近，一齐画出，聊代一幅风景照片而已。故无作长卷者。余尝戏谓，看手卷画，犹之走马看山。此种画法，为吾国所独具之长，不得以不合画理斥之。

焦画法

焦画器械，为现在泰西最盛行之画具，又为最良之娱乐。故于绅士淑女间，颇欢迎之。殊不让油绘、水彩画与写真术也。

此器械因药品之作用，以火烧“ブテヂナ”之针，能在木、竹、象牙、角、革、厚和洋纸、天鹅绒等材料上作人物、花鸟、风景、模样（即图案）等，不论中西画法，皆能合式，可随意为之。

但在绒类上，须别用“镘”，套于针笔上。

器械有两种：

第一种：挥发坛，橡皮装送气器、橡皮管、酒精灯、针柄、针笔。



丰子恺《松间音乐队》　李叔同题句

第二种：与第一种同，但不用酒精灯。仅于挥发坛塞子上装成灯头，可以点火，代酒精灯用。

注意，第一种使用法：

先将挥发油入于挥发坛中，将塞子塞好。再将酒精灯点起来，以右手握针柄（针须先冠好），在酒精灯上将针尖烧红为止。再以左手轻轻握送气器数回（但预先必须将橡皮管安在坛上），此时针尖火力加热放炎，酒精灯即可吹灭。但左手须握送空气不绝，则针尖之热炎必不至减少。又握力之强弱，与热炎之强弱有关系，作画时用笔有轻有重，须以握力为之也。

炭画法

用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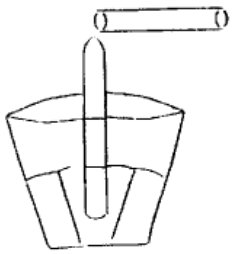
炭笔　炭笔略分三号（又名画图铅）：一号坚而淡，用画轻细线；二号乃通用者；三号软而黑，用画深浓处。

纸卷皮卷　用灰色纸卷制成者，谓之纸卷；用鹿皮制成者，谓之皮卷。皆藉以染炭笔之煤也。其深浓处，可用纸卷以加重，轻淡处则用皮卷以擦匀。

炭画放大法　放照欲求逼肖，须用九宫格，将干板浸入苏打水内，干板即成透明（软片及千层纸亦可）。将有药一面划成方格，乃为放照之主要品。

炭画保存法　将画成之照，取直蜡丁宜（洋菜及石花菜亦可）溶化于水，再加酒精十分之三，取其易干，用喷水管吹入画面，庶炭不脱落，可保久存。

注意　喷水管之制法，将细玻管两版，一长一短，合成曲尺形，长者一端略尖，其式如图：



普通图画教育

是编前半，大致据黑田氏在经纬学堂所讲述者为蓝本。后半则多采他家之说，或加以管见。行文力求浅显，便初学也。初次起稿，信手挥写，不分章节。俟他日全编脱稿后，当再加以订正也。

图画为一种专门之学问，高深精微，无穷无尽。非吾辈浅学者所敢妄论，今择其关于普通教育之浅近者，述之如下：

图画与教育之关系及其方法

各科学非图画不明，故教育家宜通图画。学图画尤当知其种种之方法。如画人体，当知其筋骨构造之理，则解剖学不可不研究。如画房屋与器具，当知其远近距离之理，则远近法不可不研究。又，图画与太阳有最切之关系，太阳光线有七色，图画之用色即从此七色而生，故光学不可不研究。此外又有美术史、风俗史、考古学等，亦宜知其大略。

图画之目的

（甲）随意　凡所见之物，皆能确实绘诸纸上，故凡名山大川、珍奇宝物，人力所不能据为己有者，图画家则可随意掠夺其形色，绘入寸帧。长房缩地之术，愚公移山之能，图画家兼擅之矣。

（乙）美感　图画最能感动人之性情。于不识不知间，引导人之性格入于高尚优美之境。近世教育家所谓“美的教育”，即此方法也。

第三编　人生散记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讲录

自今日始，讲三日。先说此次讲经之方法。

《心经》虽仅二百余字，摄全部佛法。讲非数日、一二月，至少须一年。今讲三日岂能尽，仅说简略大意，及用通俗的浅显讲法（无深文奥义，不释名相，一解大科）。

效果

一，令粗解法者及未学法者皆稍得利益。

二，又对常人（已信佛法）仅谓《心经》为空者加以纠正。

三，又对常人（未信佛法）谓佛法为消极者加以辨正。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唐代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罣碍。无罣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



敦煌 45 窟
佛像

先经题，后经文。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经题前七字为别题，后一字为总题。

般若：梵语也。译为智慧：

常人之小智小慧……
学者之俗智俗慧……
二乘之空智空慧……
——非

照见五蕴皆空，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之大智大慧。

小智慧（小聪明、小巧）：亦云有智慧，与佛法相远。
俗智慧（研学问，上等人甚好）：亦云有智慧，但与佛法无涉。
空智慧：小乘人。

波罗蜜多：译为到彼岸（就一事之圆满成功言）。

若以渡河为喻——

动身处：此岸。

欲到处：彼岸。

以舟渡河竟：到彼岸。

约法言之——

此岸：轮回生死。须依般若舟乃能渡到彼岸。

彼岸：圆满佛果而离苦得乐。

心：有数释。一释心乃比喻之辞，即是般若波罗蜜多之心（心为一身之必要，此经为般若之精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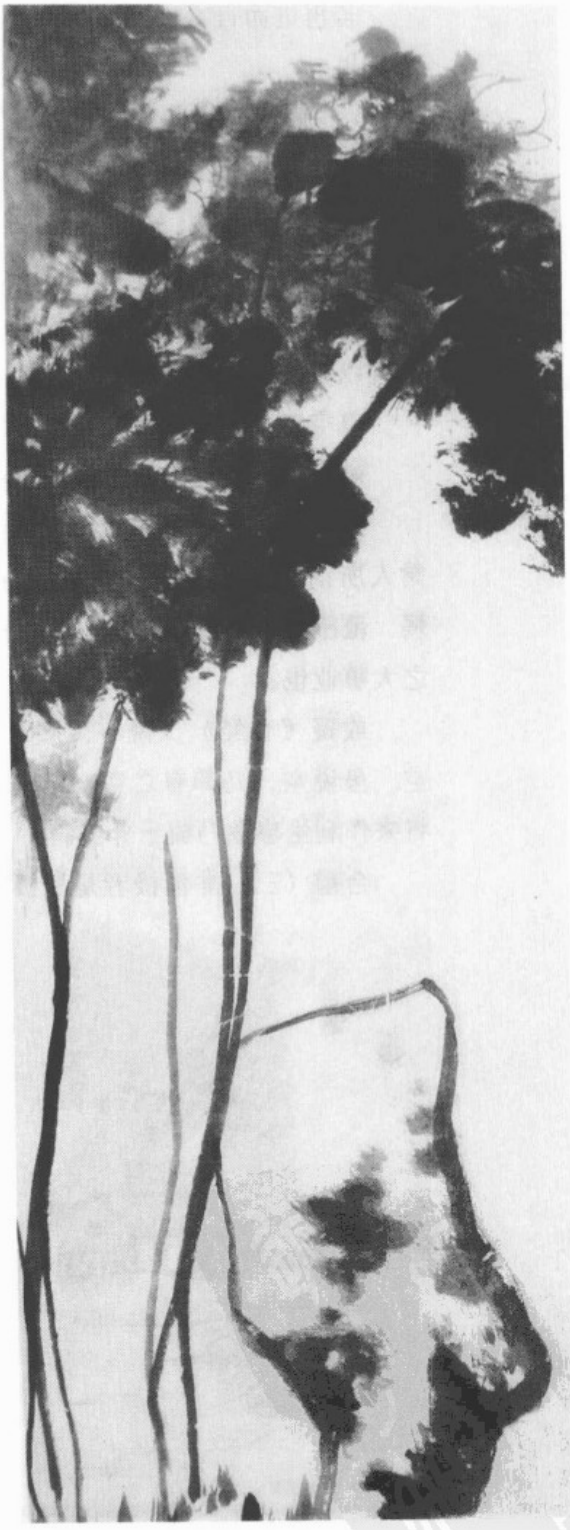
引证：《大般若经》云：余经犹如枝叶，般若犹如树根。又云：不学般若波罗蜜多，证得无上正等菩提，无有是处。又云：般若波罗蜜多能生诸佛，是诸佛母。

案：般若部于佛法中，甚为重要。佛说法四十九年，说般若者二十二年。而所说《大般若经》六百卷，亦为藏经中最大之部。《心经》虽二百余字，能包六百卷《大般若》义，毫无遗漏。故曰心也。

经：梵语修多罗，此翻契经。契为契理契机；经为贯穿摄化。经者：织物之直线也，与横线之纬对。此外尚有种种解释。此经有数译（七译），今常诵者为唐三藏法师玄奘所译。

已略释经题竟（于讲正文之前先应注意者）。

研习《心经》者，最应注意不可著空见。因常人闻说空义，误以为著空之见。此乃大误，且极危险！经云：宁起有见如须弥山，不起空见如芥子许。因起有见者著有而修善业，犹报在人天；若著空见者拨无因果，则直趣泥犁。故断不可著空见也。



[清] 八大山人　荷石图

若再进而言之，空见既不可著，有见亦非尽善。应一不著有二亦不著空乃为宜也。

（一）若著有者：执人我皆实有。既分人我，则有彼此，不能大公无私，不能有无我之伟大精神。故不可著有。须忘人我，乃能成就利生之大事业。

（二）若著空：如前所说，拨无因果且不谈。即二乘人仅得空慧而著偏空者，亦不能作利生事业也。

故佛经云：真空（非偏空，偏空不真）、妙有（非实有，实有不妙）——常人以为空有相反，今乃相合。

真空者：即有之空。虽不妨假说有人我，但不执著其相。

妙有者：即空之有。虽不执著其相，亦不妨假说有人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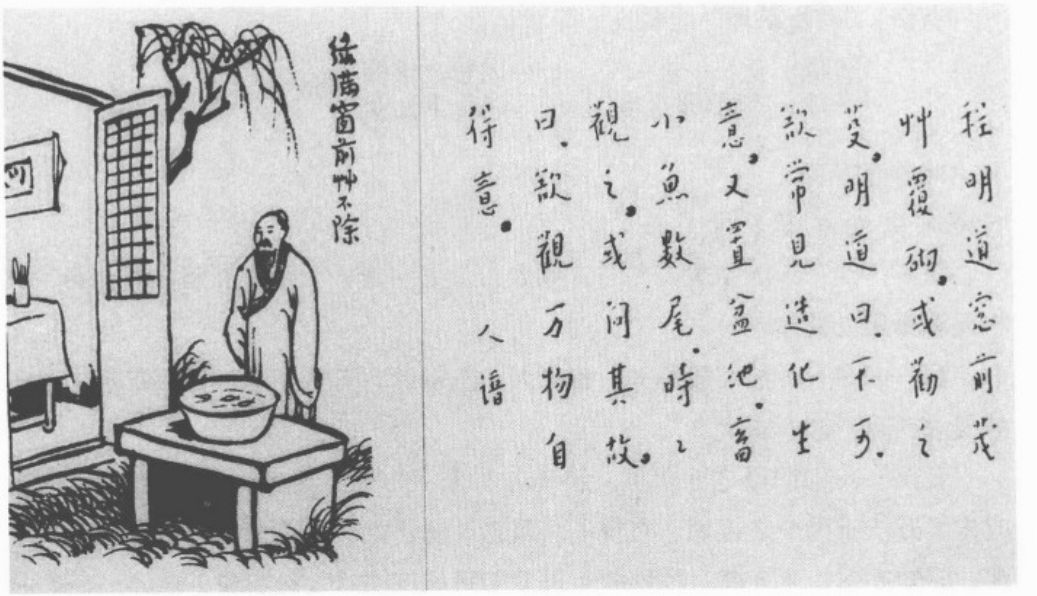
如是终日度生，实无所度。虽无所度，而又决非弃舍不为。若解此意，则常人所谓利益众生者：能力薄弱，范围小，时不久，不彻底；若欲能力不薄弱、范围大者，须学佛法。了解真空妙有之理，精进修行，如此乃能完成利生之大事业也。

或疑《心经》少说有、多说空者：因常人多著于有，对症下药，故多说空。虽说空，乃即有之空，是真空也。若见此真空，即真空不空。因有此空，将来作利生事业乃成十分美满。

合前（三）非消极者是积极，当可了然。世人之积极，不过积极于暂时。



丰子恺《无声的感谢》　李叔同题句



丰子恺《绿窗》　李叔同题句

佛法乃永久。

般若法门具有空与不空二义，以无所得，故以前之经文皆从般若之空一方面说。依此空义，于常人所执著之妄见，打破消灭一扫而空，使破坏至于彻底。菩提萨教埵以下，是从般若不空方面说。复依此不空义，而炽然上求佛法，下化众生，以完成其圆满之建设。

亦犹世间行事，先将不良之习惯等一一推翻，然后良好建设乃得实现也。世有谓佛法唯是消极者，皆由不知佛法之全系统及其精神所在，故有此误解也。

今讲正文，讲时分科。今唯略举大科不细分。

心经大科 { 初显了般若——初经家叙引。
二秘密般若——二正说般若。

再就说法之由序言（此译本不详），按宋施护译本先云：世尊在灵鹫山中入三摩提（三昧，译言正定等）。舍利子白观自在菩萨言：若有欲修学甚深般若法门者，当云何修学？而观自在菩萨遂说此经云。

观自在菩萨（正文）

观自在（即观世音） { 约智 { 观理事无碍之境而了达自在 } …自利之妙用
约悲 { 观一切众生之机而化度自在 } …利他之妙用 } 智慧双运，自利利他，故得观自在之名。

菩萨："菩提萨埵"之省文，是梵语。

菩提：觉……以智上求佛法
萨埵：有情(即众生)……以悲下化众生
} 故称菩提萨埵。

此外有多释。

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正文）

深——浅……人空般若——二乘人人。人空者，人体为五蕴之假和合，其中无有真实之我体。

深——深……法空般若——菩萨人。法空者，五蕴亦空，如后所明。

照见五蕴皆空（正文）

五蕴——即旧译之五阴也。世间万法无尽！欲研高深哲理及正当人生观，应先于万法有整个之认识，有统一之概念。佛法既含有高深之哲理及正当人生观，应知亦尔。此五蕴，即佛教用以总括世间万法者。故仅研五蕴，与研究一切万法无异。蕴者蕴藏积聚也。五蕴：亦称为五法聚。亦即五类之义，乃将一切精神物质之法归纳入此五类中也。

五蕴
- 色蕴：障碍义　即一切相障有碍之处境，与物质之义相似而较广——境处。
- 受蕴：领纳义　即对于外境或苦或乐及不苦不乐等之感受。此与今时人所习用之感情一词（即是随官感印象而生之官感感情）甚合。若作了别解之感觉释之则非，因了别乃属识蕴也。
- 想蕴：取像义　即取著感受之印象而思想。
- 行蕴：造作义　即对外境之动作。
- 识蕴：了别义　即了别外境，变出外境之本体。

内心

由外境色……而感著种种受。
由种种受……而引起种种想。
由种种想……而发起种种行。
由种种行……而熏习内心之识。
由内心之识……而变成外境之色。

轮转
生死
循环
不绝



空：此空之真理及境界，须行深般若时，乃能亲见实证。今且就可能之范围略说——

涵養冲靈便是身世學問
省除煩惱俯等心性安和
不近人情舉是盡是危機
不體物情一生俱成夢境



李叔同书作

五蕴中最难了解其为空者，即色蕴。因有物质有阻碍，似非空也。凡夫迷之，认为实有，起诸分别。其实乃空，且举二义：

（一）无常　若色真实不虚者，应常恒不变。但外境之色蕴，乃息息变动。山河大地因有沧海桑田之感；即我自身，今年去年、今月上月、今日昨日，所谓我者，亦不相同。即我鼻中出入息：此一息我，非前一息我；后一息我，非此一息我。因于此一息中，我身已起无数变化。最显者我全身之血，因此一呼吸，遂变其性质成份位置及工作也。若进言之，匪惟一息有此变化，即刹那刹那中亦悉尔也。既常常变化，故知是空。

（二）所见不同若色真实不空者，应何时何人所见悉同？但我等外境之色蕴，乃依时依人而异。

如恒河水 { 鱼龙认为窟宅
天众认为琉璃
人间认为波流
饿鬼认为猛焰 } 皆依其识而所见不同

故外境之色，唯是我识妄认，非有真实。有如喜时，觉天地皆春；忧时觉景物愁惨。于同一境中，一喜一忧，所见各异。既所见不同，故知是空。既知色空，其他无物质无阻碍之受想行识，谓为是空可无疑矣。照见者非肉眼所见，明见也。

上略举二义，未能详尽。

度一切苦厄（正文）

苦：生死苦果。

厄：烦恼苦因，能厄缚众生。

此二皆由五蕴不空而起。由妄认五蕴不空，即生贪嗔痴等烦恼。由有烦恼，即种苦因，由种苦因，即有苦果。

度：若照见五蕴皆空，自能解脱一切苦厄。解脱者，超出也。

以上为结经家叙引，以下乃正说般若。皆观自在菩萨所说，故先呼舍利子名。

舍利子（正文）

是佛之大弟子。舍利：此云百舌鸟。其母辩才聪利，以此鸟为名。百舌鸟又依母为名，故名舍利子。以上皆依法华玄赞释。

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正文）

即前云五蕴皆空之真理，以五蕴与空对观，显明空义。能知色不异空，无

声色货利可贪，无五欲尘劳可恋，即出凡夫境界；能知空不异色、不入二乘涅槃而化度众生，即出二乘境界。如是乃菩萨之行也。故应于不异与即是二义详研，不得仅观空之一边，乃善学般若者也。

不异：粗浅色与空互较不异，仍是二事。

即是：深蜜色与空相。即空依色，色依空，非空外色，非色外空。乃是一事。

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正文）

受想行识不异空，空不异受想行识。

受想行识即是空，空即是受想行识。

以上所云不异，即是二者观之。五蕴乃根本空、彻底空。

又由此应知前云之空
- 非
  - 断灭空
  - 偏空
  - 离有之空
  - 与有对立之空
- 是
  - 即有即空
  - 不空而空之空
  - 离空有二边之空

舍利子是诸法空相（正文）

诸法：前言五蕴，此言诸法，无有异也。

空相：此相字宜注意，上段说诸法空性，此处说诸法空相。所谓空者，非是但空，是诸法之上有所显之空，是离空有二边之空。最宜注意。

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正文）

世间诸法由凡夫观之五蕴不空有
- 出生/消灭 > 体：菩萨依般若之妙用，既照见五蕴皆空，则无生灭诸相。故云不生等也。
- 垢染/清净 > 相：生灭等相←起分别心←执著我见←五蕴不空。
- 增加/减少 > 用：五蕴空→不执著我见→不起分别心→诸法空相不生不灭等。

由此可知，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众生即佛；而不厌离生死、怖畏烦恼、舍弃众生，乃能证不生等境界。如此乃是菩萨，乃是般若，乃是自在。

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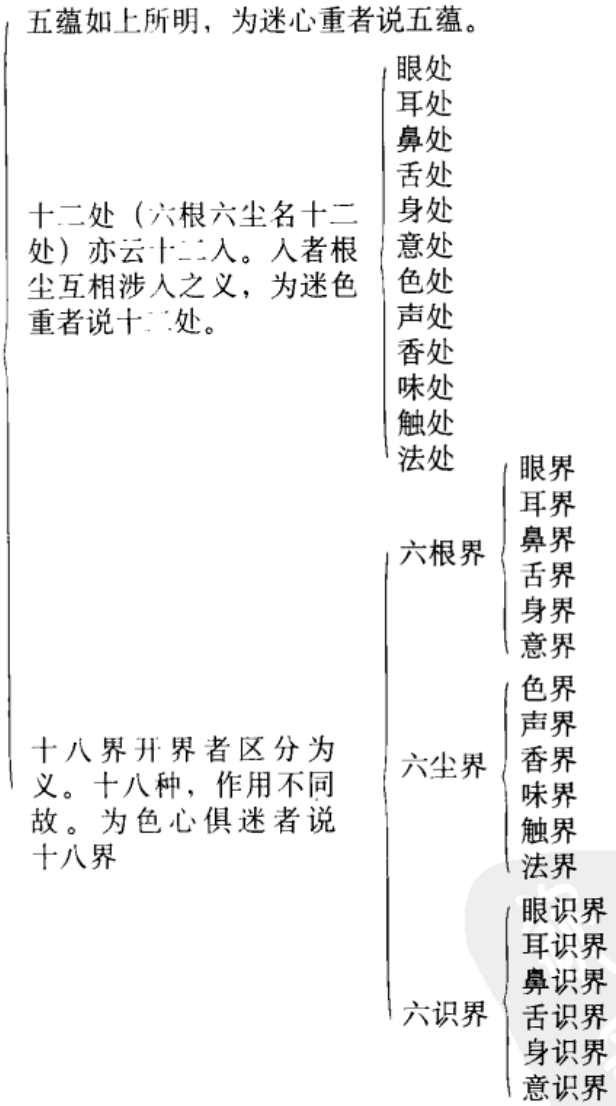
无意识界（正文）

以下广说五蕴皆空之义，分为三段：

（一）空凡夫法（经文）　是故空中无色乃至无意识界。

（二）空二乘法（经文）　无无明乃至无苦集灭道。

（三）空大乘法（经文）　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



虽分三科，皆总括一切法而说。因学者根器不同，而开合有异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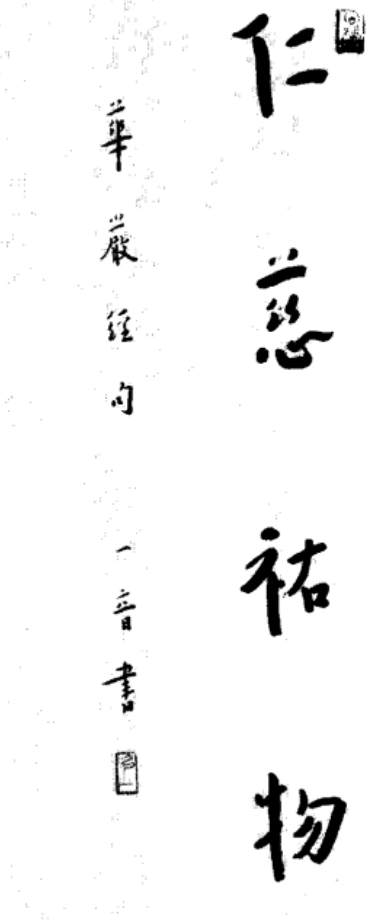
蕴处界三科经文
- 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 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
- 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

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正文）

此乃空二乘法。上四句约缘觉言，下一句约声闻言。缘觉者：常观十二因缘而悟道；声闻者（闻佛声教）：观四谛而悟道。

十二因缘
- 无明、行 } 过去所作之因
- 识、名色、六入、触、受 } 现在所受之果
- 爱、取、有 } 现在所作之因
- 生、老死 } 未来所受之果

此十二因缘，乃说人生之生死苦果之起源及次序。藉流转还灭二门，以显示世间及出世间法。流转者：无明乃至老死之世间法；还灭者：无明尽乃至老死尽之出世间法。若行般若者，世间法空。故经云：无无明乃至无老死。出世间法亦空。故经云：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尽。



李叔同书《华严经》句

四谛（谛者真）
- 苦谛　生死报——世间苦果
- 集谛　烦恼业——世间苦因
- 灭谛　涅槃果——出世间乐果
- 道谛　菩提道——出世间乐因

亦分二门。前二流转，后二还灭。若行般若者，世间及出世间法皆空。故经云：无苦集灭道。

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正文）

此乃空大乘法。大乘菩萨求种种智，以期证得佛果，故超出声闻缘觉之境界。但所谓智所谓得，皆不应执著。所谓智者，用以破迷。迷时说有智，悟时即不待言，故云“无智”。所谓得者，乃对未得而言；既得之后，便知此事，本来具足，在凡不灭，在圣不增，亦无所谓得，故云“无得”。



观音像

以无所得故一句，证其空之所以。以上经文中，无字甚多，亦应与前空字解释相同。乃即有之无非寻常有无之无也。若常人观之，以为无所得，则实有无所得在；即有一无所得可得，非真无所得也。若真无所得，或亦即是有所得。观下文所云佛与菩萨所得可知。

菩提萨埵乃至三藐三菩提。菩提萨埵等：说菩萨乘依般若而得之益；三世诸佛等：说佛乘依般若而得之益。

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罣碍无罣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正文）

菩提萨埵：即菩萨之具文。

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正文）

阿耨多罗者：无上也；三藐三菩提者：正等正觉也。

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正文）

咒者：秘密不可思议，功能殊胜。此经是经，而今又称为咒者，极言其神效之速也。

是大神咒者：称其能破烦恼，神妙难测。

是大明咒者：称其能破无明，照火痴暗。

是无上咒者：称其令因行满，至理无加。

是无等等咒者：称其令果德圆，妙觉无等。

真实不虚者：约般若体。

能除一切苦者：约般若用。

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正文）

以上说显了般若竟，此说秘密般若。般若之妙义妙用，前已说竟。尚有难于言说思想者，故续说之。咒文依例不释，但当诵持，自获利益。

岁次戊寅二月十八日写讫。依前人撰述略录，未及详审，所有误处，俟后改正。演音记。

佛法十疑略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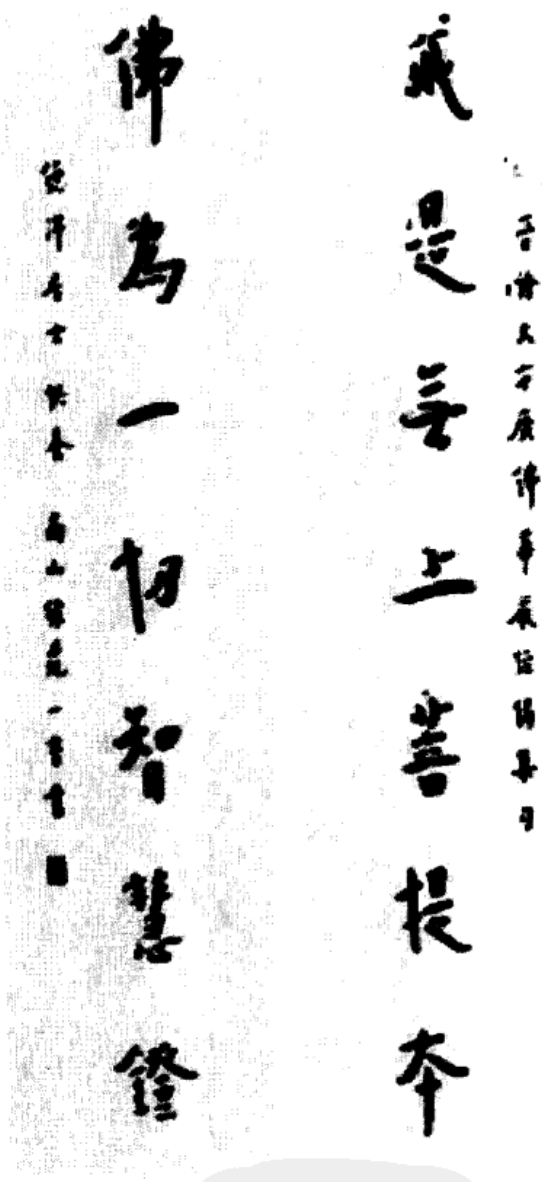
欲挽救今日之世道人心，人皆知推崇佛法。但对于佛法而起之疑问，亦复不少。故学习佛法者，必先解释此种疑问，然后乃能着手学习。

以下所举十疑及解释，大半采取近人之说而叙述之，非是讲者之创论。所疑固不限此，今且举此十端耳。

一　佛法非迷信

近来，知识分子多批评佛法谓之迷信。

我辈详观各地寺庙，确有特别之习惯及通俗之仪式；又将神仙鬼怪等混入佛法之内，谓是佛法正宗。既有如此奇异之现相，也难怪他人谓佛法是迷信。但佛法本来面目则不如此，决无崇拜神仙鬼怪等事。其仪式庄严，规矩整齐，实超出他种宗教之上。又佛法能破除世间一切迷信，而与以正信，岂有佛法即是迷信之理？！故知他人谓佛法为迷信者，实由误会。倘能详察，自不至有此批评。



李叔同书集佛经联

二　佛法非宗教

或有人疑佛法为一种宗教，此说不然。

佛法与宗教不同。近人著作中常言之，兹不详述。应知佛法实不在宗教范围之内也。

三　佛法非哲学

或有人疑佛法为一种哲学，此说不然。

哲学之要求在求真理，以其理智所推



李叔同书联

测而得之某种条件，即谓为真理。其结果有一元、二元、唯心、唯物种种之说。甲以为理在此，乙以为理在彼，纷纭扰攘，相非相谤。但彼等无论如何尽力推测，总不出于错觉一途。譬如盲人摸象，其生平未曾见象之形状，因其所摸得象之一部分，即谓是为象之全体。故或摸其尾——便谓象如绳，或摸其背——便谓象如床，或摸其胸——便谓象如地。虽因所摸处不同而感觉互异，总而言之，皆是迷惑颠倒之见而已。

若佛法则不然。譬如明眼人能亲见全象，十分清楚，与前所谓盲人摸象者迥然不同。因佛法须亲证“真如”，了无所疑，决不同哲学家之虚妄测度也。

何谓“真如”之意义？真真实实，平等一如，无妄情，无偏执，离于意想分别——即是哲学家所欲了知之宇宙万有之真相及本义也。夫哲学家欲发明宇宙万有之真象及本体，其志诚为可嘉；第太无方法，致罔废心力，而终不能达到耳。

以上所说之佛法非宗教及哲学，仅略举其大概。若欲详知者，有南京支那内学院出版之《佛法非宗教非哲学》一卷，可自详研，即能洞明其奥义也。

四　佛法非违背于科学

常人以为佛法重玄想，科学重实验，遂谓佛法违背于科学。此说不然。

近代科学家持实验主义者，有两种意义：

一是根据眼前之经验，彼如何，即还彼如何——毫不加以玄想。

二是防经验不足恃，即用人力改进，以补通常经验之不足。

佛家之态度亦尔。彼之“戒”“定”“慧”三无漏学，皆是改进通常之经验。但科学之改进经验重在客观之物件，佛法之改进经验重在主观之心识。如人患目病，不良于视，科学只知多方移置其物，以求一辨；佛法则努力医治其眼，以求复明。两者虽同为实验，但在治标治本上有不同耳。

关于佛法与科学之比较，若欲详知者，乞阅上海开明书店代售之《佛法与科学之比较研究》。著者王小徐，曾留学英国，在理工专科上迭有发见，为世界学者所推重。近以其研究理工之方法，创立新理论，解释佛学，因著此书也。

五　佛法非厌世

常人见学佛法者，多居住山林之中，与世人罕有往来，遂疑佛法为消极的厌世的。此说不然。

学佛法者，固不应迷恋尘世，以贪求荣华富贵，但亦决非是冷淡之厌世者。因学佛法之人，皆须发“大菩提心”，以一般人之苦乐为苦乐，抱热心救世之弘愿。不唯非消极，乃是积极中之积极者。虽居住山林中，亦非贪享山林之清福，乃是勤修“戒”“定”“慧”三字，以预备将来出山救世之资具耳，与世俗青年学子在学校读书，为将来任事之准备者甚相似。

由是可知，谓佛法为消极厌世者实属误会。

六　佛法非不宜于国家之兴盛

近来，爱国之青年信仰佛法者少。彼等谓：佛法传自印度，而印度因此衰亡，遂疑佛法与爱国之行动相妨碍。此说不然。

佛法实能辅助国家，令其兴盛，未尝与爱国之行动相妨碍。印度古代有最信仰佛法之国王，如阿育王、戒日王等，以信佛故，而统一兴盛其国家。其后婆罗门等旧教复兴，佛法渐无势力，而印度国家乃随之衰亡——其明证也。

七　佛法非能灭种

常人见僧尼不婚不嫁，遂疑人人皆信佛法，必致灭种。此说不然。

信佛法而出家者，乃为僧尼。此实极少之数。以外大多数之在家信佛法者，

仍可婚嫁如常。佛法中之僧尼，与他教之牧师相似，非是信徒皆应为牧师也。

八　佛法非废弃慈善事业

常人见僧尼唯知弘扬佛法，而于建立大规模之学校、医院、善堂等利益社会之事未能努力，遂疑学佛法者废弃慈善事业。此说不然。

依佛经所载，布施有二种：一曰财施，二曰法施。出家之佛徒，以法施为主，故应多致力于弘扬佛法，而以余力提倡他种慈善事业。若在家之佛徒，则财施与法施并重，故在家居士多努力作种种慈善事业。近年以来，各地所发起建立之佛教学校、慈儿院、医院、善堂、修桥、造凉亭，乃至施米、施衣、施钱、施棺等事，皆时有所闻。但不如他教仗外国慈善家之财力，所经营者规模阔大耳。

九　佛法非是分利

近今经济学者，谓“人人能生利，则人类生活发达，乃可共享幸福。”因专注重于生利，遂疑信仰佛法者，唯是分利而不生利，殊有害于人类。此说亦不免误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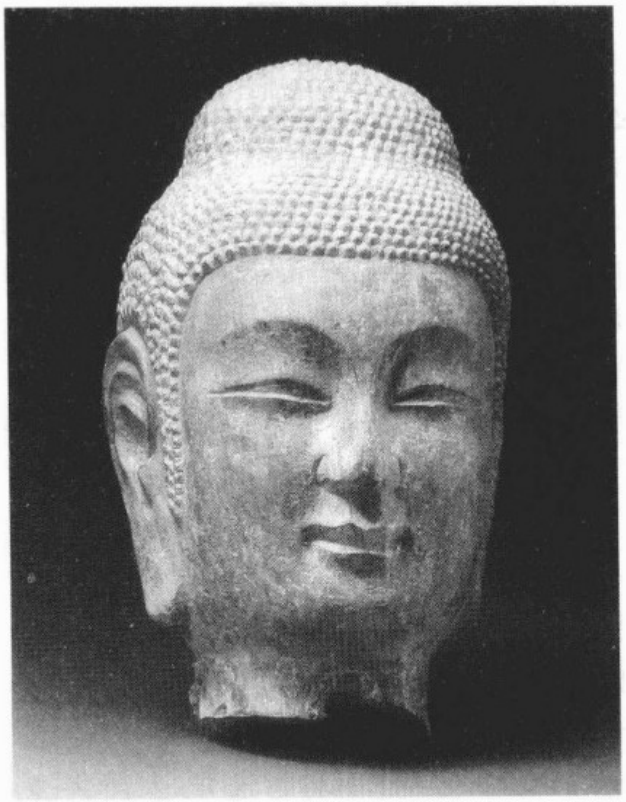
若在家人信仰佛法者，不碍于职业，士农工商皆可为之。此理易明，可毋庸疑。若出家之僧尼，常人观之，似为极端分利而不生利之寄生虫。但僧尼亦何尝无事业？！僧尼之事业，即是弘法利生。倘能教化世人，增上道德，其间接直接有真实大利益于人群者正无量矣！

十　佛法非说空以灭人世

常人因佛经中说“五蕴皆空”“无常若空”等，因疑佛法只一味说空，若信佛法者多，将来人世必因之而消灭。此说不然。

大乘佛法，皆说“空”及“不空”两方面。虽有专说“空”时，其实亦含有“不空”之义。故须兼说“空”与“不空”两方面，其义乃为完足。

何谓“空”及“不空”？“空”者是无我，“不空”者是救世之事业。虽知无我，而能努力作救世之事业，故“空”而“不空”；虽努力作救世之事业，而决不执着有我，故“不空”而“空”。如是真实了解，乃能以无我之伟大精神，而作种种之事业无有障碍也。



青州佛头像

又若能解此义，即知常人执着我相而作种种救世事业者，其能力薄，范围小，时间促，不彻底；若欲能力强，范围大，时间久，最彻底者，必须于佛法之空义十分了解。如是所作救世事业乃能圆满成就也。故知所谓“空”者，即是于常人所执着之我见，打破消灭，一扫而空。然后以无我之精神，努力切实作种种之事业。亦犹世间行事，先将不良之习惯等，一一推翻，然后良好之建设乃得实现。信能如此，若云牺牲，必定真能牺牲；若云救世，必定真能救世。由是坚坚实实，勇猛精进而作去，乃可谓伟大！乃可谓彻底！

所以真正之佛法，先须向“空”上立脚，而再向“不空”上作去，岂是一味说“空”而消灭人世耶！

以上所说之十疑及释义，多是采取近人之说，而叙述其大意。诸君闻此，应可免除种种之误会。若佛法中之真义，至为繁广，今未能详说。惟冀诸君，从此以后，发心研究佛法。请购佛书，随时阅览，久之自可洞明其义。是为余所厚望焉！

佛法宗派大概

关于佛法之种种疑问，前已略加解释。诸君既无所疑惑，思欲着手学习，必须先了解佛法之各种宗派乃可。

原来佛法之目的是求觉悟，本无种种差别。但欲求达到觉悟之目的地以前，必有许多途径。而在此途径上，自不妨有种种宗派之不同也。

佛法在印度古代时，小乘有各种部执；大乘虽亦分“空”“有”二派，但未别立许多门户。吾国自东汉以后，除将印度所传来之佛法精神完全承受外，并加以融化广大于中华民族文化之伟大悠远基础上，更开展中国佛法之许多特色。至隋唐时，便渐成就大小乘各宗分立之势。今且举十宗而略述之。

一　律宗——又名南山宗

唐代终南山道宣律师所立。依《法华》、《涅槃》经义，而释通小乘律立圆宗戒体。正属出家人所学，亦明在家五戒、八戒等。

唐时盛，南宋后衰。今渐兴。



人非聖賢孰無過
猶如素衣偏著塵
改過自新若衣拭塵
一念慈心天下歸仁

丰子恺《忏悔》　李叔同题句

二　俱舍宗

依《俱舍论》而立。分别小乘名相甚精，为小乘之相宗。欲学大乘法相宗者，固应先学此论。即学他宗者，亦应以此为根柢。不可以其为小乘而轻忽之也。

陈隋唐时盛弘，后衰。

三　成实宗

依《成实论》而立。为小乘之空宗，微似大乘。

六朝时盛，后衰。唐以后殆罕有学者。

以上二宗，即依二部论典而形成，并由印度传至中土。虽号称宗，然实不过二部论典之传、持、授、受而已。

以上二宗属小乘，以下七宗皆是大乘。律宗则介于大小乘之间。

四　三论宗——又名性宗。又名空宗

三论者，即《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是三部论皆依《般若经》而造。姚秦时，龟兹国鸠摩罗什三藏法师来此土弘传。

唐初犹盛，以后衰。

五　法相宗——又名慈恩宗。又名有宗

此宗所依之经论，为《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等。唐玄奘法师盛弘此宗。又糅合印度十大论师所著之《唯识三十颂之解释》而编纂成《唯识论》十卷，为此宗著名之典籍。此宗最要！无论学何宗者皆应先学此，以为根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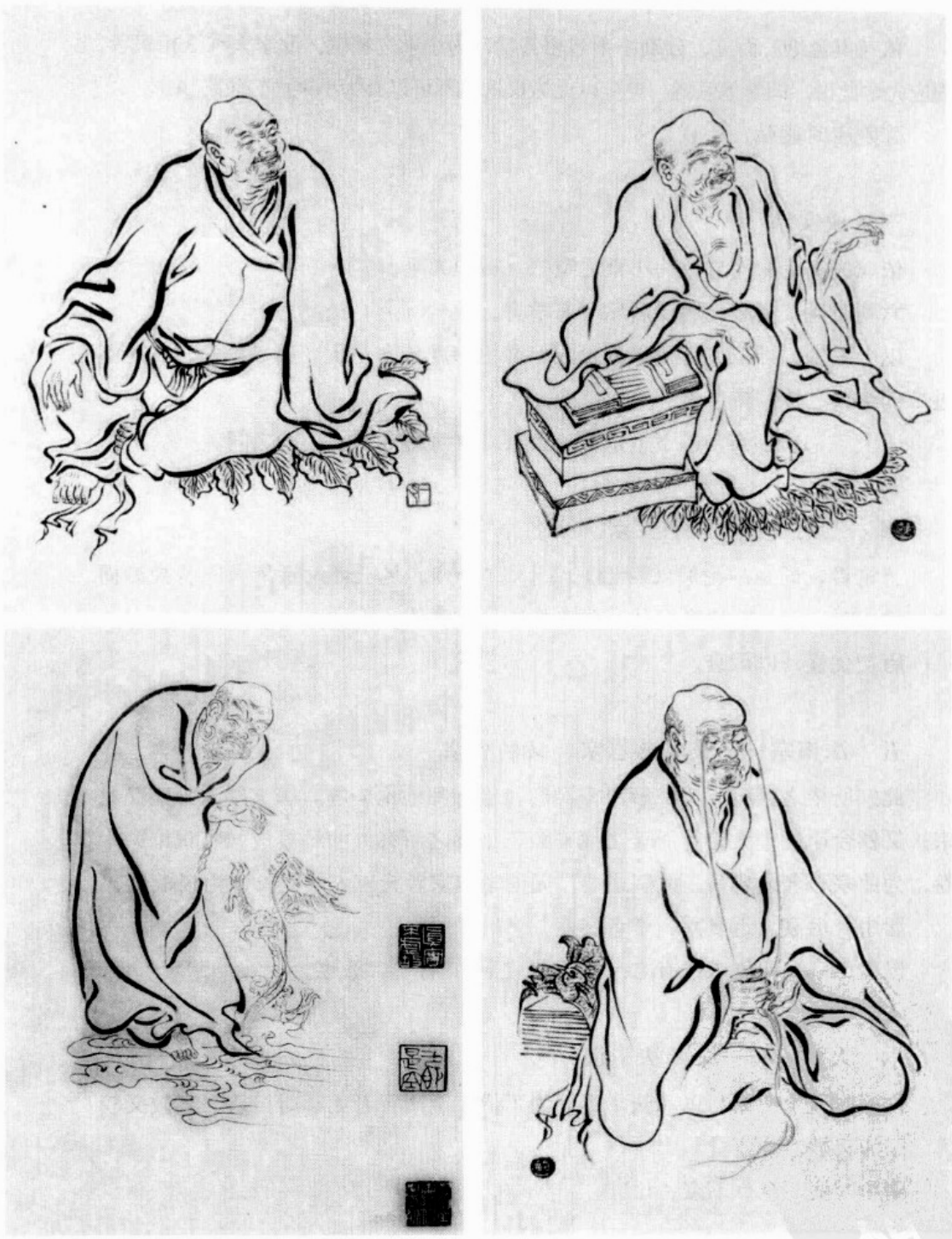
唐中叶后衰。近复兴，学者甚盛。

以上二宗，印度古代有之。即所谓“空”“有”二派也。

六　天台宗——又名法华宗

六朝时此土所立，以《法华经》为正依。至隋智者大师时极盛。其教义较前二宗为玄妙。

隋唐时盛，至今不衰。



李叔同绘十八罗汉四幅

七　华严宗——又名贤首宗

唐初此土所立，以《华严经》为依。至唐贤首国师时而盛，至清凉国师时而大备。此宗最为广博，在一切经法中称为教海。

宋以后衰。今殆罕有学者，至可惜也。

八　禅宗

梁武帝时，由印度达摩尊者传至此土。斯宗虽不立文字，直明实相之理体。而有时却假用文字上之教化方便，以弘教法。如《金刚》、《楞伽》二经，即是此宗常所依用者也。

唐宋时甚盛，今衰。

九　密宗——又名真言宗

唐玄宗时，由印度善无畏三藏、金刚智三藏先后传入此土。斯宗以《大日经》、《金刚顶经》、《苏悉地经》三部为正所依。

元后即衰。近年再兴，甚盛。

在大乘备宗中，此宗之教法最为高深，修持最为真切。常人未尝穷研，辄轻肆毁谤，至堪痛叹。余于十数年前，唯阅《密宗仪轨》，亦尝轻致疑议。以后阅《大日经疏》，乃知密宗教义之高深，因痛自忏悔。愿诸君不可先阅《仪轨》，应先习经教，则可无致疑惑唉！

十　净土宗

始于晋慧远大师，依《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而立。三根普被，甚为简易，极契末法时机。明季时，此宗大盛。至于近世，尤为兴盛，超出各宗之上。

以上略说十宗大概已竟。大半是摘取近人之说，以叙述之。就此十宗中，有小乘大乘之别。而大乘之中，复有种种不同。吾人于此，万不可固执成见，而妄生分别。因佛法本来平等无二，无有可说。即佛法之名称亦不可得。于不可得之中，而建立种种差别佛法者，乃是随顺世间众生以方便建立。因众生习染有浅深，觉悟有先后，而佛法亦依之有种种差别，以适应之。譬如世间患病

者，其病症千差万别，须有多种药品以适应之，其价值亦低昂不等。不得仅尊其贵价者，而废其他廉价者。所谓药无贵贱，愈病者良。佛法亦尔。无论大小权实渐顿显密，能契机者，即是无上妙法也。故法门虽多，吾人宜各择其与自己根机相契合者而研习之，斯为善矣！

佛法学习初步

佛法宗派大概，前已述说。或谓高深教义，难解难行，非利根上智，不能承受。若我辈常人欲学习佛法者，未知有何法门？能使人人易解，人人易行，毫无困难，速获实益耶？

案佛法宽广，有浅有深。故古代诸师皆判“教相”以区别之。依唐代圭峰禅师所著《华严原人论》中，判立五教——

（一）人天教。

（二）小乘教。

（三）大乘法相教。

（四）大乘破相教。

（五）一乘显性教。

以此五教，分别浅深。若我辈常人易解易行者，唯有“人天教”也。其他四教，义理高深，甚难了解。即能了解，亦难实行。故欲普及社会，又可补助世法，以挽救世道人心，应以“人天教”最为合宜也。

人天教由何而立耶！

常人醉生梦死，谓富贵贫贱吉凶祸福皆由命定，不解因果报应；或有解因果报应者，亦唯知今生之现报而已。若如是者，现生有恶人富而善人贫，恶人寿而善人夭，恶人多子多孙而善人绝嗣，是何故欤？因是，佛为此辈人说三世业报、善恶因果——即是人天教也。

今就三世业报及善恶因果，分为二章详述之。

一　三世业报

三世业报者：现报、生报、后报也。

（一）现报——今生作善恶，今生受报。

（二）生报——今生作善恶，次一生受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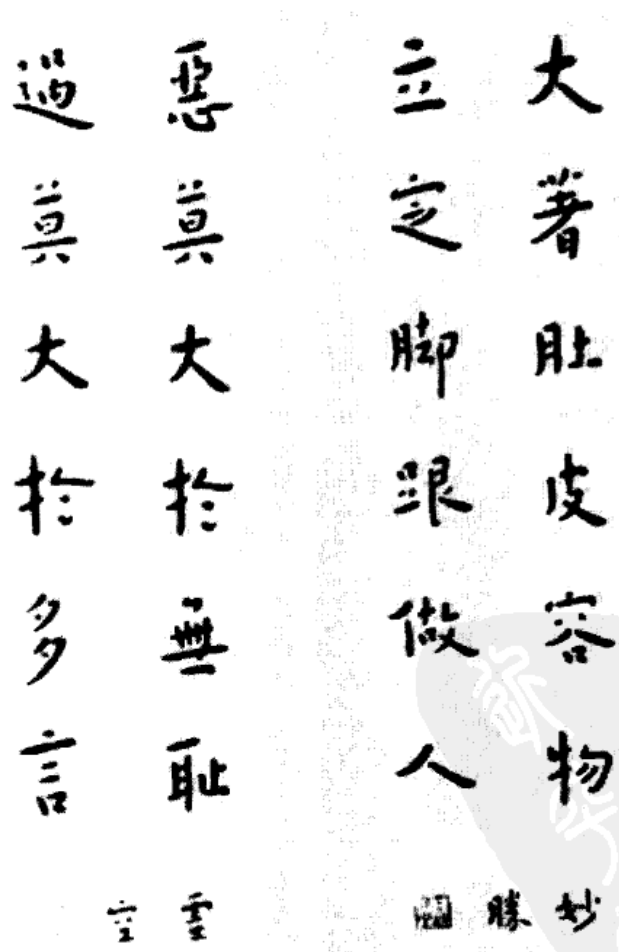
（三）后报——今生作善恶，次二三生、乃至未来多生受报。

由是而观，则恶人富善人贫等，决不足怪！吾人唯应力行善业，即使今生不获良好之果报，来生再来生等必能得之。万勿因行善而反遇逆境，遂妄谓行善无有果报也。

二　善恶因果

善恶因果者：恶业、善业、不动业。此三者是其因；果报有六，即六道也。

恶业善业，其数甚多，约而言之，各有十种——如下所述。不动业者，即修习上品十善，复能深修禅定也。



今以三因六果列表如下：

（一）恶　业｛上品 — — — —地狱
　　中品 — — — —畜牲
　　下品 — — — —鬼
（二）善　业｛上品 — — — —阿修罗
　　中品 — — — —人
　　下品 — — — —欲界天
（三）不动业｛上品 — — — —色界天
　　次品 — — — —无色界天｝天｝六道

今复举恶业善业，别述如下。

恶业有十种：

（一）杀生

（二）偷盗

（三）邪淫

（四）妄言

（五）两舌

（六）恶口

（七）绮语

（八）悭贪

（九）瞋恚

（十）邪见

造恶业者，因其造业重轻而堕地狱畜牲鬼道之中。受报既尽，幸生人中，犹有余报。今依《法华经》所载者，录之如下（若诸“论”中尚列外境多种，今不具录）：

（一）杀生——短命多病。

（二）偷盗——贫穷。其财不得自在。

（三）邪淫——妻不贞良，不得随意眷属。

（四）妄言——多被诽谤，为他所诳。

（五）两舌——眷属乖离，亲族弊恶。

（六）恶口——常闻恶声，言多诤讼。

（七）绮语——言无人受，语不明了。

（八）悭贪——心不知足，多欲无厌。



丰子恺《杨枝净水》　李叔同题句

（九）瞋恚——常被他人求其长短，恒被于他之所恼害。

（十）邪见——生邪见者，其心谄曲。

善业有十种。下列不杀生等，止恶即名为善。复依此而起十种行善，即救护生命等也。

（一）不杀生，救护生命。

（二）不偷盗，给施钱财。

（三）不邪淫，遵修梵行。

（四）不妄言，说诚实言。

（五）不两舌，和合彼此。

（六）不恶口，善言安慰。

（七）不绮语，作利益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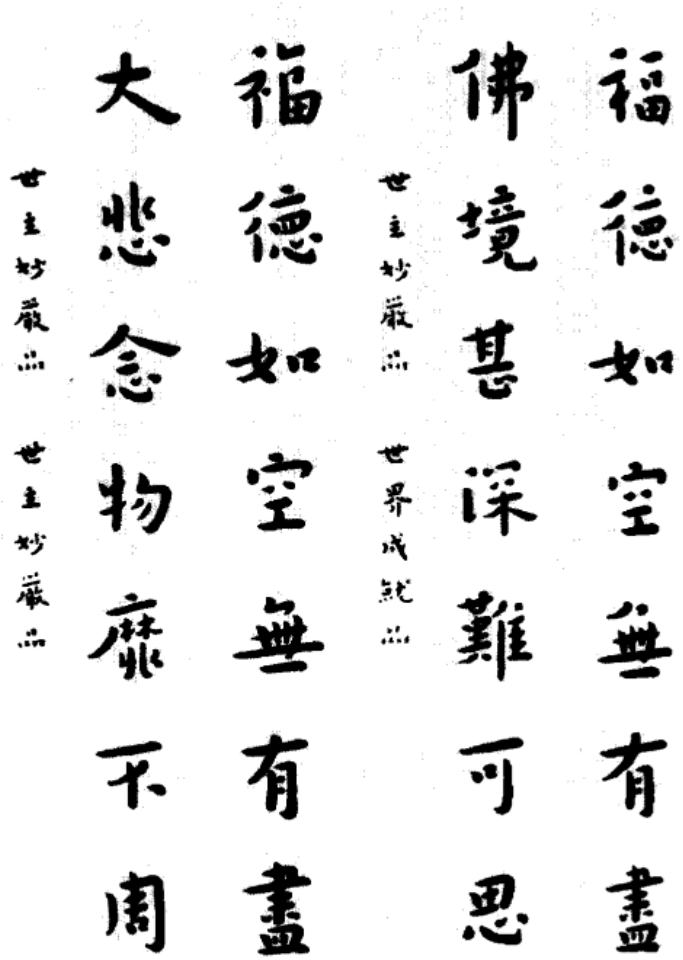
（八）不悭贪，常怀舍心。

（九）不瞋恚，恒生慈愍。

（十）不邪见，正信因果。

造善业者，因其造业轻重而生于阿修罗人道欲界天中。所感之余报，与上所列恶业之余报相反。如不杀生，则长寿无病等类推可知。

由是观之，吾人欲得诸事顺遂身心乐业之果报者，应先力修善业，以种善因；若唯一心求好果报而决不肯种少许善因，是为大误！譬如农夫欲得米谷而



李叔同书作

不种田，人皆知其为愚也。故吾人欲诸事顺遂身心安乐者，须努力培植善因，将来或迟或早必得良好之果报。古人云“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即是此意也。

三

以上所说，乃人天教之大义。唯修人天教者，虽较易行，然报限人天，非是出世。故古今诸大善知识尽力提倡《净土法门》，即前《佛法宗派大概》中所说之《净土宗》。今无论习何教者，如兼学此《净土法门》，即能获得最大之利益。

《净土法门》虽随宜应判为“一乘圆教”，但深者见深，浅者见浅。即唯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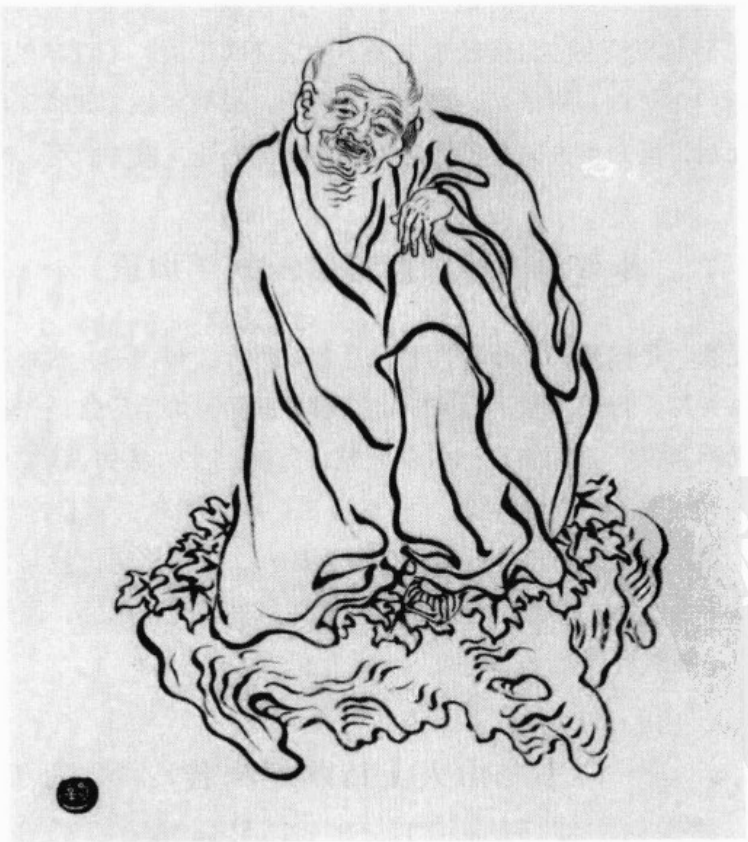
人天教者亦可兼学，所谓“三根普被”也。

在此讲说三日已竟。以此功德，惟愿世界安宁，众生欢乐，佛日增辉，法轮常转！

为杨白民书座右铭跋

古人以除夕当死日。盖一岁尽处，犹一生尽处。昔黄檗禅师云：预先若不打彻，腊月三十日到来，管取你手忙脚乱。然则正月初一便理会除夕事不为早，初识人事时便理会死日事不为早。那堪荏荏苒苒，悠悠扬扬，不觉少而壮，壮而老，老而死。况更有不及壮且老者，岂不重可哀哉！故须将除夕无常，时时警惕。自誓自要，不可依旧蹉跎去也。

余与白民交垂二十年，今岁余出家修梵行，白民犹沈溺尘网。岁将暮，白



李叔同绘十八罗汉之一

民来杭州，访余于玉泉寄庐，话旧至欢。为书训言二纸贻之，余愿与白民共勉之也。戊午除夕雪窗大慈演音。

四友重摄一影题跋

余来沪上，明年岁在庚子。共宝山蔡小香、袁仲廉，江阴张小楼，云间许幻园诸子，结为天涯五友，并于宝记像室写影一帧。尔来二十有八年矣，重游申渎，小居江湾缘缘堂。蔡子时已殂化，惟袁张许子犹数过谈，乐说往事，乃复相偕写影于宝记像室。是时改元后十六年，丁卯十月一日，袁子年五十四，张子五十一，许子五十，余四十八。写影自右依齿序焉。无着道人。

为梁胜闻居士书示遗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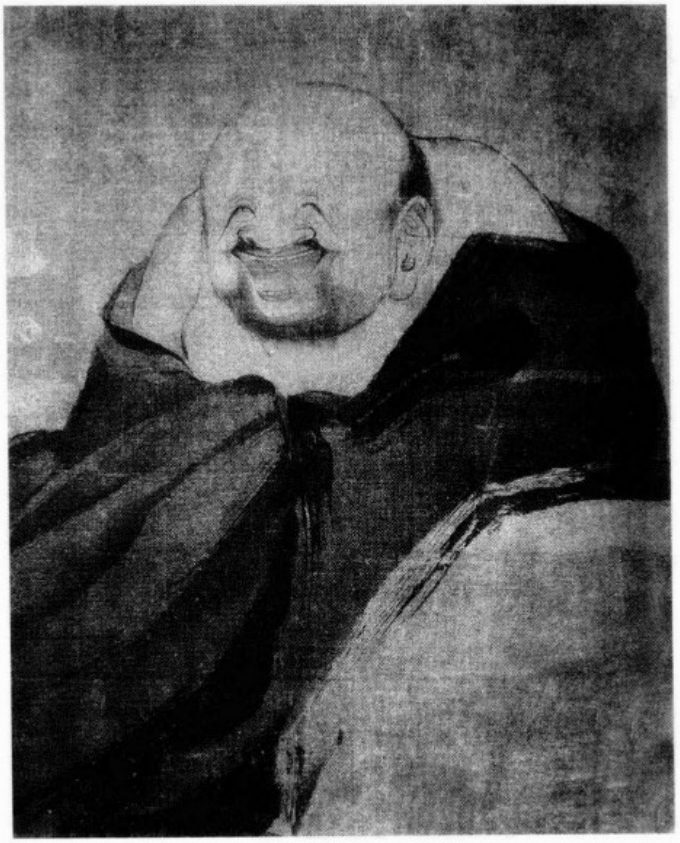
壬午初夏，衰老益甚，将遁世埋名，求早生极乐。胜闻居士属写遗训，余行疏学浅，何敢妄谈玄妙。谨录余生平不敢忘怀《论语》二章，以酬胜属。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是为余生平得力处。愿共勉焉。晚晴。

悲智颂（赠闽南佛学院同学训语）

有悲无智，是曰凡夫，悲智具足，乃名菩萨。我观仁等，悲心深切，当更精进，勤求智慧。智慧之基，曰戒曰定，如是三学，次第应修。先持净戒，并习禅定，乃得真实，甚深智慧。依此智慧，方能利生，犹如莲华，不著于水。断诸分别，舍诸执著，如实观察，一切诸法。心意柔软，言音净妙，以无碍眼，等视众生。具修一切，难行苦行，是为成就，菩萨之道。我与仁等，多生同行，今得集会，生大欢喜。不揆肤受，辄述所见，傥契幽怀，愿垂玄察。大华严寺沙门慧幢撰。

书寒山大士诗赠郭沫若

我心似明月，碧潭澄皎洁。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



[南宋] 无款　布袋和尚图

题李芳远诗集《大方广宝寺初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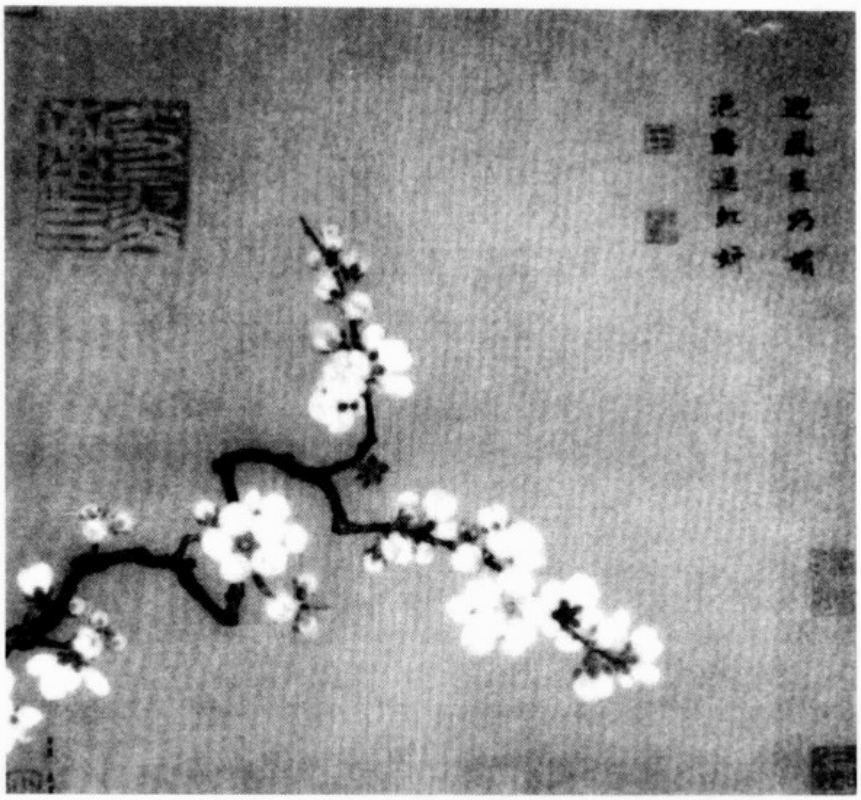
世出世事，非苦心经营，其成就必不惊人；若要超脱尘障，更须一番风霜磨砺。

手书《行事钞》警训赠圆拙法师

应自卑下，如拭尘巾。推直于他，引曲向己。常省己过，不讼彼短。

手书蒲益大师警训赠传净法师

专求己过，不责人非。步趋先圣先贤，不随时流上下。



［南宋］马远　倚云双杏图

手书“座右铭”

正衣冠，尊瞻视，寡言辞，慎行动。

李卓吾像赞

由儒人释，悟彻禅机。清源毓秀，万古崔巍。

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

弘一法师述，高胜进笔记

杭州这个地方，实堪称为佛地，因为寺庙之多约有两千余所，可想见杭州佛法之盛了！

最近《越风》社要出关于《西湖》的增刊，由黄居士来函，要我做一篇《西湖与佛教之因缘》。我觉得这个题目的范围太广泛了，而且又无参考书在手，短期间内是不能做成的；所以，现在就将我从前在西湖居住时，把那些值得追味的几件零碎的事情来说一说，也算是纪念我出家的经过。

我第一次到杭州，是光绪二十八年七月（按：本篇所记年月皆依旧历）。在杭州住了约莫一个月光景，但是并没有到寺院里去过。只记得有一次，到涌金门外去吃过一回茶而已，而同时也就把西湖的风景，稍为看了一下子。

第二次到杭州时，那是民国元年的七月里。这回到杭州倒住得很久，一直住了近十年。可以说是很久的了。

我的住处在钱塘门内，离西湖很近，只两里路光景。

在钱塘门外，靠西湖边，有一所小茶馆名景春园。我常常一个人出门，独自到景春园的楼上去吃茶。

当民国初年的时候，西湖那边的情形，完全与现在两样——那时候还有城墙及很多柳树，都是很好看的。除了春秋两季的香会之外，西湖边的人总是很少；而钱塘门外更是冷静了。

在景春园的楼下，有许多的茶客，都是那些摇船抬轿的劳动者居多；而在楼上吃茶的，就只有我一个人了。所以，我常常一个人在上面吃茶，同时还凭栏看看西湖的风景。

在茶馆的附近，就是那有名的大寺院——昭庆寺了。我吃茶之后，也常常顺便地到那里去看一看。

当民国二年夏天的时候，我曾在西湖的广化寺里面住了好几天。但是住的地方，却不是在出家人的范围之内，那是在该寺的旁边，有一所叫做痘神祠的楼上。痘神祠是广化寺专门为着要给那些在家的客人住的。当时我住在里面的时候，有时也曾到出家人所住的地方去看看，心里却感觉得很有意思呢！

记得那时我亦常常坐船到湖心亭去吃茶。

曾有一次，学校里有一位名人来演讲。那时我和夏丏尊居士两人，却出门躲避，而到湖心亭上去吃茶了。当时夏丏尊曾对我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那时候，我听到这句话，就觉得很有意思。这可以说是我后来出家的一个远因了。

到了民国五年的夏天，我因为看到日本杂志中，有说及关于断食方面的：谓断食可以治疗各种疾病。当时我就起了一种好奇心，想来断食一下。因为我

那个时候患有神经衰弱症，若实行断食后，或者可以痊愈亦未可知。要行断食时，须于寒冷的季候方宜。所以，我便预定十一月，来作断食的时间。

至于断食的地点呢，总须先想一想，及考虑一下，似觉总要有个很幽静的地方才好。当时我就和西泠印社的叶品三君来商量，结果他说在西湖附近的地方，有一所虎跑寺，可作为断食的地点。那么我就问他："既要到虎跑寺去，总要有人来介绍才对。究竟要请谁呢？"他说："有一位丁辅之是虎跑的大护法，可以请他去说一说。"于是他便写信请丁辅之代为介绍了。因为从前那个时候的虎跑，不是像现在这样热闹的，而是游客很少，且十分冷静的地方啊。若用来作为我断食的地点，可以说是最相宜的了。

到了十一月的时候，我还不曾亲自到过。于是我便托人到虎跑寺那边去走一趟，看看在那一间房里住好。回来后，他说在方丈楼下的地方，倒很幽静的。因为那边的房子很多，且平常时候都是关起来，客人是不能走进去的；而在方丈楼上，则只有一位出家人住着而已。此外并没有什么人居住。等到十一月底，我到了虎跑寺，就住在方丈楼下的那间屋子里了。

我住进去以后，常常看见一位出家人在我的窗前经过（即是住在楼上的那一位）。我看到他却十分的欢喜呢！因此，就时常和他来谈话；同时，他也拿佛经来给我看。

我以前虽然从五岁时，即时常和出家人见面，时常看见出家人到我的家里念经及拜忏。而于十二三岁时，也曾学了放焰口。可是并没有和有道德的出家人住在一起，同时，也不知道寺院中的内容是怎样，以及出家人的生活又是如何。这回到虎跑去住，看到他们那种生活，却很欢喜而且羡慕起来了。

我虽然在那边只住了半个多月，但心里头却十分地愉快，而且对于他们所吃的菜蔬，更是欢喜吃。及回到了学校以后，我就请佣人依照他们那种样的菜煮来吃。

这一次我之到虎跑寺去断食，可以说是我出家的近因了。及到了民国六年的下半年，我就发心吃素了。

在冬天的时候，即请了许多的经，如《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及《大乘起信论》……等很多的佛经。而于自己的房里，也供起佛像来，如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像。于是亦天天烧香。

到了这一年放年假的时候，我并没有回家去，而到虎跑寺里面去过年。我仍旧住在方丈楼下。那个时候，则更感觉得有兴味了，于是就发心出家。同时



[明] 周天球　兰花图



［宋］佚名　荷汀水阁图

就想拜那位住在方丈楼上的出家人做师父。他的名字是弘详师。可是他不肯我去拜他，而介绍我拜他的师父。他的师父是在松木场护国寺里面居住的。于是他就请他的师父回到虎跑寺来，而我也就于民国七年正月十五日受三皈依了。

我打算于此年的暑假来入山。而预先在寺里面住了一年后，然后再实行出家的。当这个时候，我就做了一件海青，及学习两堂功课。在二月初五日那天，是我母亲的忌日。于是我就先于两天以前到虎跑去，在那边诵了三天的《地藏经》，为我的母亲回向。到了五月底的时候，我就提前先考试。而于考试之后，即到虎跑寺入山了。

到了寺中一日以后，即穿出家人的衣裳，而预备转年再剃度的。及至七月初的时候，夏丏尊居士来。他看到我穿出家人的衣裳但还未出家，他就对我说："既住在寺里面，并且穿了出家人的衣裳，而不即出家，那是没有什么意思的。所以还是赶紧剃度好！"

我本来是想转年再出家的，但是承他的劝，于是就赶紧出家了。于七月十三日那一天，相传是大势至菩萨的圣诞，所以就在那天落发。

落发以后仍须受戒的，于是由林同庄君的介绍，而到灵隐寺去受戒了。

灵隐寺是杭州规模最大的寺院，我一向对着它是很欢喜的。我出家了以后，曾到各处的大寺院看过，但是总没有像灵隐寺那么的好！八月底，我就到灵隐寺去，寺中的方丈和尚却很客气，叫我住在客堂后面芸香阁的楼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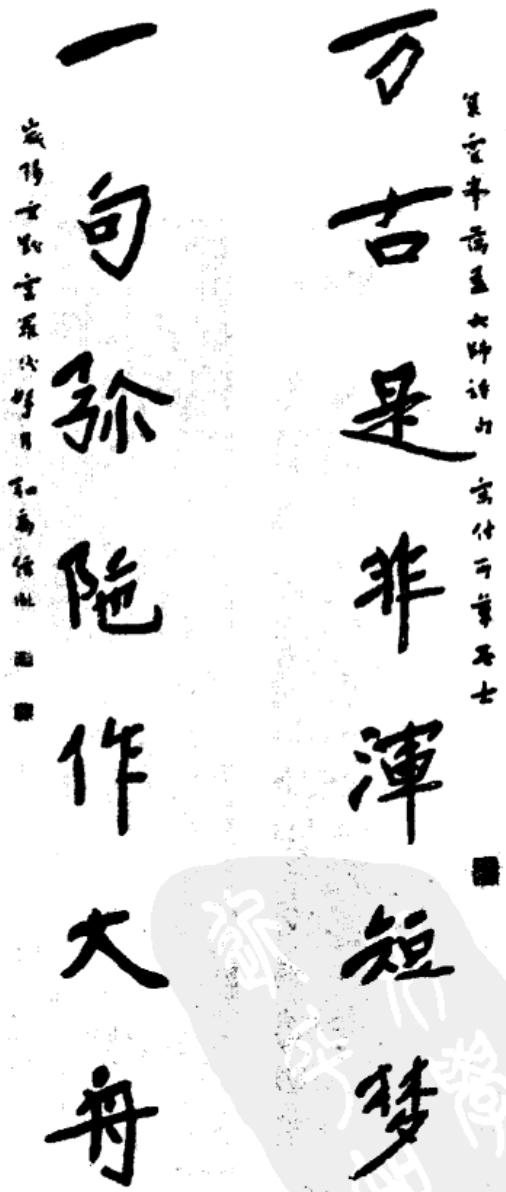
当时是由慧明法师做大师父的。有一天，我在客堂里遇到这位法师了。他看到我时就说起："既系来受戒的，为什么不进戒堂呢？虽然你在家的时候是读书人，但是读书人就能这样地随便吗？就是在家时是一个皇帝，我也是一样看待的！"那时方丈和尚仍是要我住在客堂楼上，而于戒堂里面有了紧要的佛事时，方命我去参加一两回的。

那时候我虽然不能和慧明法师时常见面，但是看到他忠厚笃实的容色，却是令我佩服不已的。

受戒以后，我仍回到虎跑寺居住。到了十二月底，即搬到玉泉寺去住。此后即常常到别处去，没有久住在西湖了。

曾记得在民国十二年夏天的时候，我曾到杭州去过一回。那时正是慧明法师在灵隐寺讲《楞严经》的时候。开讲的那一天，我去听他说法。因为好几年没有看到他，觉得他已苍老了不少，头发且已斑白，牙齿也大半脱落。我当时大为感动，于拜他的时候，不由泪落不止。听说以后没有经过几年工夫，慧明法师就圆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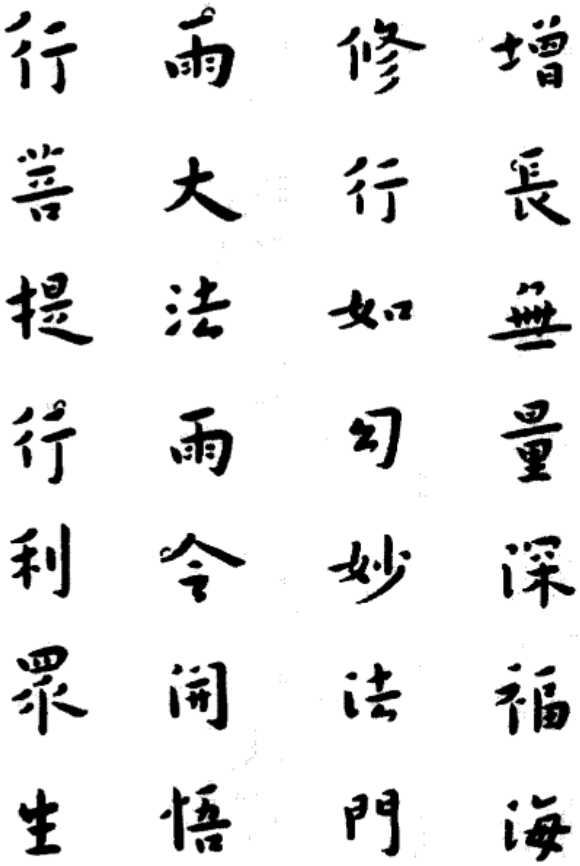
关于慧明法师一生的事迹，出家人中晓



得的很多，现在我且举几样事情，来说一说。

慧明法师是福建汀州人。他穿的衣服毫不考究，看起来很不像大寺院法师的样子，但他待人是很平等的。无论你是大好佬或是苦恼子，他都是一样地看待。所以凡是出家在家的上中下各色各样的人物，对于慧明法师是没有一个不佩服的。他老人家一生所做的事固然很多，但是最奇特的，就是能教化“马溜子”（马溜子是出家流氓的称呼）了。寺院里是不准这班马溜子居住的。他们总是住在凉亭里的时候为多，听到各处的寺院有人打斋的时候，他们就会集了赶斋去（吃白饭）。在杭州这一带地方，马溜子是特别来得多。一般人总不把他们当人看待，而他们亦自暴自弃，无所不为的。但是慧明法师却能够教化马溜子呢。那些马溜子常到灵隐寺去看慧明法师，而他老人家却待他们很客气，并且布施他们种种好饭食、好衣服等。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而慧明法师有时也对他们说几句佛法，以资感化。

慧明法师的腿是有毛病的。出来入去的时候，总是坐轿子居多。有一次，



李叔同书作



丰子恺　弘一大师造象

他从外面坐轿回灵隐时，下了轿后，旁人看到慧明法师是没有穿裤子的。他们都觉得很奇怪，于是就问他道："法师为什么不穿裤子呢？"他说：他在外面碰到了"马溜子"，因为向他要裤子，所以，他连忙把裤子脱给他了。关于慧明法师教化"马溜子"的事，外边的传说很多很多，我不过略举了这几样而已。不单那些"马溜子"对于慧明法师有很深的钦佩和信仰，即其他一般出家人，亦无不佩服的。

因为多年没有到杭州去了，西湖边上的马路、洋房，也渐渐修筑得很多，而汽车也一天比一天地增加。回想到我以前在西湖边上居住时，那种闲静幽雅的生活，真是如同隔世，现在只能托之于梦想了！

南闽十年的梦影

丁丑二月十六日在南普陀寺佛教养正院讲

我一到南普陀寺，就想来养正院和诸位法师讲谈讲谈。原定的题目是"余



丰子恺《大树王》　李叔同题句



丰子恺《雀巢》　李叔同题句

之忏悔”，说来话长，非十几小时不能讲完。近来因为讲律，须得把讲稿写好，总抽不出一个时间来。心里又怕负了自己的初愿，只好抽出很短的时间，来和诸位谈谈我在南闽十年中的几件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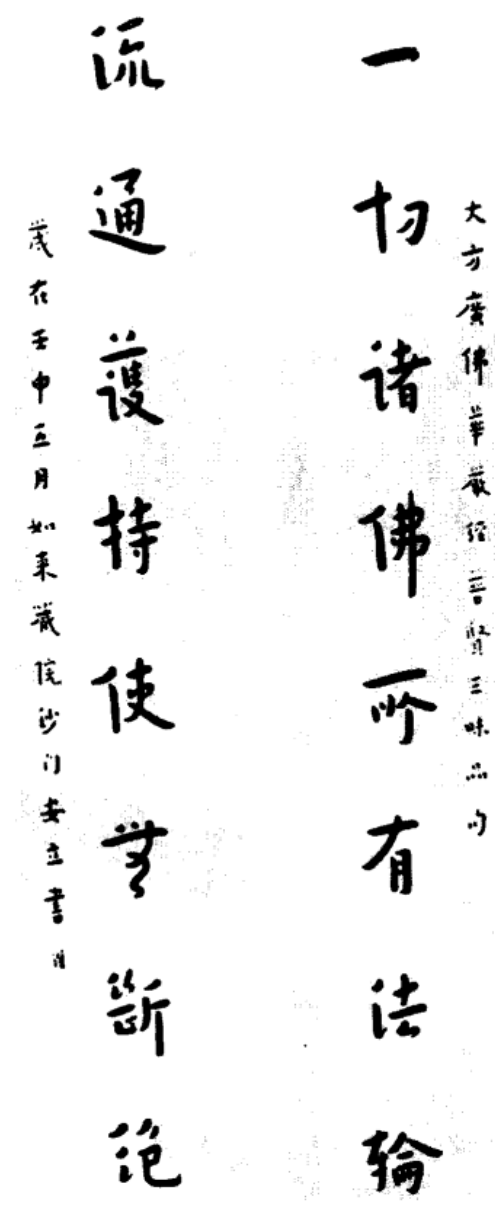
我第一回到南闽，在民国十七年的十一月。是从上海来的。起初还是在温州。我在温州住得很久，差不多有十年光景。

由温州到上海，是为着编辑《护生画集》的事，和朋友商量一切。到十一月底，才把《护生画集》编好。

那时我听人说：尤惜阴居士也在上海。他是我旧时很要好的朋友，我就想去看一看他。一天下午我去看尤居士，居士说：“要到暹罗国去，第二天一早就要动身的！”我听了觉得很喜欢，于是也想和他一道去。

我就在十几小时中急急地预备着。第二天早晨，天还没大亮，就赶到轮船码头，和尤居士一起动身到暹罗国去了。从上海到暹罗，是要经过厦门的。料不到这就成了我来厦门的因缘。十二月初到了厦门，承陈敬贤居士的招待，也在他们的楼上吃过午饭。后来陈居士就介绍我到南普陀寺来。那时的南普陀和现在不同。马路还没有建筑，我是坐着轿子到寺里来的。

到了南普陀寺，我就在方丈楼上住了几天。时常来谈天的，有性愿老法师、芝峰法师等。芝峰法师和我同在温州，虽不曾见过面，却是很相契的。现



李叔同书作

在突然在南普陀寺晤见了，真是说不出的高兴！我本来是要到暹罗去的。因着诸法师的挽留，就留滞在厦门，不想到暹罗国去了。

在厦门住了几天，又到小雪峰那边去过年，一直到正月半以后，才回到厦门，住在闽南佛学院的小楼上。约莫住了三个月工夫。看到院里面的学僧虽然只有二十几位，他们的态度都很文雅，而且很有礼貌。和教职员的感情也很不差，我当时很赞美他们。

这时芝峰法师就谈起佛学院的课程来。他说："门类分得很多，时间的分配却很少，这样下去，怕没有什么成绩吧！"因此，我表示了一点意见。大约是说："把英文和算术等删掉，佛学却不可减少，而且还得增加。就把腾出来的时间教佛学吧！"他们都很赞成。听说从此以后，学生们的成绩确比以前好得多了。

我在佛学院的小楼上，一直住到四月间。怕将来的天气更会热起来，于是又回到温州去。

第二回到南闽，是在民国十八年十月。起初在南普陀寺住了几天，以后因为寺里要做水陆，又搬到太平岩去住。等到水陆圆满，又回到寺里，在前面的老功德楼住着。

当时闽南佛学院的学生，忽然增加了两倍多，约有六十多位。管理方面不免感到困难，虽然竭力的整顿，终不能恢复以前的样子。

不久，我又到小雪峰去过年，正月半才到承天寺来。

那时性愿老法师也在承天寺，在起草章程，说是想办什么研究社。

不久研究社成立了，景象很好，真所谓人才济济，很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盛况。现在妙释

寺的善契师，南山寺的传证师，以及已故南普陀寺的广究师……都是那时候的学僧哩！

研究社初办几个月间，常住的经忏很少，每天有工夫上课，所以成绩卓著，为别处所少有！

当时我也在那边教了两回写字的方法。遇有闲空，又拿寺里那些古版的藏经来整理整理，后来还编成目录，至今留在那边。这样在寺里约莫住了三个月。到四月，怕天气要热起来，又回到温州去。

民国二十年九月，广洽法师写信来，说很盼望我到厦门去。当时我就从温州动身到上海，预备再到厦门。但许多朋友都说："时局不大安定，远行颇不相宜！"于是我只好仍回温州。直到转年（即民国二十一年）十月到了厦门。计算起来，已是第三回了。

到厦门之后，由性愿老法师介绍，到山边岩去住。但其间，妙释寺也去住了几天。

那时我虽然没有到南普陀来住，但佛学院的学僧和教职员，却是常常来妙



丰子恺《诱杀》　李叔同题句

释寺谈天的。

民国二十二年正月廿一日，我开始在妙释寺讲律。这年五月，又移到开元寺去。当时，许多学律的僧众都能勇猛精进：一天到晚的用功，从没有空过的工夫。就是秩序方面也很好，大家都啧啧的称赞着！

有一天，已是黄昏时候了，我在学僧们宿舍前面的大树下立着，各房灯火发出很亮的光，诵经之声又复朗朗入耳，一时心中觉得无限的欢慰。可是这种良好的景象不能长久的继续下去，恍如昙花一现，不久就消失了。但是当时的景象，却很深的印在我的脑中。现在回想起来，还如在大树底下目睹一般。这是永远不会消灭，永远不会忘记的啊！



李叔同书“三省”

十一月，我搬到草庵来过年。

民国二十三年二月，又回到南普陀。当时旧友大半散了。佛学院中的教职员和学僧，也没有一位认识的。我这一回到南普陀寺，是准了常惺法师的约，来整顿僧教育的。后来我观察情形，觉得因缘还没有成熟，要想整顿，一时也无从着手，所以就作罢了。此后并没有到闽南佛学院去。

讲到这里，顺便将我个人对于僧教育的意见，说明一下：

我平时对于佛教，是不愿意去分别那一宗那一派的，图为我觉得各宗各派，都各有各的长处。但是有一点，我以为无论那一宗那一派的学僧却非深信不可：那就是佛教的基本原则，就是深信善恶因果报应的道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同时还须深信佛菩萨的灵感。这不仅初级的学僧应该这样，就是升

到佛教大学也要这样。善恶因果报应，和佛菩萨的灵感道理，虽然很容易懂，可是能彻底相信的却不多。这所谓信：不是口头说说的信，是要内心切切实实去信的呀！咳，这很容易明白的道理，若要切切实实地去信却不容易啊！我以为无论如何，必须深信善恶因果，和诸佛菩萨灵感的道理，才有做佛教徒的资格。须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因果报应是丝毫不爽的！又须知我们一个人所有的行为：一举一动，以至起心动念，诸佛菩萨都看得清清楚楚。一个人若能这样十分决定地信着，他的品行道德，自然会一天比一天地高起来。要晓得，我们出家人（就所谓“僧宝”）在俗家人之上，地位是很高的。所以品行道德，也要在俗家人之上才行！

倘品行道德仅能和俗家人相等，那已经难为情了。何况不如！又何况十分的不如呢？……咳！……这样，他们看出家人，就要十分的轻慢，十分的鄙视。种种讥笑的话也接连的来了。……

记得我将要出家的时候，有一位住在北京的老朋友，写信来劝告我。你知道他劝告的是什么？他说：“听到你要不做人，要做僧去……”咳！我们听到了这话，该是怎样的痛心啊！他以为：做僧的都不是人。简直把僧不当人看了，你想这句话多么利害呀！出家人何以不是人？为什么被人轻慢到这地步？我们都得自己反省一下。我想这原因都由于我们出家人做人太随便的缘故，就闹出这样的话柄来。至于为什么会随便呢？那就是由于不能深信善恶因果报应和诸佛菩萨灵感的道理的缘故。倘若我们能够真正生信——十分决定的信，我想就是把你脑袋斫掉，也不肯随便的了。

以上所说，并不是单单养正院的学僧应该牢记，就是佛教大学的学僧也应该牢记：相信善恶因果报应，和诸佛菩萨灵感不爽的道理。就我个人而论，已经是将近六十的人了，出家已有二十年。但我依旧喜欢看这类的书——记载善恶因果报应和佛菩萨灵感的书。

我近来省察自己，觉得自己越弄越不像了！所以，我要常常研究这一类的书，希望我的品行道德一天高尚一天，希望能够改过迁善做一个好人。又因为我想做一个好人，同时我也希望诸位都做好人。

这一段话，虽然是我勉励我自己的，但我很希望诸位，也能照样去实行。

关于善恶因果报应和佛菩萨灵感的书，印光老法师在苏州所办的弘化社那边，印得很多，定价也很低廉。诸位若要看的话，可托广洽法师写信去购请。或者他们会赠送也未可知。



丰子恺《生的扶持》　李叔同题句

以上是我个人对于僧教育的一点意见，下面我再来说几样事情：

我于民国二十四年，到惠安净峰寺去住。到十一月，忽然生了一场大病。所以，我就搬到草庵来养病。这一回的大病，可以说是我一生的大纪念！我于民国二十五年的正月，扶病到南普陀寺来。在病床有一只钟，比其他的钟总要慢两刻。别人看到了，总是说："这个钟不准。"我说："这是草庵钟！"别人听了"草庵钟"三字还是不懂：难道天下的钟也有许多不同的吗？现在就让我详详细细的来说个明白。

我那一回大病，在草庵住了一个多月。摆在病床上的钟是以草庵的钟为标准的。而草庵的钟，总比一般的钟要慢半点。我以后虽然移到南普陀，但我的钟还是那个样子：比平常的钟慢两刻。所以，"草庵钟"就成了一个名词了。这件事由别人看来，也许以为是很好笑的吧。但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看到这个钟，就想到我在草庵生大病的情形了，往往使我发大惭愧，惭愧我德薄业重！我要自己时时发大惭愧，我总是故意地把钟改慢两刻，照草庵那钟的样子。不止当时如此，到现在还是如此，而且愿尽形寿常常如此。

以后在南普陀住了几个月，于五月间才到鼓浪屿日光岩去。十二月仍回南普陀。到今年民国二十六年，我在闽南居住算起来，首尾已是十年了。回想我

在这十年之中，在闽南所做的事情，成功的却是很少很少，残缺破碎的居其大半。所以我常常自己反省，觉得自己的德行实在十分欠缺。因此，近来我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二一老人”。什么叫“二一老人”呢？这有我自己的根据。

记得古人有句诗“一事无成人渐老”，清初吴梅村（伟业）临终的绝命词有“一钱不值何消说”。这两句诗的开头都是“一”，所以我就用来做自己的名字，叫做“二一老人”。

因此，我十年来在闽南所做的事情，虽然不完满，而我也不怎样地去求它完满了！

诸位要晓得：我的性格是很特别的，我只希望我的事情失败；因为事情失败不完满，这才使我常常发大惭愧，能够晓得自己的德行欠缺，自己的修养不足，那我才可努力用功，努力改过迁善！一个人如果事情做完满了，那么这个人就会心满意足，洋洋得意，反而增长他贡高我慢的念头，生出种种的过失来。所以，还是不去希望完满的好。不论什么事，总希望它失败，失败才会发大惭愧。倘若因成功而得意，那就不得了啦！

我近来每每想到“二一老人”这个名字，觉得很有意味。这“二一老人”的名字，也可以算是我在闽南居住了十年的一个最好的纪念！

祇园记

笑棠居士，性高尚，不治生产，唯于舍旁拓地数弓，杂植花木，以为游息弦诵之所。颜曰：“祇园，意谓是外天长物也。又亦假用梵典之名，而音释悉异，藉以志其景仰所归也”。戊寅秋仲，余弘法龙溪，居士请题园额，为述其义如是，因并记之。

瑞竹岩记

瑞竹岩名，非古也。昔唐楚熙禅师结庐万松山巅，曰德云庵。宋大觉琏禅师兴建梵宇，仍其旧称。逮及明季，皇子莅山，见枯竹簪萌，谓为瑞相，因题庵名曰瑞竹。而德云庵名，自是不显于世。其时宰官陈天定暨住持绝尘禅师发愿重建佛殿，视昔为胜矣。又复相传有林阁老者，未第时，读书山中，及跻贵显，乃建介石云窠于佛殿后，今唯存其残址，俗谓为八角楼也。清宣宗时，智

宣禅师驻锡瑞竹。禅师为邑望族，梵行高洁，工诗善书，亦能诏隆光显前业，为世所称。厥后道风日微，浸已衰废。洎今岁首，檀越迎请智峰法师入山，兴复旧迹。法师学行高迈，乘愿再来，夙夜精勤，誓隆先德。复礼大悲忏仪为日课。尝语余曰："为寺主者，应自行行，勤修三学，执范大众，岂惟躬佩劳务已耶。"余深服其所见高卓，可谓今之法门龙象矣。余于曩月，弘法漳惠，鹭屿变起，道路阻绝。因居瑞竹，获睹胜迹。夙缘有在，盖非偶然。岁次戊寅五月，弘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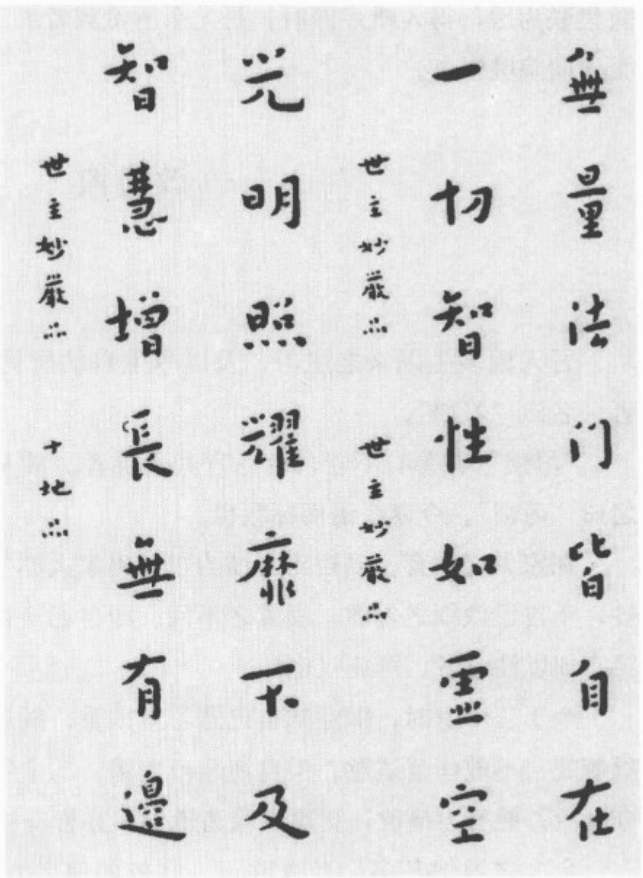
华严集联三百序

割裂经文，集为联句，本非所宜。今循道侣之请，勉以缀辑，其中不失经文原意者虽亦有之，而因二句集合，遂致变易经意者颇复不鲜。战兢悚惕，一言三复，竭其努力，冀以无大过耳。兹事险难，害多利少，寄语后贤，勿再赓续。偶一不慎，便成谤法之重咎矣。

华严全经有两译：一、晋译有六十卷三十四品，二、唐译有八十卷三十九



丰子恺《中秋同乐会》　李叔同题句



李叔同书联

品。若其支流一品别译者，凡三十余部，唯唐贞元译《普贤行愿品》四十卷，传诵最广，盖是晋唐译全经中《入法界品》别译本也。今所集者，都三百联。自晋译《华严经》偈颂中集辑百联（附录四联，原文连续，非是集缀）。自唐译《华严经》偈颂中集辑百联（附录集句二十五联，为前百联之余；又附八联原文连续，非是集缀）。自唐贞元译《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偈颂中集辑百联（附录二联，原文连续，非是集缀）。后贤书写者，于联句旁，或题曰“某译华严经偈颂集句”，或题曰“某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偈颂集句”，或题曰“某译大方广佛华严经某品某品偈颂集句”。集字勿冠经名之上，昭其敬重耳。

辑录联文，悉依上句而为次第。唯唐贞元译七言末四联，补集后写，未依经文。字音平仄，惟调句末一字，余字不论。一联之中，无有复字。唯晋译八言第一，重如字，以意各异，姑附存之。

只句片言，文义不具。但睹集联，宁识经旨？故于卷末，别述《华严经读诵研习入门次第》一卷。惟愿后贤见集联者，更复发心读诵研习华严大典，以

兹集联为因，得入毗卢渊府，是尤余所希冀者焉。于时岁次鹑首四月二十一日大回向院胜髻书。

改习惯

癸酉在泉州承天寺讲

吾人因多生以来之夙习，及以今生自幼所受环境之熏染而自然现于身口者，名曰“习惯”。

“习惯”有善有不善，今且言其不善者。常人对于不善之“习惯”而略称之曰“习惯”。今以俗语而标题也。

在家人之教育，以矫正习惯为主。出家人亦尔。但近世出家人惟尚谈玄说妙，于自己微细之习惯，固置之不问。即自己一言一动极粗显易知之习惯，亦罕有加以注意者。可痛叹也！

余于三十岁时，即觉知自己恶习惯太重，颇思尽力对治。出家以来，恒颤颤兢兢，不敢任情适意。但自愧恶习太重，二十年来，所矫正者百无一二。自今以后，愿努力痛改；更愿有缘诸道侣，亦皆奋袂兴起，同致力于此也。

余人之习惯甚多。今欲改正，宜依如何之方法耶？若罗列多条而一时改正，则心劳而效少。以余经验言之，宜先举一条乃至三四条，逐日努力检点；既已改正，后再逐渐增加可耳。

今春以来，有道侣数人，与余同研律学，颇注意于改正习惯。数月以来，稍有成效。今愿述其往事，以告诸公。但诸公欲自改其习惯不必尽依此数条，尽可随意酌定。余今所述者，特为诸公作参考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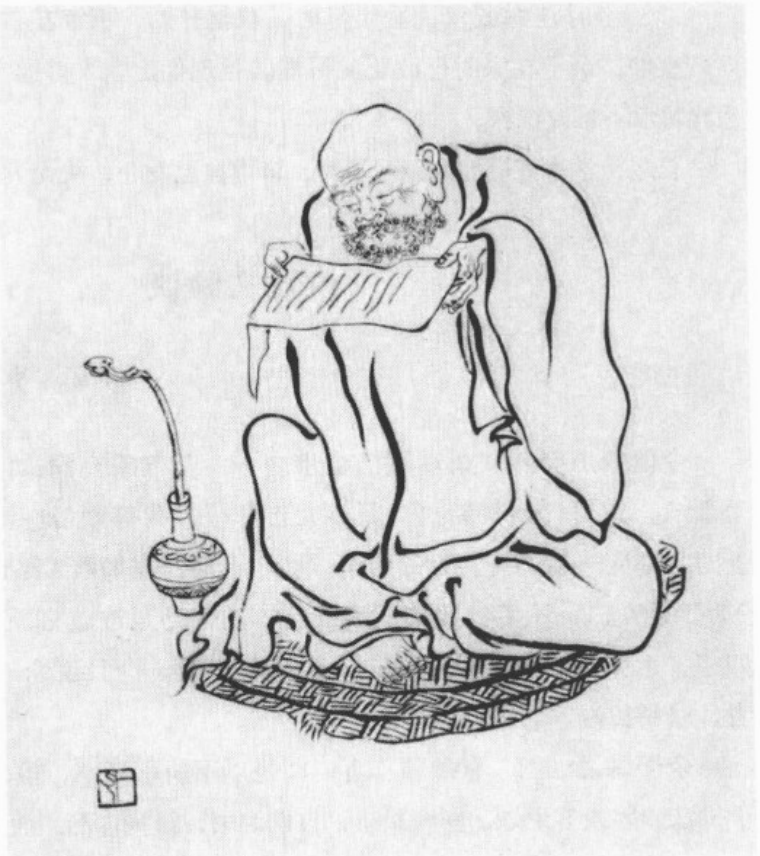
学律诸道侣已改正习惯有七条：

一、食不言。现时中等以上各寺院皆有此制，故改正甚易。

二、不非时食。初讲律时，即由大众自己发心同持此戒。后来学者亦尔，遂成定例。

三、衣服朴素整齐。或有旧制色质未能合宜者，暂作内衣，外罩如法之服。

四、别修礼诵等课程。每日除听讲、研究、抄写及随寺众课诵外，皆别自立礼诵等课程尽力行之。或有每晨于佛前跪读《法华经》者，或有读《华严经》者，或有读《金刚经》者；或每日念佛一万以上者。



李叔同绘十八罗汉之一

五、不闲谈。出家人每喜聚众闲谈，虚丧光阴，废弛道业，可悲可痛！今诸道侣已能渐除此习。每于食后或傍晚休息之时，皆于树下檐边，或经行或端坐：若默诵佛号，若朗读经文，若默然摄念。

六、不阅报。各地日报社会新闻栏中，关于杀盗淫妄等事记载最详。而淫欲诸事，尤描摹尽致。虽无淫欲之人，常阅报纸，亦必受其熏染。此为现代世俗教育家所痛慨者，故学律诸道侣近已自己发心不阅报纸。

七、常劳动。出家人性多懒惰，不喜劳动。今学律诸道侣皆已发心：每日扫除大殿及僧房檐下，并奋力作其他种种劳动之事。

以上已改正之习惯共有七条。

尚有近来待实行改正之二条，亦附列于下：

一、食碗有剩饭粒。印光法师最不喜此事！若见剩饭粒者，即当面痛呵斥之——所谓“施主一粒米，恩重大如山！”但若烂粥烂面留滞碗上不易除去者，则非此限。

二、坐时注意威仪。垂足坐时，双腿并列，不宜左右互相翘架，更不宜耸立或直伸。余于在家时已改正此习惯。且现代出家人普通之威仪，亦不许如此。想此习惯不难改正也。

总之，学律诸道侣改正习惯时，皆由自己发心，决无人出命令而禁止之也。

改过实验谈

癸酉正月在厦门妙释寺讲

今值旧历新年。请观厦门全市之中，新气象充满：门户贴新春联，人多著新衣，口言“恭贺新禧，新年大吉”等。我等素信佛法之人，当此万象更新时，亦应一新乃可。我等所谓“新”者何？亦如常人贴新春联著新衣等以为“新”乎？曰：不然！我等所谓“新”者，乃是改过自新也。但“改过自新”四字，范围太广，若欲演讲，不知从何说起。今且就余五十年来改过所实验者，略举数端，为诸君言之。

余于讲说之前，有须预陈者。即是以下所引诸书，虽多出于儒书，而实合于佛法。因谈玄说妙，修证次第，自以佛书，最为详尽。而我等初学之人，持躬敦品，处事接物等法，虽佛书中亦有说者，但儒书所说，尤为明白详尽，适于初学。故今多引之，以为吾等学佛法者之一助焉。以下分为总论、别示二门。

总论者即是说明改过之次第：

一、学须先多读佛书儒书，详知善恶之区别及改过迁善之法。倘因佛儒诸书浩如烟海，无力遍读，而亦难于了解者，可以先读《格言联璧》一部。余自儿时，即读此书。归信佛法以后，亦常常翻阅，甚觉其亲切而有味也。此书佛学书局有排印本，甚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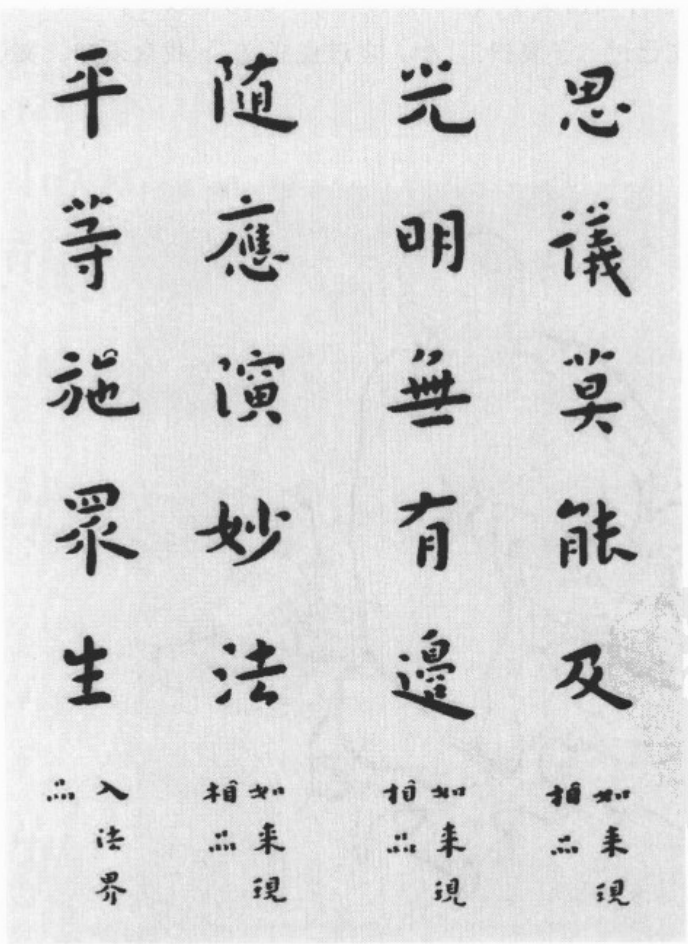
二、省既已学矣，即须常常自行省察，所有一言一动为善欤？为恶欤？若为恶者，即当痛改。除时时注意改过之外，又云每日临睡时，再将一日所行之事，详细思之。能每日写录日记尤善！

三、改省察以后，若知是过，即力改之。诸君应知：改过之事，乃是十分光明磊落，足以表示伟大之人格。故子贡云：“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又古人云：“过而能知，可以谓明；知而能改，可以即圣。”诸君可不勉乎！

别示者，即是分别说明余五十年来改过迁善之事。但其事甚多，不可胜举。今且举十条为常人所不甚注意者，先与诸君言之。《华严经》中皆用十之数目，乃是用十表示无尽之意。今余说改过之事，仅举十条亦尔，正以示余过失甚多，实无尽也。此次讲说时间甚短，每条之中仅略明大意，未能详言。若欲知者，且俟他日面谈耳。

一、虚心　常人因不解善恶不畏因果，决不承认自己有过，更何论改？但古圣贤则不然，今举数例。孔子曰："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又曰："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蘧伯玉为当时之贤人，彼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圣贤尚如此虚心，我等可以贡高自满乎！

二、慎独　吾等凡有所作所为，起念动心，佛菩萨乃至诸鬼神等，无不尽



李叔同书作

知尽见。若时时作如是想，自不敢胡作非为。曾子曰："十目所示，十手所指，其严乎！"又引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数语为余所常常忆念不忘者也。

三、宽厚　造物所忌，曰刻曰巧。圣贤处事，惟宽惟厚。古训甚多，今不详录。

四、吃亏　古人云："我不识何等为君子，但看每事肯吃亏的便是；我不识何等为小人，但看每事好便宜的便是。"古时有贤人某临终，子孙请遗训。贤人曰："无他言，尔等只要学吃亏。"

五、寡言　此事最为紧要！孔子云："驷不及舌。"可畏哉！古训甚多，今不详录。

六、不说人过　古人云："时时检点自己且不暇，岂有功夫检点他人。"孔子亦云："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以上数语，余常不敢忘。

七、不文己过　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我众须知，文过乃是最可耻之事。



李叔同绘十八罗汉之一

八、不覆己过　我等倘有得罪他人之处，即须发大惭愧，生大恐惧，发露陈谢，忏悔前衍；万不可顾惜体面，隐忍不言，自诳自欺。

九、闻谤不辨　古人云："何以息谤？曰无辨！"又云："吃得小亏，则不至于吃大亏。"余三十年来屡次经验，深信此数语真实不虚。

十、不瞋　瞋习最不易除。古人云："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尽。"但我等亦不可不尽力对治也。《华严经》云："一念嗔心，能开百万障门。"可不畏哉！

因限于时间，以上所言者殊略。但亦可知改过之大意。最后，余尚有数言愿为诸君陈者：改过之事，言之似易，行之甚难。故有屡改而屡犯——自己未能强作主宰者，实由无始宿业所致也。务请诸君更须常常持诵阿弥陀佛名号，观世音、地藏诸大菩萨名号，至诚至敬，恳切忏悔无始宿业。冥冥中自有不可思议之感应。承佛菩萨慈力加被，业消智朗，则改过自新之事，庶几可以圆满可以成就。现生优入圣贤之域，命终往生极乐之邦。此可为诸君预贺者也。

常人于新年时，彼此晤面皆云"恭喜！"所以贺其将得名利。余此次于新年时，与诸君晤面亦云"恭喜！"所以贺诸君将能真实改过，不久将为贤为圣。不久决定往生极乐，速成佛道，分身十方，普能利益一切众生耳！

最后之□□

戊寅十一月十四日在南普陀寺佛教养正院同学会席上讲　瑞今记

佛教养正院已办有四年了。诸位同学初来的时候，身体很小。经过四年之久，身体皆大起来了。有的和我也差不多。啊！光阴很快。人生在世，自幼年至中年，自中年至老年，虽然经过几十年之光景，实与一会儿差不多。就我自己而论，我的年纪将到六十了。回想从小孩子的时候起到现在，种种经过，如在目前。啊！我想我以往经过的情形，只有一句话可以对诸位说：就是"不堪回首"而已。

我常自己来想。啊！我是一个禽兽吗？好像不是，因为我还是一个人身；我的天良丧尽了吗？好像还没有，因为我尚有一线天良，常常想念自己的过失。我从小孩子起一直到现在都埋头造恶吗？好像也不是，因为我小孩子的时

候，常行衰了凡的功过格；三十岁以后，很注意于修养；初出家时，也不是没有道心。虽然如此，但出家以后，一直到现在，便大不相同了。因为出家以后二十年之中，一天比一天堕落：身体虽然不是禽兽，而心则与禽兽差不多；天良虽然没有完全丧尽，但是昏愦糊涂，一天比一天利害。抑或与天良丧尽也差不多了！讲到埋头造恶的一句话，我自从出家以后，恶念一天比一天增加，善念一天比一天退失。一直到现在，可以说是醇乎其醇的一个埋头造恶的人——这个也无须客气也无须谦让的了。

就以上所说看起来，我从出家后已经堕落到这种地步，真可令人惊叹！其中到闽南以后十年的工夫，尤其是堕落的堕落。去年春间，曾经在养正院讲过一次。所讲的题目，就是《南闽十年的梦影》。那一次所讲的字字之中，都可以看到我的泪痕。诸位应当还记得吧！

可是到了今年，比去年更不像样子了。自从正月二十到泉州，这两个月之中，弄得不知所云。不只我自己看不过去，就是我的朋友也说我：以前如闲云野鹤，独往独来，随意栖止；何以近来竟大改常度？到处演讲，常常见客，时时宴会，简直变成一个“应酬的和尚”了——这是我的朋友所讲的。啊！“应酬的和尚”——这五个字，我想我自己近来，倒很有几分相像。

如是在泉州住了两个月。以后又到惠安，到厦门到漳州，都是继续前稿：除了利养还是名闻；除了名闻还是利养。日常生活总不在名闻利养之外。虽在瑞竹岩住了两个月，稍少闲静；但是不久又到祈保亭，冒充善知识，受了许多的善男信女的礼拜供养。可以说是惭愧已极了！

九月又到安海，住了一个月，十分的热闹。近来再到泉州，虽然时常起一种恐惧厌离的心，但是仍不免向这一条名闻利养的路上前进。可是，近来也有一件可庆幸的事，因为我近来得到永春十五岁小孩子的一封信。他劝我：以后不可常常宴会，要养静用功。信中又说起他近来的生活，如吟诗赏月，看花，静坐等——洋洋千言的一封信。啊！他是一个十五岁的小孩子，竟有如此高尚的思想，正当的见解。我看到他这一封信，真是惭愧万分了。我自从得到他的信以后，就以十分坚决的心谢绝宴会。虽然得罪了别人，也不管他。这个也可算是近来一件可庆幸的事了。

虽然是如此，但我的过失也太多。可以说是从头至足，没有一处无过失，岂只谢绝宴会，就算了结了吗？尤其是今年几个月之中，极力冒充善知识，实在是太为佛门丢脸。别人或者能够原谅我；但我对我自己绝对不

能够原谅，断不能如此马马虎虎的过去。所以，我近来对人讲话的时候，绝不顾惜情面。决定赶快料理没有了结的事情。将“法师”、“老法师”、“律师”等名目，一概取消；将“学人侍者”等，一概辞谢。孑然一身，遂我初服。这个——或者亦是我一生的大结束了！

啊！再过一个多月，我的年纪要到六十了。像我出家以来，既然是无惭无愧，埋头造恶，所以到现在，所做的事大半支离破碎，不能圆满。这个也是份所当然。只有对于养正院诸位同学，相处四年之久，有点不能忘情；我很盼望养正院，从此以后能够复兴起来，为全国模范的僧学院。可是我的年纪老了，又没有道德学问，我以后对于养正院也只可说“爱莫能助”了。

啊！与诸位同学谈得时间也太久了，且用古人的诗来作临别赠言。诗云：

□□□□□□□，万事都从缺陷好；吟到夕阳山外山，古今谁免余情绕。



李叔同书联

赠闽南会泉长老联

会心当处即是
泉水在山乃清

泉州开元寺斋堂联

坐享檀施岂易
自忖己德何如

转道和尚七秩寿联

芒圃秋菱，犹有黄花标晚节；
澄潭影现，仰观皓月镇中天。

抗日战争时期题承天寺联

念佛不忘救国
救国必须念佛

草庵门联

草藉不除，时觉眼前生意满；
庵门常掩，毋忘世上苦人多。

光明寺石佛像对联

石壁光明，相传为文佛现影；
史乘载记，于此有名贤读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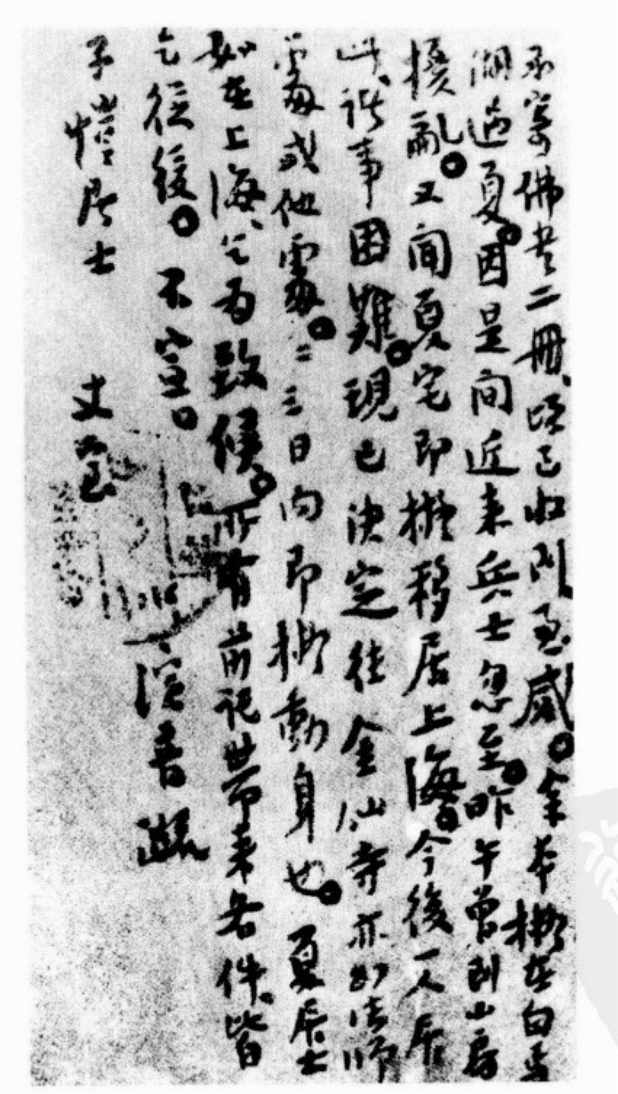
净峰寺客堂门联

自净其心，有若光风霁月；
他山之石，厥惟益友明师。

赠法轮长老联

永日视内典
深山多大年

第四编　书札选录



PDG

致徐耀廷[1]

（一八九六年旧八月十八日，天津）

耀廷我五仁哥大人如见：

别来屈指已度中秋，遥忆芝辉，曷胜盼想。前寄上第拾叁号信函，谅必早登台阅。谨将近日新（闻）（列）下，以供赐览。

中秋色减

本月十四日晚，忽云光黯合，雷声隐隐。顷刻大雨如注，至十五日早寅刻方止。一切卖瓜果者，未免减色矣。至己刻云开雾散，红日东升，虽天气晴明乎而已，道路泥泞矣。

寒暖不均

津门自前月初旬甚热，至中下旬甚凉，至本月初旬又微暖，至今十四日雨后又甚凉。我辈皆宜穿夹袄夹坎肩之类，夜间皆用绵被两床方可，不然则恐泻腹矣。

〔1〕徐耀廷（一八五七—一九四六），又名药庭、月亭，祖籍河北盐山，世居天津。他是李叔同家开办的桐达钱铺的账房先生，比李叔同年长二十三岁，故叔同以长事之。耀廷胞兄徐子明为天津名画家，家学渊源，耀廷亦能书画篆刻，叔同时以书信见询艺事，视同启蒙师长。



丰子恺　菊萎犹开卧地花

持螯美趣

津门自月之初旬以来，螃蟹甚肥，至今日如钟口大者，制津蚨二文，价可谓廉之极矣。持螯酌酒，何乐如之，可谓美趣矣。

随缘杂记

弟兹又镌图章数块，奉上。祈嘉仲诸友用哂正为要。并有王含墨致函祈自检收。别无可报。专此敬候升祺。余维惠照不一。

弟涛顿　八月十八日泐

致陆丹林[1]

（一九一三年，杭州）

丹林道兄左右：

昨午雨霁，与同学数人泛舟湖上，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才一举首，不觉目酣神醉。山容水态，何异当年袁石公游湖风味？惜从者栖迟岭海，未能共挹西湖清芬为快耳。薄暮归寓，乘兴奏刀，连治七印，古朴浑厚，自审尚有是处。从者属作两钮，寄请法政。或可在红树室中与端州旧砚，曼生泥壶，结为清供良伴乎？

著述之余，盼复数行，藉慰遐思！春寒，惟为道自爱。不宣。

岸白

致刘质平[2]

一

（一九一五年阴历九月初三，杭州）

质平仁弟足下：

顷奉手书敬悉。《和声学》亦收到。尊状近若何，至以为念！人生多艰，“不如意事常八九”，吾人于此，当镇定精神，勉于苦中寻乐；若处处拘泥，徒劳脑力，无济于事，适自苦耳。吾弟卧病多暇，可取古人修养格言（如《论语》之类）读之，胸中必另有一番境界。下半年仍来杭校甚善。不佞固甚愿与吾弟常相叙首也。祇询

近佳！

息[3]上　九月三日

〔1〕陆丹林（生卒年不详），号自在，笔名长老，广东人，南社社员。历任各文史杂志编辑。多所著述。此信写于一九一三年，时叔同尚未出家，故署名岸，即留学日本时之俗名李岸。

〔2〕刘质平，浙江海宁人，弘一大师在浙江一师任教时最得意的弟子之一，与丰子恺并称弘一大师的“两大弟子”。擅长音乐，在浙江一师毕业后赴日留学，专研音乐，最后一年生活无着，李叔同对其予以资助，因此对弘一大师终身感激不尽，竭力报答。在弘一大师出家后，对弘一大师的生活予以多方照料资助，二人情同父子，情感弥深。

〔3〕息：李息为李叔同的别名之一。



[明] 陈洪绶　品茶图

不佞于本学年兼任杭、宁二校[1]课程，汽车[2]往来千二百里，亦一大苦事也。

游日本未及到东京，故章程尚未觅到，详情容后复。

二

（一九一六年阴历八月十九日，杭州）

质平仁弟：

来函诵悉。日本留学生向来如是，虽亦有成绩佳良者，然大半为日本作殿军或并殿军之资格亦无之。故日人说起留学生辄作滑稽讪笑之态。不佞居东八年，固习见不鲜矣。君之志气甚佳，将来必可为吾国人吐一口气。但现在宜注意者如下：

（一）宜重卫生，俾免中途辍学（习音乐者，非身体健壮之人不易进步。专运动五指及脑，他处不运动则易致疾。故每日宜为适当之休息及应有之娱乐，适度之运动。又宜早眠早起，食后宜休息一小时，不可即弹琴）。

（二）宜慎出场演奏，免人之忌妒（能不演奏最妥，抱璞而藏，君子之行也）。

（三）宜慎交游，免生无谓之是非（留学界品类尤杂，最宜谨慎）。

（四）勿躐等急进（吾人求学须从常规，循序渐进，欲速则不达矣）。

（五）勿心浮气躁（学稍有得，即深自矜夸；或学而不进〔此种境界他日有之〕，即生厌烦心，或抱悲观，皆不可。必须心气平定，不急进，不间断。日久自有适当之成绩）。

（六）宜信仰宗教，求精神上之安乐（据余…人之所见，确系如此，未知君以为如何？）

附录格言数则呈阅。

不佞近来颇有志于修养，但言易行难，能持久不变尤难，如何如何！

今秋因经先生[3]坚留，情不可却，南京之兼职似可脱离。君暇日寸乞代购マンドリン[4]弦E二根、A二根、D三根、G二根，封入信内寄下。六七日内拟汇款五圆存尊处，尚有他物乞代购也。君如须在沪杭购物，不佞可以代

〔1〕杭宁二校：即杭州浙江第一高等师范学校及南京高等师范二校。
〔2〕汽车：即火车，当时国内一度沿用日本的这种说法。
〔3〕经先生：即经亨颐，时任浙江第一师范校长。
〔4〕マンドリン即mandoline（曼陀玲）。

办，望勿客气，随时函达可也。

君在校师何人？望示知。听音乐会之演奏，有何感动？此不佞所愿闻者也。此复，即颂

旅吉。

李叔[1]　八月十九日

门先生[2]乞为致意，他日稍暇，当作书奉候。并谓现在不佞求学不得，如行夜路，视门先生如在天上矣。

三

（一九一七年阴历一月十八日，杭州）

手书诵悉，清单等皆收到。愈学愈难，是君之进步，何反以是为忧！B氏[3]曲君习之，似躐等[4]，中止甚是。试验时宜应试，取与不取，听之可也。不佞与君交谊至厚，何至因此区区云对不起？但如君现在忧虑过度，自寻苦恼，或因是致疾，中途辍学，是真对不起鄙人矣。从前鄙人与君函内解劝君之言语，万万不可忘记，宜时时取出阅看。能时时阅看，依此实行，必可免除一切烦恼。

从前牛山充[5]入学试验，落第四次，中山晋平[6]落第二次，彼何尝因是灰心？

总之，君志气太高，好名太甚，“务实循序”四字，可为君之药石也。

中学毕业免试科学，是指毕业于日本中学者；君能否依此例，须详询之。证明书容代为商量。五日后返沪，补汇四圆廿钱。前君投稿于《教育周报》，得奖银十六元，此款拟汇至日本可否？望示知！此复，即颂

近佳！

李婴上　一月十八日

〔1〕李叔同在虎跑寺试验断食后，又改名李婴。
〔2〕门先生：李叔同留学时的友人。
〔3〕B氏：即德国著名作曲家贝多芬（1770—1827）。
〔4〕躐等：越级。
〔5〕牛山充：日本学者，精音乐。
〔6〕中山晋平：日本作曲家。



[清] 八大山人　菡萏

（再者）鄙人拟于数年之内，入山为佛弟子（或在近一二年亦未可知，时机远近，非人力所能处也）。现已络续结束一切。君春秋尚盛，似不宜即入此道，但如现在之遇事忧虑，自寻苦恼，恐不久将神经混杂，得不治之疾，鄙人可以断言。鄙意以为，君此时宜详审坚决，如能痛改此习，耐心向学，最为中正之道；倘自己仍无把握，不能痛改此习，将来必至学而无成，反致恶果；不如即抛却世事入山为佛弟子，较为安定也。

切在至好，故尽情言之。阅后付丙。

四

（一九一七年，杭州）

质平仁弟：

来书诵悉。借款无覆音，想无可希望矣（某君昔年留学，曾受不佞补助。今某君任某官立银行副经理，故以借款商量，虽非冒昧，然不佞实自志为婺人

矣，于人何尤！）。不佞自知世寿不永，又从无始以来，罪业至深，故不得不赶紧修行。自去腊受马一浮大士之薰陶，渐有所悟。世味日淡，职务多荒。近来请假，就令勉强再延时日，必外贻旷职之讥，内受疚心之苦（逾课时之半，人皆谓余有神经病）。君能体谅不佞之意，良所欢喜赞叹！不佞即拟宣布辞职，暑假后不再任事矣。所藏音乐书，拟以赠君，望君早返国收领（能在五月内最妙），并可为最后之畅聚。不佞所藏之书物，近日皆分赠各处，五月以前必可清楚。秋初即入山习静，不再轻易晤人。剃度之期，或在明年。

前寄来之木箱，已收到。丰仁[1]君习木炭画极勤。即颂旅祉！

附汇日金二十圆，望收入。

李婴

前曾与经先生谈及，君今年如返国，可否在一师校任事？经先生谓君在东，曾诽谤母校师长，已造成恶感。倘来任事，必无良果云云。附以直达，望以后发言，宜谨慎也。不佞拟再托君购佛学数种，俟后函达。

五

（一九一七年，杭州）

质平仁弟足下：

来书诵悉。《菜根谭》[2]及M经，前已收到，曾致复片，计已查收。

官费事可由君访察他人补官费之经过情形，由君作函寄来，上款写经、夏[3]二先生及不佞三人，函内详述他省补费之办法。此函寄至不佞处，由不佞与经、夏二先生商酌可也。

君在东言行谨慎，甚佳。交友不可勉强，宁无友不可交寻常之友（或不尽然），虽无损于我，亦徒往来酬酢，作无谓之谈话，周旋消费力学之时间耳。门先生忠厚长者，可以为君之友人。此外不再交友，亦无妨碍。始亲终疏，反致怨尤，故不如于始不亲之为佳也。不佞前致君函有应注意者数条，宜常阅之。

又格言数则，亦不可忘。不佞无他高见，惟望君按步就班用功，不求近

〔1〕丰仁：即丰子恺，丰仁系他在浙江一师上学时的学名。
〔2〕《菜根谭》：明代洪应明著。
〔3〕经、夏二先生：即经亨颐、夏丏尊。



［清］卓秉勋　空谷幽兰

效。进太锐者恐难持久。不可心太高，心高是灰心之根源也。心倘不定，可以习静坐法。入手虽难，然行之有恒，自可入门（君有崇信之宗教，信仰之尤善，佛、伊、耶皆可）。

音乐书前日已挂号寄奉。附一函乞转交门先生。此复，即颂近佳！

李婴

六

（一九一七年，杭州）

质平仁弟：

前日寄一函，计达览。昨晤经先生，将尊函及门先生函呈去（本拟约夏先生同往，据夏先生云：前得君函时，已与经先生谈过，故此次不愿再去）。经先生将尊函阅一过，门先生之函并未详阅。据云：此函无意思，因会长[1]不能管此事也（此说不必与他人道）。总之，经先生对于此事颇冷淡。先云："须由君呈请，余不能言"；后鄙人再四恳求，始允往询。但因新厅长初到任甚忙，现在不便去，何日去难预定也。

〔1〕会长：可能是当时浙江省教育会长。



[清] 恽南田　双清图

鄙人谓浙江女生补费之事，可否援以为例？经先生云："不能。"后经先生遂痛论请补官费之难，逆料必不成功。又有"荐一科长与厅长尚易，请补一官费生殊难"之说。鄙人不待其辞毕，即别去，不欢而散，殊出人意外也。但平心思之，经先生事务多忙，本校毕业生甚多，经先生倘一一为之筹画，殊做不到。

故以此事责备经先生，大非恕道。经先生人甚直爽．故能随意畅谈。若深沉之士，则当面以极圆滑之言敷衍恭维，其结果则一也。故经先生尚不失为直士。若夏先生向来不喜管闲事，其天性如是。总之官费事，以后鄙人不愿再向经先生询问。鄙人于数年之内，决不自己辞职。如无他变，前定之约，必实践也。望安心求学，毋再以是为念！

此信阅毕望焚去。言人是非，君子不为。今述其详。愿君知此事之始末。

婴上

七

（一九一七年，杭州）

质平仁弟：

昨上一函一片，计达览。请补官费之事，不佞再四斟酌，恐难如愿。不佞与夏先生素不与官厅相识，只可推此事于经先生。经先生多忙，能否专为此事往返奔走，亦未可知。即能任劳力谋，成否亦在未可知之数（总而言之，求人甚难）。此中困难情形，可以意料及之也。

君之家庭助君学费，大约可至何时？如君学费断绝，困难之时，不佞可以量力助君。但不佞窭[1]人也，必须无意外之变，乃可如愿。因学校薪水领不到时，即无可设法。今将详细之情形述之如下：

不佞现每月入薪水百零五圆

出款：

上海家用四十圆　年节另加

天津家用廿五圆　年节另加

自己食物十圆

自己零用五圆

〔1〕窭：音"剧"，贫穷之意。

自己应酬费买物添衣费五圆

如依是正确计算，严守此数，不再多费，每月可余廿圆。

此廿元即可以作君学费用。中国留学生往往学费甚多，但日本学生每月有廿圆已可敷用。不买书、买物、交际游览，可以省钱许多。将来不佞之薪水，大约有减无增。但再减去五圆，仍无大妨碍（自己用之款内，可以再加节省），如再多减则觉困难矣。

又不佞家无恒产，专恃薪水养家，如患大病不能任职，或由学校辞职，或因时局不能发薪水；倘有此种变故，即无法可设也。以上所述，为不佞个人之情形。

倘以后由不佞助君学费，有下列数条，必须由君承认实行乃可。

△ 此款系以我辈之交谊．赠君用之，并非借贷与君。因不佞向不喜与人通借贷也。故此款君受之，将来不必偿还。

△ 赠款事只有吾二人知，不可与第三人谈及。家族如追问，可云有人如此而已，万不可提出姓名。

△ 赠款期限，以君之家族不给学费时起，至毕业时止。但如有前述之变故，则不能赠款（如减薪水太多，则赠款亦须减少）。

△ 君须听从不佞之意见，不可违肯。不佞并无他意，但愿君按步就班用功，无太过不及。注重卫生，俾可学成有获，不致半途中止也。君之心高气浮是第一障碍物（自杀之事不可再想），必痛除。

以上所说之情形，望君详细思索，写回信复我。助学费事，不佞不敢向他人言，因他人以诚意待人者少也，即有装面子暂时敷衍者，亦将久而生厌，焉能持久？君之家族尚不能尽力助君，何况外人乎？若不佞近来颇明天理，愿依天理行事，望君勿以常人之情推测不佞可也。此颂近佳！

李叟

此函阅后焚去。

八

（一九一八年阴历二月初九，杭州）

质平仁弟：

两次托上海家人汇上之款，计已收入。致日本人信已改就，望察收。去年

由运送店寄来之物，尚未收到，便乞催询。

不佞近耽空寂，厌弃人事。早在今夏，迟在明年，将入山剃度为沙弥。刻已渐渐准备一切（所有之物皆赠人），音乐书籍及洋服，拟赠足下。甚盼足下暑假时能返国一晤也。

二月初九日　李婴

正月十五日，已皈依三宝，法名演音，字弘一。

九

（一九一八年旧历三月廿五日，杭州）

质平仁弟：

书悉。君所需至毕业为止之学费，约日金千余圆，顷已设法借华金千圆，以供此费。余虽修道念切，然决不忍致君事于度外。此款倘可借到，余再入山；如不能借到，余仍就职至君毕业时止。君以后可以安心求学，勿再过虑。至要至要！即颂

近佳！

演音　三月廿五日

致夏丏尊[1]

一

（一九二一年八月廿七日，温州庆福寺）

江干之别，有如昨日。吴子书来，知仁[2]归卧湖上，脱屣尘劳，甚善甚善。余以是岁春残，始来永宁（寓温州南门外城下寮），掩室谢客，一心念佛，半以二载，圆成其愿。仁者迩来精进何似？衰老浸至，幸宜早自努力。义海渊

〔1〕夏丏尊（一八八五—一九四六），浙江上虞人。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曾任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舍监。其后历任白马湖春晖中学、上海立达学园、暨南大学教授等。晚年任上海开明书店总编辑。自浙江一师与李叔同共事后，成为他的挚友，生死不渝。着有《平屋杂文》，译有《爱的教育》等。

〔2〕仁或仁者，佛典常作第二人称，有“您”之意。“仁等”为复数。



李叔同为夏丏尊书

微，未易穷讨，念佛一法，最契时机。印老文钞，宜熟览玩味，自知其下手处也（可先阅其书札一类）。仁或来瓯[1]，希于半月前先以书达，当可晋接。秋凉，惟珍重不具。

演音　八月廿七夕

寓温州南门外城下寮。（便中代求松烟墨二锭寄下。）

二

（一九二九年阳历五月六日，温州庆福寺）

惠书诵悉。承询所需，至用感谢。此次由闽至温，旅费甚省，故尚有余资。宿疾本因路途辛劳所致，今已愈十之九。铜模字即可书写。拟先写千余字寄上。俟动工镌刻后，再继续书写其余者。今细检商务铅字样本，至为繁杂。有应用之字而不列入者。有《康熙字典》所未载之僻字及俗体字，而反列入者。若依此书写，殊不适用。今拟改依《中华新字典》所载者书写，而略增加。总以适用于排印佛书及古书等为主。倘有久缺，他时尚可随时补写也。墓志、造像不列目录，甚善。《佛教大辞典》[2]，是否仍存尊处？因嘉兴前来书谓未曾收到。如未送去，仍以存尊处为宜。阳历四月十九日寄挂号信与上海美专刘质平居士，至今半月余，无有复音，乞为探询，质平是否仍在美专，或在他处？便中示知为感。

演音　阳历五月六日

三

（一九二九年阴历四月十二日，温州庆福寺）

丐尊居士：

前奉上二片，想已收到。铜模已试写三十页。费尽心力，务求其大小匀称。但其结果，仍未能满意。现余经详细思维，此事只可中止。其原因如下：

一、此事向无有创办，其中必有困难之处。今余试之，果然困难。因字之大

〔1〕瓯，为温州之略称。

〔2〕《佛教大词典》，系日本佛教学者织田得能所著日本最早的佛教大词典。

小与笔画之粗细及结体之或长或方或扁，皆难一律。今余书写之字，依整张之纸看之，似甚齐整。但若拆开，以异部之字数纸（如口卩亻匚儿等），拼集作为一行观之，则弱点毕露，甚为难看。余曾屡次试验，极为扫兴，故拟中止。

二、去年应允此事之时，未经详细考虑，今既书写之时，乃知其中有种种之字，为出家人书写甚不合宜者。如九部中残酷凶恶之字甚多；又女部中更不堪言；尸部中更有极秽之字，余殊不愿执笔书写。此为第二之原因（此原因甚为重要）。

三、余近来眼有病，戴眼镜久，则眼痛。将来或患增剧，即不得不停止写字。则此事亦终不能完毕。与其将来功亏一篑，不如现在即停止。此为第三之原因。

余素重然诺，决不愿食言。今此事实有不得已之种种苦衷。务乞仁者向开明主人之前，代为求其宽怒谅解，至为感祷。所余之纸，拟书写短篇之佛经三种（如《心经》之类是），以塞其责，聊赎余罪。

前寄来之碑帖等，余已赠与泉州某师。又《新字典》及铅字样本并未书写之红方格纸，亦乞悉赠与余。至为感谢。

余近来精神衰颓，远不如去秋晤谈时之形状，质平前属撰之《歌集》，亦屡构思，竟不能成一章。止可食言而中止耳。余年老矣，屡为食言之事。日夜自思，殊为抱愧，然亦无可如何耳。务乞多多原谅。至感至感。已写之三十张奉上，乞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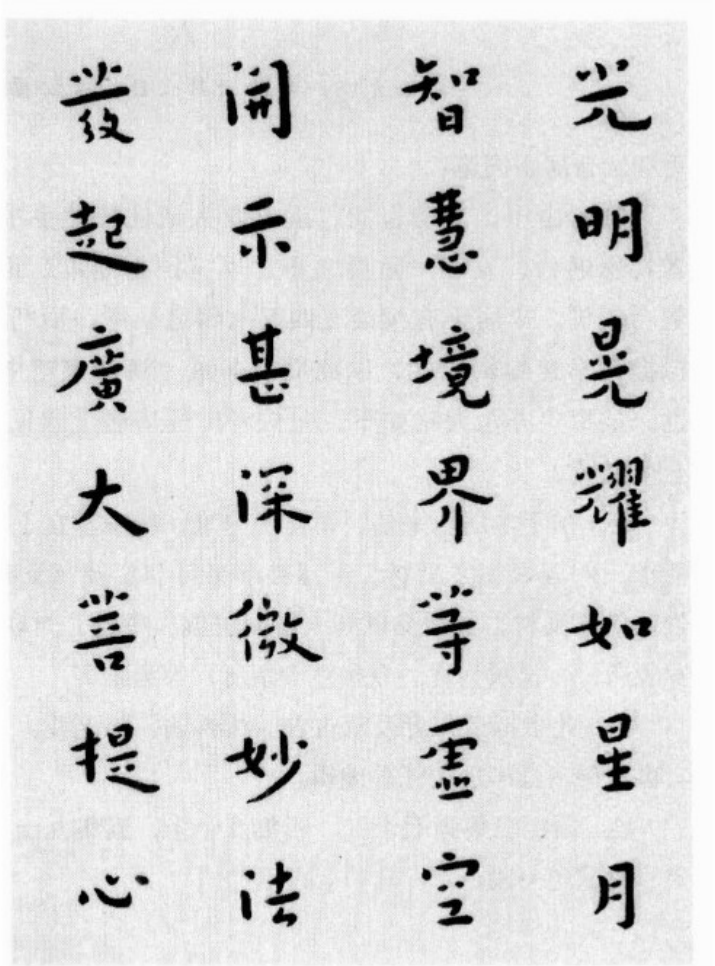
旧四月十二日　演音上

四

（一九三八年阴历闰七月六日，漳州祈保亭）

近得子恺函，悉仁者殇孙，境缘恶逆，深为叹息！若依佛法言，于一切境，皆应视如幻梦。乞仁者常阅佛书，并诵经念佛，自能身心安宁，无诸烦恼。则恶因缘反成好因缘也。朽人近来漳州城区，弘扬佛法，十分顺利，当此国难之时，人多发心归信佛法也。陈无我居士，寓上海慕尔鸣路一百十一弄六号。仁者若能常常访谈，自必胸怀开脱，获极大之利益也。谨陈，不宣。

演音启　闰月六日



李叔同书作

五

（一九三九年阴历六月十九日，永春普济寺）

丐尊居士澄览：

惠书两通，于今午同时收到。信笺稿写奉。刻木板时，乞勿移动其地位（印章亦勿移动）。因字形配合，及笔气连贯处，皆未能变易也。《护生画集》流布，承代谋画，甚感。朽人居深山中，诸事如常。永春及泉、漳等处居民，多朝散暮归，唯营夜市，以避机弹，至可愍也。信笺稿之字句，皆出于《华严经》。乞代达无我居士，并希致候。不宣。

音启　六月十九日

六

（一九四一年旧六月六日，晋江福林寺）

丐尊圆晋居士同览：

养疴山中，久疏音问。近以友人请住檀林乡中，结夏安居。故得与仁者特殊通信，发起一重要之事。以《护生画集》正、续编流布之后，颇能契合俗机。丰居士有续绘三四五六编之弘愿，而朽人老病日增，未能久待。拟提前早速编辑成就，以此稿本存藏上海法宝馆中，俟诸他年络续付印可也。兹拟定办法大略如下。乞仁者广征诸居士意见，妥为核定，迅速进行，至用感祷。

△ 前年丰居士来信，谓作画非难，所难者在于觅求画材。故今第一步为征求三四五六集之画材。于《佛学半月刊》及《觉有情》半月刊中，登载广告，广征画材。其赠品以朽人所写屏幅、中堂、对联及初版印《金刚经》（珂罗版印，较再版为优。今犹存十余册）等为酬奖。

△ 此事拟请仁者及范古农、沈彬翰、陈无我、朱苏典六居士，负责专任其事。仍请圆净居士任总编辑。

△ 预定三集画七十张，四集八十张，五集九十张，六集一百张。每画一张，附题句一段。



丰子恺《推食》　李叔同题句



丰子恺《寻香》　李叔同题句

△ 已刊布之初二集，画风既有不同，以下三四五六集亦应各异。俾全书六集各具特色，不相雷同。据鄙意，以下四集中，或有一集用连环画体裁，或有一集纯用语体新文字题句，其画风亦力求新颖，或有一集纯用欧美事迹。此为朽人随意悬拟，不足为据。仍乞六居士妥为商定，务期深契时机，至为切要。

△ 每集画旁之题句，字数宜少。或仅数字，至多不可超过四五十字。因字数多者，书写既困难，缩印亦未便。

△ 征求画材之广告文，乞六居士酌定。征求既毕，应审核优劣，分别等第，亦乞六居士酌定。至其画材能适于作画否，乞稣典居士详核之。

△ 以上且据登广告征求画材而言。依朽人悬揣，应征之人未必多，寄来之稿亦恐罕能适用。则登广告征求画材一事，将无结果，殊为可虑。不如专请四位负责，各位各编一集之画材，如是或较为稳妥也。乞六居士详审之。

以后关于此事之通信，乞寄与性常法师转交朽人至感。

农历六月六日　音启

七

（一九四二年旧九月，泉州温陵养老院）

丐尊居士文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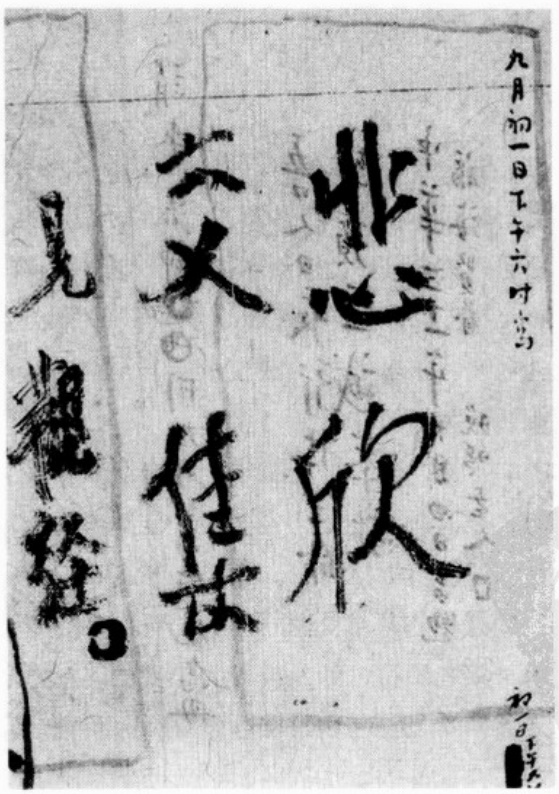
朽人已于（九）月（初四）日迁化。曾赋二偈，附录于后：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
问余何适，廓尔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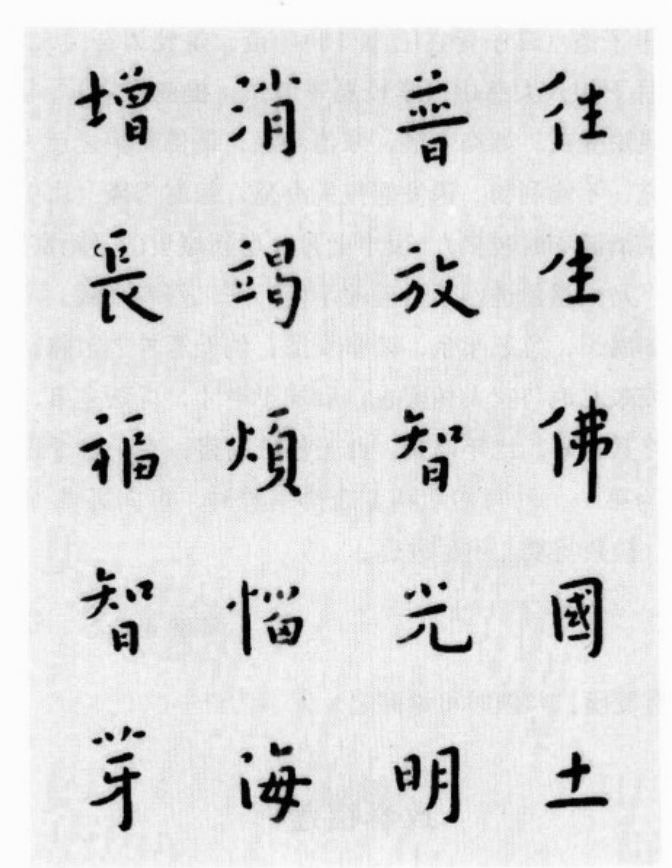
谨达，不宣。

音启

前所记月日，系依农历。又白。



李叔同绝笔



李叔同书作

致李圣章[1]

一

（一九二二年四月初六日，温州庆福寺）

圣章居士慧阅：

二十年来，音问疏绝，昨获长简，环诵数四，欢慰何如！任杭教职六年，兼任南京高师顾问者二年，及门数千，遍及江浙。英才蔚出，足以承绍家业者，指不胜屈，私心大慰。弘扬文艺之事，至此已可作一结束。戊午二月，发愿入山剃染，修习佛法，普利含识。以四阅月力料理公私诸事：凡油画、美术、图籍，寄赠北京美术学校（尔欲阅者可往探询之），音乐书赠刘质平，一

〔1〕李圣章（一八八九—一九七五），名麟玉，为弘一法师俗侄。早年留学法国，专攻化学。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及中法大学校长等职。建国后任全国政协委员。

切杂书零物赠丰子恺（二子皆在上海专科师范，是校为吾门人辈创立）。布置既毕，乃于五月下旬入大慈山（学校夏季考试，提前为之），七月十三日剃发出家，九月在灵隐受戒，始终安顺，未值障缘，诚佛菩萨之慈力加被也。出家既竟，学行未充，不能利物。因发愿掩关办道，暂谢俗缘（由戊午十二月至庚申六月，住玉泉清涟寺时较多）。庚申七月，至新城贝山（距富阳六十里），居月余，值障缘，乃决意他适。于是流浪于衢、严二州者半载。辛酉正月，返杭居清涟。三月如温州，忽忽年余，诸事安适；倘无意外之阻障，将不它往。当来道业有成，或来北地与家人相聚也。音拙于辩才，说法之事，非其所长，行将以著述之业终其身耳。比年以来，此土佛法昌盛，有一日千里之势。各省相较，当以浙江为第一。附写初学阅览之佛书数种，可向卧佛寺佛经流通处请来，以备阅览。拉杂写复，不尽欲言。

释演音疏答　四月初六日

尔父处亦有复函，归家时可索阅之。[1]

致李绍莲[2]

（一九二三年，温州庆福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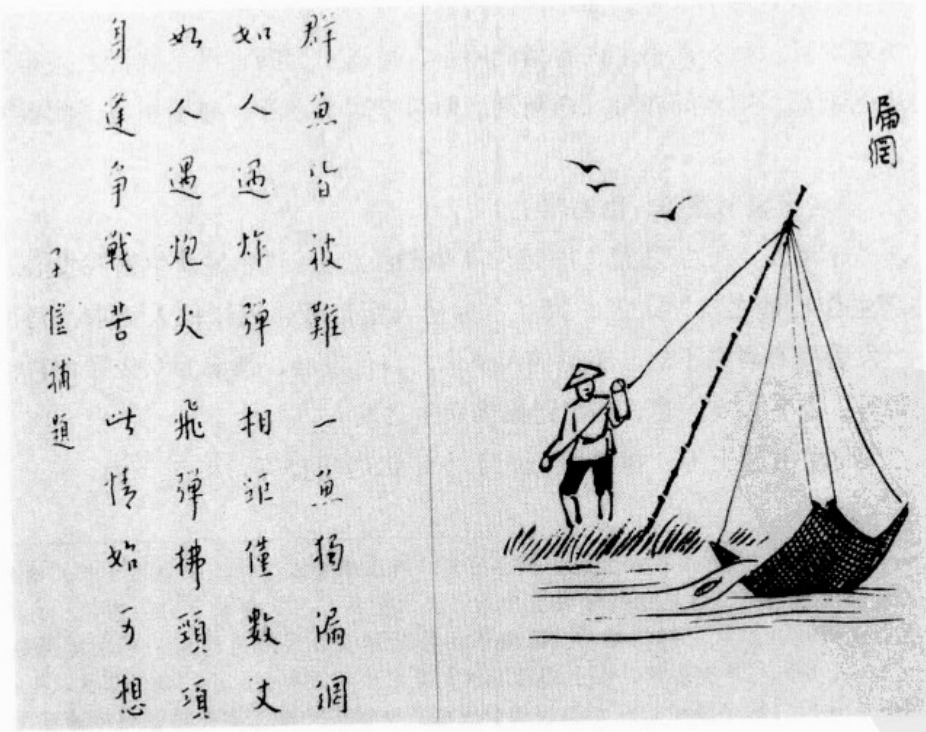
岁云暮矣，积阴凝寒。言念仁者，渺在天末。末由省展，惆怅如何？岁月不居，衰老浸至。儿时知交，大半迁逝。墓门青草，巷口斜阳，人事无常，可为愁叹！惟有仁者，时相承问。辄深旧雨之想，每怀朝露之懔。余与仁交垂三十年，相知以心，亲逾骨肉。入山以来，时且驰想。为忆仁者，滞情尘网，匪仰如来之慈力，宁脱忍域之苦轮。念佛一门，诚为津要矣。襄邮《印光法师文钞》，当达记室。幸以清暇，研味其趣。或有未达，毋遗下问。愿穷凡智，以酬来旨。附赍佛典一函，希垂省览，以自督励。流光迈驰，瞬息来世。幸宜及时努力，毋致当来忧悔。略写诚款，岂复委宣。

〔1〕此札历叙出家前后情况，至为详尽，为研究弘一法师重要史料。

〔2〕李绍莲（一八七八—？），原名勋，天津人，与李叔同为同宗，曾结拜为兄弟，交情极笃。此信见《海潮音》月刊第五卷（一九二四年）第五期所载，截去上下款及年月。



丰子恺《被弃的小猫》　李叔同题句



丰子恺《漏网》　李叔同题句

致丰子恺[1]

一

（一九二八年旧八月十四日，温州庆福寺）

初三日惠书，诵悉。兹条复如下：

△ 周居士动身已延期，网篮恐须稍迟，乃可带上。

△《佛教史迹》已收到，如立达仅存此一份，他日仍拟送还。

△ 护生画，拟请李居士等选择（因李居士所见应与朽人同）。俟一切决定后，再寄来由朽人书写文字。

△ 不录《楞伽》等经文，李居士所见，与朽人同。

△ 画集虽应用中国纸印，但表纸仍不妨用西洋风之图案画，以二色或三色印之。至于用线穿订，拟用日本式，系用线索结纽者，与中国佛经之穿订法不同。朽人之意，以为此书须多注重于未信佛法之新学家一方面，推广赠送。故表纸与装订，须极新颖警目，俾阅者一见表纸，即知其为新式之艺术品，非是陈旧式之劝善图画。倘表纸与寻常佛书相似，则彼等仅见《护生画集》之签条，或作寻常之佛书同视，而不再披阅其内容矣。故表纸与装订，倘能至极新颖，美观夺目，则为此书之内容增光不小，可以引起阅者满足欢喜之兴味。内容用中国纸印，则乡间亦可照样翻刻。似与李居士之意，亦不相违。此事再乞商之。

△ 李居士属书签条，附写奉上。

△“不请友”三字之意，即是如《华严经》云：“非是众生请我发心，我自为众生作不请之友”之意。因寻常为他人帮忙者，应待他人请求，乃可为之。今发善提心者则不然，不待他人请求，自己发心，情愿为众生帮忙，代众生受苦等。友者，友人也，指自己愿为众生之友人。

△ 周孟由居士等，谆谆留朽人于今年仍居庆福寺，谓过一天，是一天，

〔1〕丰子恺（一八九八—一九七五），又名子颜，浙江崇德人。十七岁就读于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李叔同任该校音乐、美术教师，丰氏甚得李师器重。一九一八年李叔同披剃出家，将其画具、画箱等用品分赠高年级习画学生，丰氏所得最多。一九二七年九月丰氏生日，在上海江湾永义里立达学园宿舍，正式举行仪式从弘一法师皈依佛门，法名婴行。一九二八年为祝弘一法师五十寿，丰氏绘成护生画五十幅，由弘一法师题字五十页，颜曰《护生画集》，后交由开明书店印行。



丰子恺《鹿迹》　李叔同题句

得过且过，云云。故朽人于今年下半年，拟不他往。俟明年至上海诸处时，再与仁者及丐翁等，商量筑室之事。现在似可缓议也。

△ 近病痢数日，已愈十之七八。惟胃肠衰弱，尚须缓缓调理，仍终日卧床耳。然不久必愈，乞勿悬念。承询需用，现在朽人零用之费，拟乞惠寄十圆。又庆福寺贴补之费（今年五个月），约二十圆（此款再迟两个月寄来亦不妨）。此款请旧友分任之。至于明年如何，俟后再酌。

△ 承李居士寄来《梵网经》、万钧氏书札，皆收到。谢谢。

病起无力，草草复此。其余，俟后再陈。

八月十四日　演音上

二

（一九二八年旧八月，温州庆福寺）

前迭上二函一片，想悉收到。昨今又续成白话诗四首。

《夫妇》：人伦有夫妇，家禽有牝牡。双栖共和鸣，春风拂高柳。

盛世乐太平，民康而物阜。万类咸喁喁，同浴仁恩厚。

按：此诗虽不佳，而得温柔敦厚之旨。以之冠首，颇为合宜。

《暗杀一》：若谓青蝇污，挥扇可驱除。岂必矜残杀，伤生而自娱。

《蚕的刑具》：残杀百千命，完成一袭衣。唯知求适体，岂毋伤仁慈。

《忏悔》：人非圣贤，其孰无过。犹如素衣，偶著尘涴。

改过自新，若衣拭尘。一念慈心，天下归仁。

按：此诗虽无佛教色彩，而实能包括佛法一切之教义。仁者当能知之。

此外，唯有《母之羽》及《平和之歌》二首，尚未作。拟俟仁者画稿寄来，再观察画之形状，然后著笔，较为亲切也。

朽人已十数年未尝作诗。至于白话诗，向不能作。今勉强为之。初作时，稍觉吃力。以后即妙思泉涌，信手挥写，即可成就。其中颇有可观之作，是诚佛菩萨慈力冥加，匪可思议者矣。但念生死事大，无常迅速，俟此册画集写毕，即不再作文作诗及书写等。唯偶写佛菩萨名号及书签，以结善缘耳。

此画集中，题诗并书写，实为今生最后之纪念。而得与仁者之画及李居士之戒杀白话文合册刊行，亦可谓殊胜之因缘矣（但朽人作此白话诗事，乞勿与他人谈及）。

三

（一九二九年阴历八月二十二日，温州庆福寺）

今日午前挂号寄上一函及画稿一包，想已收到。顷又做成白话诗数首，写录于下。

（1）《倘使羊识字》（因前配之古诗，不贴切。故今改做。）

倘使羊识字，泪珠落如雨。

口虽不能言，心中暗叫苦！

（2）《残废的美》

好花经摧折，曾无几日香。

憔悴剩残姿，明朝弃道旁。

（3）《喜庆的代价》（原配一诗，专指庆寿而言，此则指喜事而言。故拟与原诗并存。共二首。或者仅用此一首，而将旧选者删去。因旧选者其意虽佳，而诗笔殊拙笨也。）

喜气溢门楣，如何惨杀戮。
唯欲家人欢，那管畜生哭！

（4）原题为《悬梁》

日暖春风和，策杖游郊园。
双鸭泛清波，群鱼戏碧川。
为念世途险，欢乐何足言！
明朝落纲罟，系颈陈市廛。
思彼刀砧苦，不觉悲泪潸。

案此原画，意味太简单，拟乞重画一幅。题名曰《今日与明朝》。将诗中双鸭泛清波，群鱼戏碧川之景，补入。与系颈陈市廛，相对照，共为一幅。则



丰子恺《燕子飞来》　李叔同题句



丰子恺《忠仆》　李叔同题句

今日欢乐与明朝悲惨相对照，似较有意味。此虽是陈腐之老套头，今亦不妨采用也。俟画就时，乞与其他之画稿同时寄下。

再者，画稿中《母之羽》一幅，虽有意味，但画法似未能完全表明其意，终觉美中不足。倘仁者能再画一幅，较此为优者，则更善矣。如未能者，仍用此幅亦可。

前所编之画集次序，犹多未安之处。俟将来暇时，仍拟略为更动，俾臻完善。子恺居士慧览。

演音上　八月廿二日

四

（一九二八年旧八月廿四日，温州庆福寺）

新者作四首，写录奉览：

凄音

小鸟在樊笼，悲鸣音惨凄。
恻恻断肠语，哀哀乞命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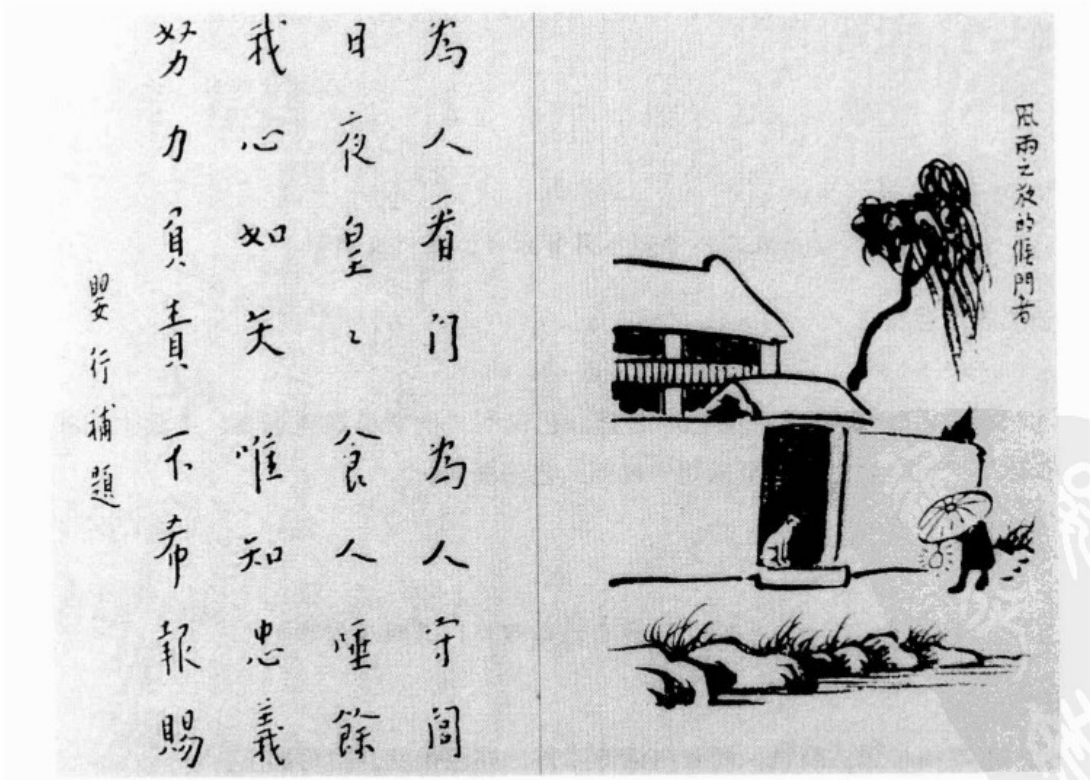
向人说困苦，可怜人不知：
犹谓是欢娱，娱情尽日啼。

农夫与乳母

忆昔襁褓时，尝啜老牛乳。
年长食稻粱，赖尔耕作苦。
念此养育恩，何忍相忘汝！
西方之学者，倡人道主义。
不啖老牛肉，淡泊乐素食。
卓哉此美风，可以昭百世！

麟为仁兽，灵气所钟，不践生草，不履生虫。繁吾人类，应知其义，举足下足，常须留意，既勿故杀，亦勿误伤。去我慈心，存我天良。

附注：儿时读《毛诗·麟趾章》，注云："麟为仁兽，不践生草，不履生



丰子恺《风雨之夜的候门者》　李叔同题句

虫。”余讽其文，深为感叹。四十年来，未尝忘怀。今撰护生诗歌，引述其义。后之览者，幸共知所警惕焉。

我的腿（旧配之诗，移入《修罗二》）

我的腿，善行走。
将来不免入汝手，
盐渍油烹佐春酒。
我欲乞哀怜，
不能作人言。
愿汝体恤猪命苦，
勿再杀戮与熬煎！

画集中《倒悬》一幅，拟乞改画。依原配之诗上二句，而作景物画一幅（即是“秋来霜露……芥有孙”之二句）。画题亦须改易，因原画之趣味，已数见不鲜，未能出色；不如改作为景物画较优美有意味也。

再者《刑场》与《平等》二幅，或可删，亦可留，乞仁者酌之。

八月廿四日　论月

五

（一九二八年旧八月廿六日，温州庆福寺）

子恺居士慧览：

……

再者，《芦菔生儿芥有孙》之画，乞仅依“秋来霜露满东园，芦菔生儿芥有孙”二句之意画之。至末句中鸡豚，乞勿画入。

六

（一九二八年阴历九月初四日，温州庆福寺）

子恺居士：

前复信片想达慧览。尚有白话诗二首，亦已作就，附写如下：

母之羽

雏儿依残羽，殷殷恋慈母。母亡儿不知，犹复相环守。念此亲爱情，能勿凄心否？

平和之歌：

昔日互残杀，今朝共舞歌。一家庆安乐，大地颂平和。

附短跋云：李、丰二居士，发愿流布《护生画集》。盖以艺术作方便，人道主义为宗趣。虽曰导俗，亦有可观者焉。每画一页，附白话诗，选录古德者□首，余皆贤瓶道人补题。纂修既成，请余为之书写，并略记其梗概。

新作之诗共十六首，皆已完成。但所作之诗，就艺术上而论，颇有遗憾：一以说明画中之意，言之太尽，无有含蓄，不留耐人寻味之余地。一以其文义浅薄鄙俗，无高尚玄妙之致。就此二种而论，实为缺点。但为导俗，令人易解，则亦不得不尔。然终不能登大雅之堂也。

画稿之中，其画幅大小，须相称合。如《！！！》一幅，似太大。《母之羽》一幅，似稍小，仁者能再改画，为宜。虽将来摄影之时，可以随意缩小放大，但终不如现在即配合适宜，俾免将来费事。且于朽人配写文字时，亦甚蒙



丰子恺《牧童》　李叔同题句

其便利也。

附二纸，为致李居士者。乞仁者先阅览一过，便中面交与李居士，稍迟未妨也。

九月初四日　演音上

七

（一九二八年旧九月十二日，温州庆福寺）

子恺居士：

昨晚获诵惠书，忻悉一一。兹复如下：

△续画之画稿，拟乞至明年旧历三月底为止（因温州春寒殊甚，未能执笔书写。须俟四月天暖之后，乃能动笔）。由此时至明春三月，乞仁者随意作画，多少不拘。朽人深知此事不能限期求速就（写字作文等亦然）。若兴到落笔，乃有佳作。所谓“妙手偶得之”也。至三月底即截止。由朽人用心书写。大约五月间，可以竣事。

仁者新作之画，乞随时络续寄下（又以前已选入之画稿及未选入者，并乞附入，便中寄下）。即由朽人选择。其选入者，并即补题诗句。

△白居易诗，“香饵”云云二句，系以鱼喻彼自己，或讽世人，非是护生之意。其义寄托遥深，非浅学所能解。乞勿用此诗作画。

△以后作画，无须忙迫。至画幅之多少，亦不必预计。如是乃有佳作。

△倘他日集中画幅再增多之时，则已删去之画，如《倒悬》、《众生》（又名《上法场》）等，或仍可配合选入。俟他日再详酌。

演音上　九月十二日

再者，愚夫愚妇及旧派之士农工商，所欢喜阅览者，为此派之画。但此派之画，须另请人画之。仁者及朽人，皆于此道外行。今所编之《护生画集》，专为新派有高等小学以上毕业程度之人阅览为主。彼愚夫等，虽阅之，亦仅能得极少份之利益，断不能赞美也。故关于愚夫等之顾虑，可以撇开。若必欲令愚夫等大得利益，只可再另编画集一部，专为此种人阅览，乃合宜也。

今此画集编辑之宗旨，前已与李居士陈说。第一，专为新派智识阶级之人（即高小毕业以上之程度）阅览。至他种人，只能随分获其少益。第二，专为

不信佛法，不喜阅佛书之人阅览（现在戒杀放生之书出版者甚多，彼有善根者，久已能阅其书，而奉行惟谨。不必需此画集也）。近来戒杀之书虽多，但适于以上二种人之阅览者，则殊为希有。故此画集，不得不编印行世。能使阅者爱慕其画法崭新，研玩不释手，自然能于戒杀放生之事，种植善根也，鄙意如此，未审当否？乞仁等酌之。又白。

八

（一九三八年旧五月十一日，漳州瑞竹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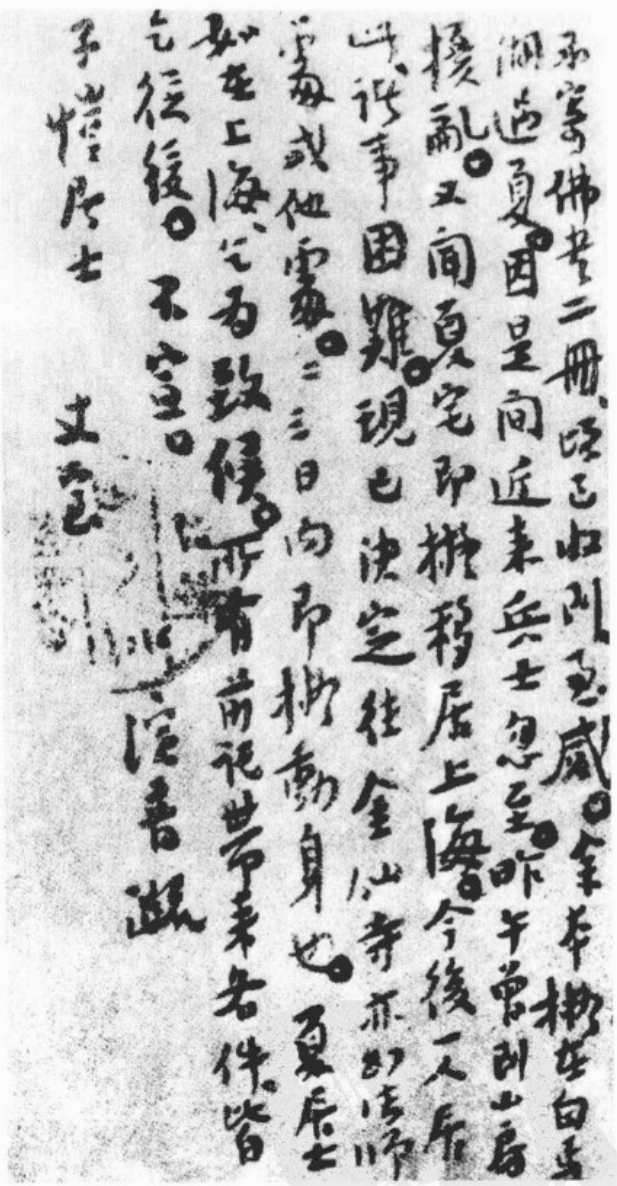
子恺居士道席：

前复一函及信片，寄至长沙，想已转送。今由泉州寄至四月二十一日惠书，具悉一一。宣纸未收到，兹先写小幅二叶，俟时局安定再别写大者奉上也。厦门变难前四日，朽人已至漳州讲经。尔来车路毁坏，一时未能返泉州，故在漳州东乡瑞竹岩暂住，即在此度夏也。朽人居此，人地生疏。时有所需，未便向他人请求。由汉口至漳州倘能邮汇者，乞仁者有以资助，至感。不宣。

五月十一日　演音疏

通信处，由祈保亭转交。其地址，如信面所写。

厦门乱后，漳州物价昂贵，有增



李叔同书札

至九倍者。惟漳州为闽中产米最多之处，虽久困居于此，必不致绝粮也。乞勿念。

近阅明蕅益大师集，有诗一首云：

赤日揽作镜[1]，海水挹作盆。照我忠义胆，浴我法臣魂。九死心不悔，尘劫愿犹存。为檄虚空界，何人共此轮。

又读古人诗云："莫嫌老圃秋容淡，犹有黄花晚节香。"朽人近恒发愿，愿舍身护法（为壮烈之牺牲），不愿苟且偷安独善其身也。仁者与马居士通信时，乞代致候。附白。

致李圆净[2]

一

（一九三二年阴历八月二十一日，温州庆福寺）

圆净子恺二居士仝览：

惠书及另寄之画稿、宣纸等，皆收到。

披阅画集，至为欢喜赞叹。但稍有美中不足之处。率以拙意，条述如下，乞仁等逐条详细阅之，至祷！

△ 案此画集为通俗之艺术品，应以优美柔和之情调，令阅者生起凄凉悲悯之感想，乃可不失艺术之价值。若纸上充满残酷之气，而标题更用"开棺"、"悬梁"、"示众"等粗暴之文字，则令阅者起厌恶不快之感，似有未可。更就感动人心而论，则优美之作品，似较残酷之作品感人较深。因残酷之作品，仅能令人受一时猛烈之刺激。若优美之作品，则能耐人寻味，如食橄榄然（此且就曾受新教育者言之。若常人，或专喜残酷之作品。但非是编所被之机，故今不论）。

△ 依以上所述之意见，朽人将此画集重为编订，共存二十二张（尚须添画两张，共计二十四张。添画之事，下条详说）。残酷之作品，虽亦选入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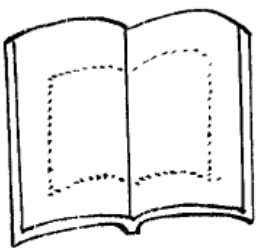
〔1〕"赤日揽作镜"，乃"日轮挽作镜"之误。应以见于致郁智朗函中引《灵峰宗论》（明蕅益大师著）诗句为正。此信件中因凭记忆引文，故有误。

〔2〕李圆净（一九〇〇—一九五〇），一作圆晋，名荣祥，广东三水人。中年学佛，著有《佛法导论》等，深受弘一法师称许。又与丰子恺合编《护生画集》。

幅，然为数不多，杂入中间，亦无大碍。就全体观之，似较旧编者稍近优美。至排列之次序，李居士旧者固善。今朽人所排列者，稍有不同。然亦煞费苦心。尽三日之力，排列乃定。于种种方面，皆欲照顾周到。但因画稿不多，难于选定，故排列之次序，犹不无遗憾耳。

△ 此画稿尚须添画二张。其一，题曰“忏悔”。画一半身之人（或正面，或偏面，乞详酌之），合掌恭敬，作忏悔状。其衣服宜简略二三笔画之，不必表明其为僧为俗。

其一，题曰“平和之歌”。较以前之画幅，加倍大（即以两页合并为一幅，如下记之图形）。其虚线者，即是画幅之范围。其上方及两旁，画舞台帷幕之形。其中间，画许多之人物，皆作携手跳舞、唱歌、欢笑之形状。凡此画集中，所有之男女人类及禽兽虫鱼等，皆须照其本来之像貌，一一以略笔画出（其禽兽之已死者，亦令其复活。花已折残者，仍令其生长地上，复其美丽之姿。但所有人物之像貌衣饰，皆须与以前所画者毕肖。俾令阅者可以一一回想指出，增加欢喜之兴趣）。朽人所以欲增加此二幅者，因此书名曰《护生画集》，而集中所收者，大多数为杀生伤生之画，皆属反面之作品，颇有未安。今依朽人排定之次序。其第一页《夫妇》，为正面之作品。以下十九张（惟《农夫与乳母》一幅，不在此类）皆是反面之作品。悉为杀生伤生之画。由微而至显，复由显而至微。以后之三张，即是《平等》及新增加之《忏悔》、《平和之歌》，乃是由反面而归于正面之作品。以《平和之歌》一张作为结束，可谓圆满护生之愿矣。



△ 集中所配之对照文字，固多吻合，但亦有勉强者，则减损绘画之兴味不少。今择其最适宜者用之。此外由朽人为作白话诗，补足之。但此种白话诗，多非出家人之口气，故托名某某道人所撰。并乞仁等于他人之处，亦勿发表此事（勿谓此诗为余所作）。昔蕅益大师著《辟邪集》，曾别署缁俗之名，杂入集中。今援此例而为之。

△《夫妇》所配之诗，虽甚合宜，但朽人之意，以为开卷第一幅，须用优美柔和之诗。至残杀等文义，应悉避去。故此诗拟由朽人另作。

△ 画题有须改写者，记之如下。乞子恺为之改写。

《溺》改为《沉溺》（第二张）。

《囚徒之歌》改为《凄音》，原名甚佳，因与末幅《平和之歌》重复，故改之（第三张）。

《诱杀》改为《诱惑》（第四张）。

《肉》改为《修罗》（第十一张）。

《悬梁》能改题他名，为善。乞酌为之（第十三张）。

又《刑场》之名，能改题，更善，否则仍旧亦可（第十二张）。

△ 朽人新作之白话诗，已成者数首，贴于画旁，乞阅之（凡未署名者皆是）。

△ 对照之诗，所占之地位，应较画所占之地位较小，乃能美观（至大，仅能与画相等）。万不能较画为大。若画小字大，则有喧宾夺主之失，甚不好看。故将来书写诗句之时，皆须依一一之画幅，一一配合适宜。至以后摄影之时，即令书与画同一时，同一距离摄之，俾令朽人所配合大小之格式，无有变动。

△ 最后之一张画，即《平和之歌》，是以两页合拼为一幅。将来此幅对照之诗，其字数较多，亦是以两页合拼为一幅。诗后并附短跋数语，故此幅之字数较多也。

△ 画集，附挂号寄上。乞增补改正后，再挂号寄下，并画好之封面，同时寄下。

△ 将来印刷之时，其书与画之配置高低，及封面纸之颜色与结纽线之颜色，能与封面画之颜色相调和否？皆须乞子恺处处注意。又画后，有排版之长篇戒杀文字，亦须排列适宜。其圈点之大小，与黑色之轻重，皆须一一审定。因吾国排字工人之知识，甚为幼稚，又甚粗心，决不解美观二字也。此事至要，慎勿轻忽。

△ 此画集如是编定，大致妥善。将来再版之时，似无须增加变动。

△ 所有删去之十数张，将来择其佳者可以编入二集。兹将删去之画，略评如下：

《诱杀（二）》，此画本可用。但以此种杀法，至为奇妙，他人罕有知者。今若刊布，恐不善之人，以好奇心，学此法杀生。故删去。

《尸林》、《示众》、《上法场》、《开棺》，皆佳。但因此类残酷之作，一卷之









李叔同绘十八罗汉四幅

内不宜多收，故删去。将来编二集时，或可编入。但画题有宜更改者。

《修罗》，此画甚佳。但因与《肉》重复，故删去。今于《肉》改题为《修罗》，则此幅《修罗》应改为他名。俟编二集时，可以编入。

《炮烙》亦可用。今因集中，有一花瓶一玻璃瓶，与此洋灯罩之形相似。若编入者，稍嫌重复，故删去。

《采花感想》，此画章法未稳。他日改画后，可以选入二集。

《生的扶持》亦可用。因与《夫妇》略似，故删去。

《义务警察》，今人食犬肉者罕闻。此画似可不用。

《杨枝净水》，此画可用。将来编二集时，可以此画置在最后之一幅。

△ 将来编二集时，拟多用优美柔和之作，及合于护生正面之意者。至残酷之作，依此次之删遗者，酌选三四幅已足，无须再多画也。

△ 此次画集所选入者，以《母之羽》、《倘使羊识字》、《我的腿》、《农夫与乳母》、《残废的美》，为最有意味。《肉》，甚为精彩。

△ 以上所述之拙见，皆乞仁等详细阅之。画稿增改后，望早日寄下，为盼！

△ 子恺所画之格子，现在虽未能用，但由朽人保存，以备将来书写他种文字用之，俾不辜负量画一番之心血。至此次书写诗句时，应用之格子，拟由朽人自画。因须斟酌变通，他人不能解也。

△ 宿疾已愈。惟精神身体，皆未复元。草草书此，诸希鉴察，为祷！

八月廿一日　演音上

此函发出之时，同时已另写一明信片，寄与（狄思威路）李居士，请彼即亲至江湾索阅此函。故仁者收到此函后，无须转寄与李居士。恐途中遗失也。如李居士已往他处，一时不能返沪，而欲急阅此函者，乞挂号寄出为宜。

二

（一九二八年旧八月廿三日，温州庆福寺）

圆净居士慧览：

昨奉惠书，诵悉一一。承寄藏经目，甚感！画集装订之事，于前函及致子恺之函内，已详言之。即是：

（一）用日本连史纸印，不用洋纸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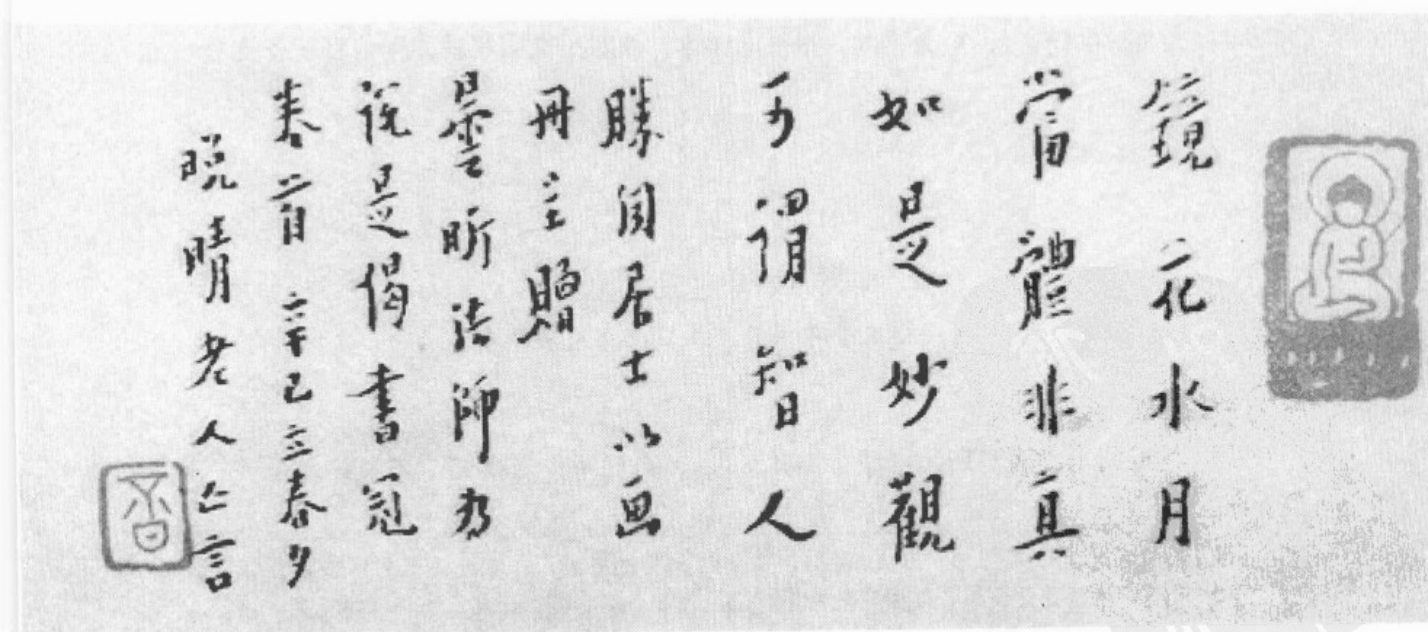
（二）用美丽之封面画及色彩调和之封面纸（不拘中西）。

（三）用美丽之线，结纽钉之。不用旧式书籍穿钉之式，亦不用洋装。

若仅赠送国内之人，即依此法装订印刷（排印时，无论图画与文字，及附录之长篇白话文，皆不用边。与子恺之《漫画集》相同。但所不同者，彼用洋纸，此则用连史纸耳）。若欲赠送日本各处者，则更须添印二三百部，纯用中国旧式之纸料（内容之纸及封面之纸皆然）精工印刷。至装订，仍不妨用色线结纽。若如是者，乃合日本人之嗜好。倘用洋纸印刷及洋装等，则彼等视之，殊无意味。此事子恺当深知之。

至于用中国旧式之纸料印刷，以用上等旧式之连史纸为宜。如嫌其价昂，可改用上等旧式之毛边纸，或用温州所出之旧式“七刀纸”，皆能合日本人之嗜好。此种纸张，颜色虽不洁白，然亦颇古雅不俗也。总之，若欲投日本人之嗜好，须用中国旧式极雅敛之纸料印之。若欲投吾国新学家智识阶级之嗜好，须用日本连史或洋纸印之。拙见如是，未审然否？

画稿俟子恺改正寄来后，朽人当为补题诗句及书写。大约须费一月左右之力（从画稿寄到后计算）。倘无疾病，即可以做到。吾人作事，同应迅捷。然亦不可心忙，过于草率。俟全部题写已毕，再一并寄上，由仁者斟酌募资。吾



李叔同书作

人为弘法利生，募款印书，固应热心从事，然亦不能过于勉强。倘因缘未能成熟，止可从缓暂待。穆居士处，久未通讯。朽人近年以来，心灰意懒，殊不愿与人交际。即作文写字等事，至此画集完成后，亦即截止。以后作文诗之事，决定停止（因神经衰弱）。至写字之事，惟写小幅简单之佛菩萨名号，或偶写一一书签耳。诸乞鉴谅为幸！

八月廿三日　演音上

三

（一九二八年旧九月初四，温州庆福寺）

圆净居士慧览：

昨奉到尊片，又双挂号寄到稿本一册，同时收到。

书写对照文字，须俟画稿寄到，乃能书写。因每页须参酌画幅之形式，而定其文字所占之地位（或大或小，或长或方或扁，页页不同，皆须与画相称）。又每写一页时，须参观全部之绘画及文字之形式，务期前后统一调和（不能写一页，只照管一页）。故将字与画分两回寄上之事，亦势有所未能。诸乞亮之为幸。

朽意以为此事无须太速，总期假以时日，朽人愿竭其心力为之编纂书写。俾此集可以大体完善，庶不负仁者期望之热忱耳。

《护生痛言》，至为感佩。拟留此详读，俟对照文字写就，于他日一齐挂号奉上。

九月初四日　演音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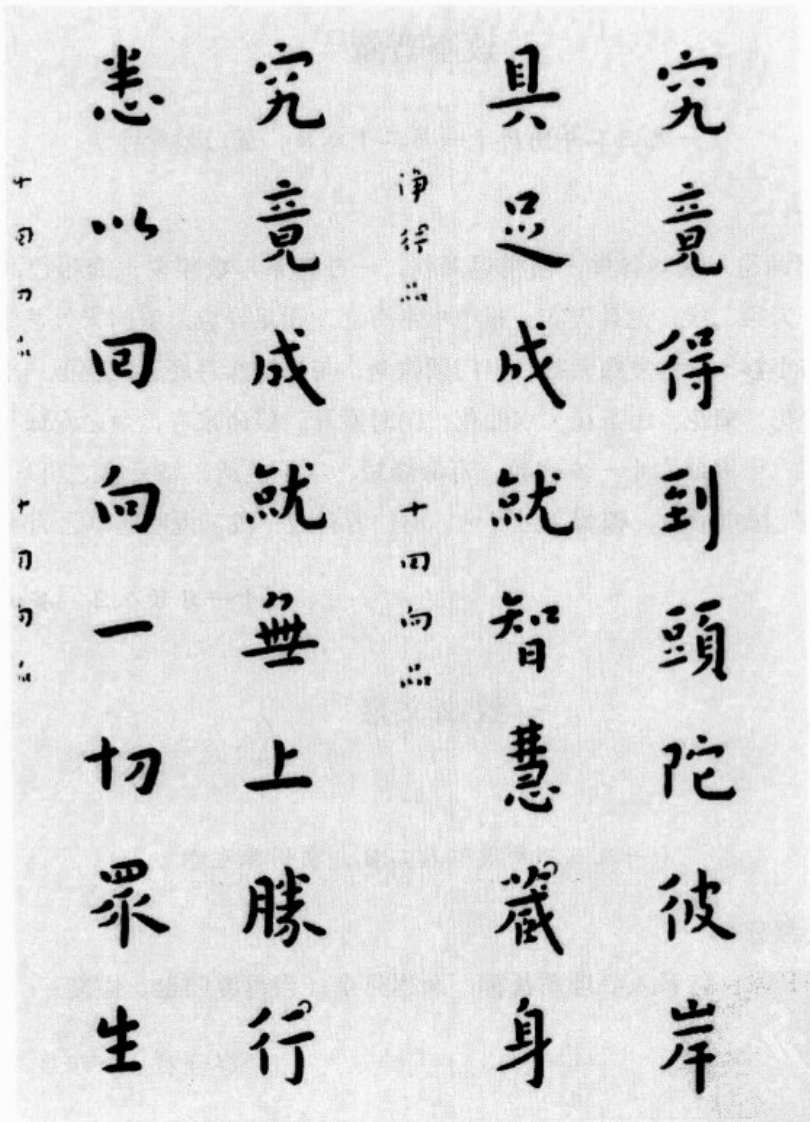
致胡宅梵[1]

（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三日，上虞法界寺）

胜月居士：

近阅玉山陶觉所编《箴言类钞》。以彼自己所作之格言，夹入古人著作之

〔1〕胡宅梵（一九〇二—一九八〇），名维铨，浙江慈溪人。弘一法师驻锡慈溪金仙寺时，亲近法师多年，闻因宅近梵宇，法师为起名曰宅梵。一九三〇年，胡氏秉笔为记《弘一大师之童年》。一九三一年撰《弘一大师精选读书录日省录序》。



李叔同书作

中，混杂紊乱，阅之令人不快。余意以为彼自己所作者，即使果足以媲美古人，亦应附录于后，以示谦德，可也。此种混乱编辑之法，断不可摹仿。若如是者，将贻讥于世耳。

致李晋章[1]

（一九三二年阴历十一月二十八日，厦门妙释寺）

晋章居士：

惠书诵悉。属写各件，俟稍迟书就，一并寄奉。数年前上海报已载余圆寂之事，今为第二次，记载失实，报中常常有之，无足异也。厦门天气甚暖，余唯著一件布小衫，一件夏布大衫，出门须执伞，与津地八月底天气相似。榴花、桂花、白兰花、菊花、山茶花、水仙花，同时盛开。星命家言，余之寿命与尊公相似，亦在六十岁或六十一岁之数。寿命修短，本不足道，姑妄言之可耳。“洗心人读经室”额纸后方，拟留空白尺余，由仁者自跋一段，说明此事之因缘。

旧十一月廿八日　演音启

致高文显[2]

一

（一九三三年重阳后二日，泉州开元寺）

胜进居士慧览：

惠书具悉。仁者入心理系甚善。余迟月余，当返厦门也。谨复。

弘一启　重阳后二日

〔1〕李晋章（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名麟玺，后改名矫，字雄河，为李叔同次侄。生前曾服务天津农业银行，精篆刻。弘一法师出家后所用印章，多出其手。此信写于一九三一年旧五月八日。是年法师手书大字《阿弥陀经》十六幅，题云：“岁次壬申六月，先进士公百二十龄诞辰，敬书《阿弥陀经》，回向先考……”

〔2〕高文显（一九二一——一九九一），别号胜进，福建南安人。毕业厦门大学，亲近弘一法师多年。法师讲演，多由他记录。抗战期间南渡，执教菲律宾。后赴英留学，得博士学位。

二

（一九三五年正月元宵，厦门万寿岩）

惠书诵悉。承仁者乡居安乐，至用忻慰。余于岁首在万寿讲小本《弥陀经》七日，并辑讲录一卷。诸缘顺遂，堪豫远念耳。尔后行止未定，犹如落叶，一任业风飘去，宁知方所耶？想仁者不久将返鹭屿，略述所怀，不及邮奉，谨托洽师传呈。不宣。

正月元宵夜　演音白

三

（一九三五年九月六日，惠安净峰寺）

胜进居士道鉴：

承施鼓山刊《梵网》及《王摩诘》，欢感无已。净峰生活甚安适。近以寺主他往，余亦随其移居草庵。谨复，不具。

九月六日　演音启

净峰居半岛之中（与陆地连者仅十之二），山石玲珑重叠，世所罕见。民风古朴，犹存千年来之装饰，有如世外桃源。种植者以地瓜、花生、大麦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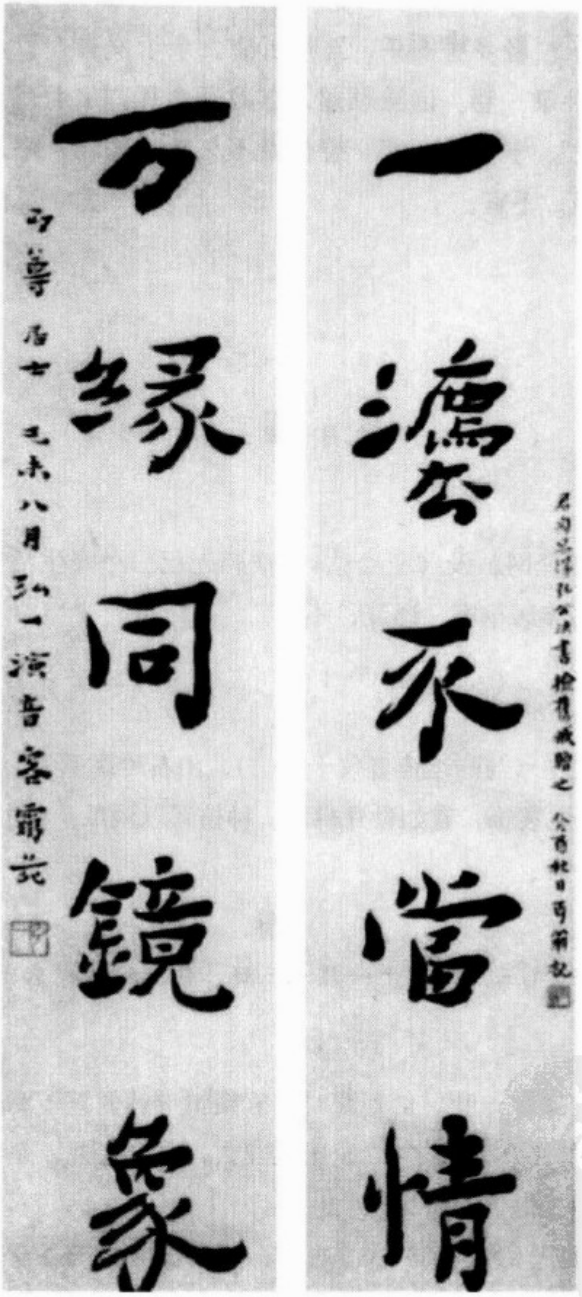
四

（一九三五年旧十一月十三日，鼓浪屿日光岩）

胜进居士道：

鉴墓道碑前，摄影一叶。仁者暇时，宜编辑《韩偓评传》一卷（或仅题名曰《韩偓》，或用他名，乞酌之）。偓居南安久，墓亦在此，是为尊邑最胜之古迹，想仁者必乐为提倡也。

最要者，为辨明《香奁集》决非偓作。（《辞源》中《香奁集》〔在香字部〕一条，已为考据辨正。乞检阅之。）卷首即须标明此事，以后再详论之。（书中须前后二处辨正此事。所以再说不嫌重复者，恐阅者于此事不注意也。）近代《香奁集》流通甚广，以此污偓，实为恨事。偓乃刚正之人，岂是作香奁诗者？



李叔同书联

编辑之法，大致如下：

卷头列摄影一幅，后面乞记此因缘。大略云："二十二年岁次癸酉十月，讲律于泉州大开元寺既竟，下旬开与广洽诸上人等，偕往西门外净览寺，于中途获见此墓道碑，为之惊喜。二十四年乙亥二月，复往墓道碑后山麓，寻觅墓地，卒不可得。是年十一月九日，偕广洽上人往彼摄影，摄者艺轩陈祝信也。"

参考诸书：

《新唐书·韩偓传》。

《辞源》　另有《香奁集》一条未录，乞检寻之。

《历代名人辞典》。

《泉州府志》。

《韩内翰别集》（或名韩翰林学士等）。

《内庭集》、《金銮密记遗稿》等，恐不可得，亦乞向他学者询之。

余久荒文事，不能详举参考诸书，乞向厦大教师询问。及自于图书馆中目录内寻求，当尚有甚多可资参考者。

书仅一卷，页数不宜多。所主要者，即是辨正《香奁集》與偓在南安时诸遗事耳。《新唐书》中所载诸事，唯择其有兴味者，略记一二。其他皆仅举大纲。

仁者于他日编就时，乞托洽上人带下，由余介绍于书局出版也。谨陈，不具。

册页一函，附奉上。

演音启　十一月十三日

五

（一九三五年旧十一月，泉州承天寺）

"十岁裁诗走马成，冷灰残烛动离情。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余于八九岁时已读此诗。今虽记忆，而忘其题及作者人名，似与韩偓有关系。乞询诸他人，当可知之。附白。

墓道碑字，旧涂朱色，久已脱落。仁者于寒假返里时，能以洋漆（朱色）再涂治之，尤善。（其地在泉州西门外一里余，大路旁，近村市。）又余前往山麓觅偓墓不得。仁者能于附近各地详为寻觅，或能发见亦未可知也。

余不久仍往惠安讲经，后返草庵度岁。

六

（一九三六年正月初九日，晋江草庵）

胜进居士道席：

惠书诵悉。承施食物，至感。此次病势几危，幸赖诸善友代为诵读忏悔，乃转为安也。病愈，即来厦。余面谈。不宣。

旧正月初九日　演音启

杭世骏为清初最有名之学者，其说甚可靠。余在俗时，颇喜读诵其文字也。

乞考查周尺之量。

乞画营造尺样子。

七

（一九三六年旧五月廿三日，鼓浪屿日光岩）

胜进居士：

以前常疑居鼓浪者皆上人族生活，豪华奢侈。今居半月余，见其民风实较厦门朴素。由厦门移居鼓浪，有如自城市而往乡间之感。前送来摄影八叶甚善。持伞背身停电柱者最佳，《大藏经》及船中者第二。以上三叶，若值摄影展览会时，可以陈列也。美的等诸照相馆殊草率不工，仁者所作实较彼等为胜也。谨达，不宣。

旧五月廿三日　演音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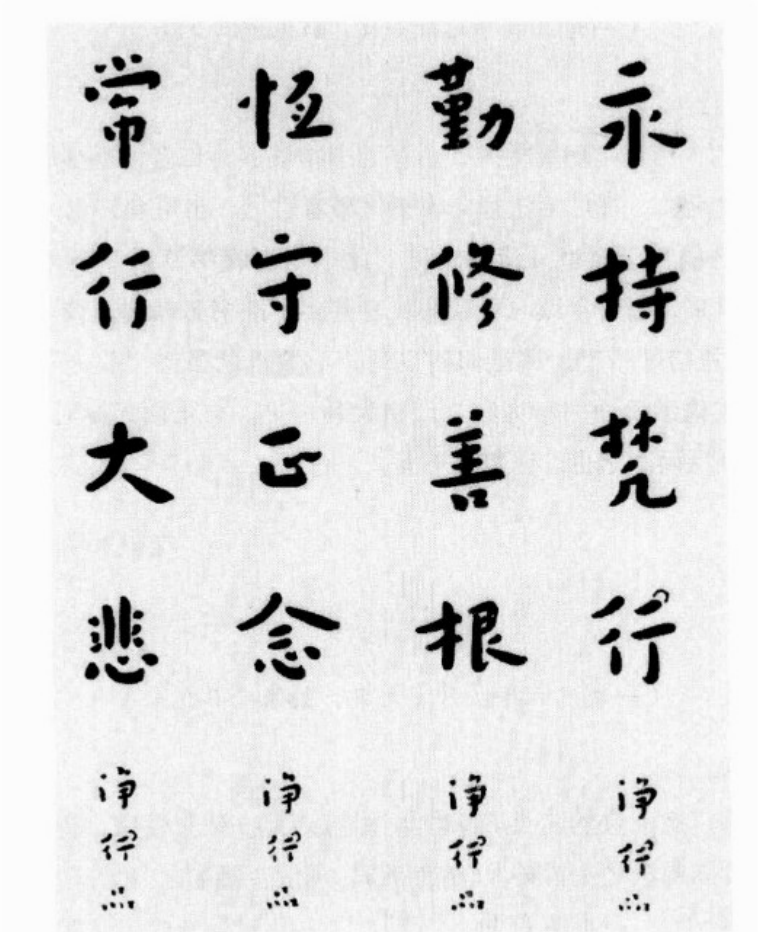
八

（一九三六年旧六月廿三日，鼓浪屿日光岩）

胜进居士慧览：

惠书诵悉，至用忻慰。余近来健康殊胜，每日学业繁忙，未尝以为劳耳。前奉上《曾文正公嘉言钞》，乞先阅梁序及后附传文。然后研味一一嘉言，当获无穷利益。王维诗，于暇时偶读一二首，可见隐逸之乐趣。二书皆余手装，足可以为记念也。谨复，不具。

演音疏　旧六月廿三日



李叔同书作

九

（一九三六年八月，鼓浪屿日光岩）

胜进居士慧览：

震川文句朋樽盛，
昌谷诗题旅壁多。

温州北城陋巷，有叶震昌小旅馆，房宇卑秽，与九竹相似，门张此联。余尝过其地，为之惊叹。联为寓此某君撰，固怀才不遇潦倒终身者也。

十

（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鼓浪屿日光岩）

胜进居士文席：

惠书诵悉。南普陀功德楼中，余存贮书物甚多，仁者可以移居彼处。以为余守护书物之名义，托广洽法师向库房执事者言之，当可允许也。

前交来之稿，已改就（诸篇皆佳。此书令诸青年读之，颇可于佛法种植胜因。近年以来，诸青年读《香奁集》者甚多。此书名韩偓，彼等必争先购买也。）俟他日托洽师带上。稿纸印格之色，与墨水色相似，故——等记号不易辨认。以后在稿纸反面书写为宜（印格大致可见，与正面无异）。夏丏尊诸居士亦常在稿纸反面写字也。谨复，不备。

九月一日　演音疏

一一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九日，鼓浪屿日光岩）

胜进居士道席：

惠书诵悉。病中宜熟读《清凉歌集达旨》。此文依法性宗，说理十分透彻。若明乎此，可知佛法之主旨矣。《清凉歌》，须依音调唱之（后三首最胜，前二平平）。其意味乃显。（此五首曲，以数人之力经五年乃成，又实地试演二年，共七年也。）

仁者病愈时，乞访忠儒居士，请彼歌唱。（能弹伴奏尤善。）仁者阅之，当悲欣交集矣。仁声歌集，不知何人所编，余昔未闻其书名也。谨达，不具。

演音启　九月十九日

一二

（一九三六年秋，鼓浪屿日光岩）

胜进居士转念佛会：

余近居日光岩方便掩关，诸缁素属为演讲。窃念余于佛法中最深信者，惟净土法门，于当代善知识中最佩仰者，惟印光老法师。今举《嘉言录》中数

则，略释之。

愿离娑婆云云　　三九页

既有真信云云　　四二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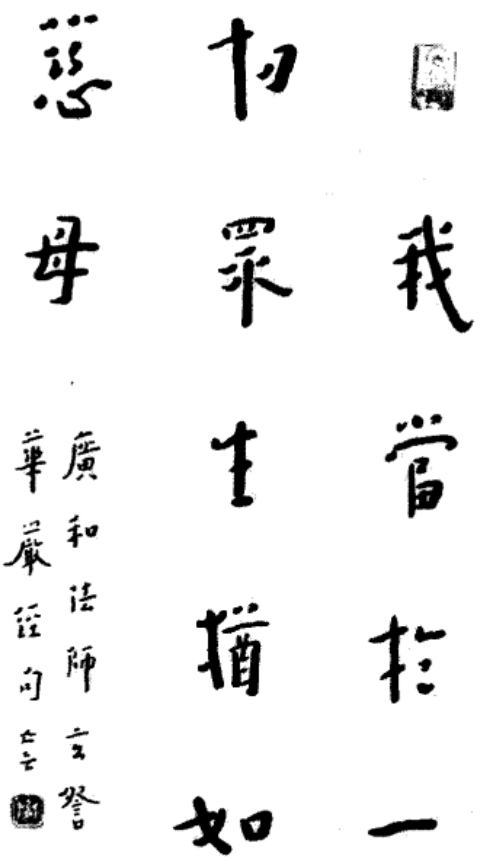
一切行门云云　　四九页

诸君暇时，乞常阅《嘉言录》。每次仅阅一二段，不必多。宜反覆研味其义，不可草草也。

一三

（一九三七年正月十二日，厦门南普陀寺）

尔来心绪不佳，诸事繁忙，养正院训育课，拟请仁者代授。四月初旬，讲律事即可结束。将往他方，埋名遁世，以终其天年。实不愿久堕此名闻利养窟



李叔同书《华严经》句

中，以辜负出家之本志也。不宣。

一四

（一九三七年正月廿二日，厦门南普陀寺）

胜进居士：

惠书诵悉。此事乞为辞谢。余近来诸事谨慎，冀无大过。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常服膺此言矣。三年前曾拟订幼年僧学课用书一纸，存仁者处，乞抄底稿（全文）交下，李君名相勖否？乞示知，将写字幅赠送也。不宣。

一五

（一九三七年旧二月，厦门南普陀寺）

“一斗夜来陪汉史，千春朝起展莱衣。”此厦门某氏宅门联也。未知是古诗句，或其自撰。幽秀沈著，洵为佳句。书法亦神似东坡（应是高士手笔）。其地址如下记。仁者暇时，可往一阅。能询其撰书者为何人，则至善矣。门内下首边房亦有联，余未见，仁者能入门一阅否？

余至南闽八年，罕见有如是佳联，足与南普陀山门“分派洛伽”一联，相媲美也。

一六

（一九三八年旧三月，惠安科山寺）

胜进居士文席：

前函所云工作忙迫等，案用功之人，每日应有数小时运动及休息，又星期日一天，亦应休息。如是则身体精神乃能康健。倘传，俟年假时再继续撰述，迟缓无妨。大学课业多忙，若以余暇致力于此，恐身心将受大伤也。前交下之稿，俟稍暇为之修改，奉上。先此陈达，不宣。

演音疏

松洋洞（在松洋山。唐韩偓，载《螺阳文献》。）

微茫烟水碧云间，拄杖南来渡远山。
冠履莫教亲紫阁，袖衣且上傍禅关。
青邱有地榛苓茂，故国无阶麦黍繁。
午夜钟声闻北阙，六龙绕殿几时攀？

戊寅春残，与胜进居士游慧水，获此诗为书之。

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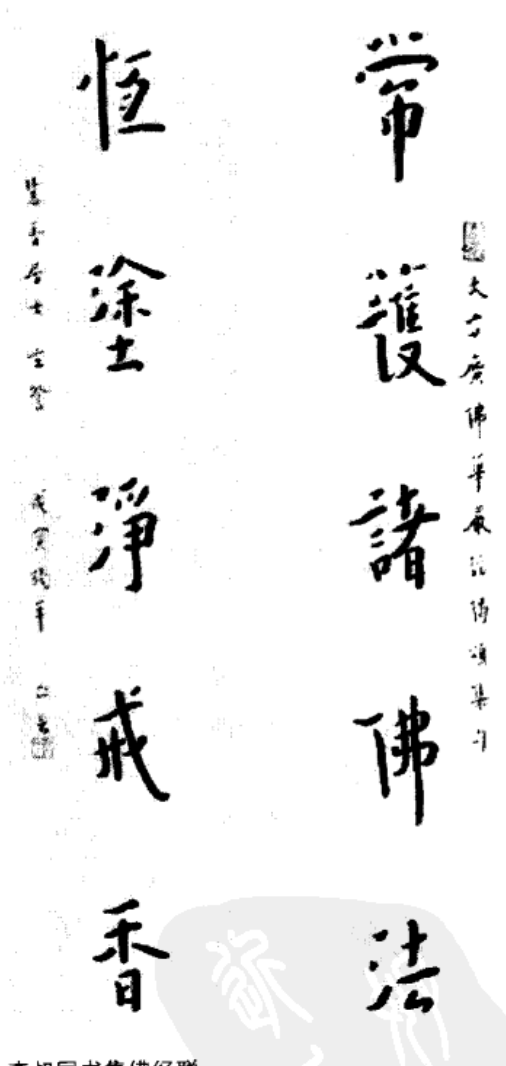
（一九三九年旧九月二十八日，永春普济寺）

胜进居士文席：

关于韩偓事，录陈于下：

永春陈山岩之“一簇人烟入画图”之楹联石刻，《永春县志》误作朱晦翁题，前李芳远童子亲至陈山岩寻觅，见石刻署款之处，原有“玉山樵人”之名，竟为他人涂去，复改刻晦翁之名。童子归而检阅《人名大辞典》，乃知“玉山樵人”即偓之别字也。此联朽人屡托人拓摹，皆未成就。只可俟仁者返国时再拓。陈山岩距普济寺约三十余里。新编之《永春县志》，为永春名儒郑翘松（别号卧云老人）孝廉所撰，久已付刊。此外尚有补遗之文而未刊者。此中有《流寓传补遗·韩偓》之文。今择录于下，以备仁者采取。

传云：（前略）事具《新唐书》及省志，文繁不录。录其入闽以后事，而刺取偓诗集中年月可征者，以明本末，而补前志之阙。（中略）转徙湖南、江西间。未几，挈家来闽，时天祐二年丙寅秋也。（中略）住福州者三年。己巳春正月，自沙县抵邵武，将为抚信之行。到才一夕，而闽相急使请还。于是



李叔同书集佛经联

返沙县寓焉。明年，自剑适泉，经桃林坊（永春旧为桃林场治地），留两年，赋咏不辍，今《翰林集》、《此翁》已下数十篇，及《香奁集》中《多情篇》是也。（中略）来而复去，去而复来。卒依审邽父子于泉，而不复履省垣。岂逆料审知不能抗节讨逆，以伸大义于天下！故欲远涉吴晋，以冀得一当欤？（中略）其复也，不遽抵泉，而委蛇于鹏山之阳、桃溪之滨者至历两年之久。（中略）明之季世，王愧两（忠孝，晋江人）、徐闇公（孚远，松江人）尝避地舟山，见偍断碑，谓偍实终浙岛、非瘗闽地。虽无确征，亦可以博异闻。（中略）偍诗赡丽，亦类商隐。香奁纤艳，规抚“无题”，而兴趣深远不逮。（中略）独《感事》一篇，指事类情，精深律切。较商隐寄哀甘露之变者，骎骎有度越骅骝之概。（中略）惟末章有一二语，似与前后不甚相应。疑非偍原本，而为妄庸子所误窜者。（下略）

以上十行皆择录《永春县志·流寓传补遗·韩偍》之文，其应注意者，以朱笔点之。

附陈：

偍终舟山事。舟山见偍断碑，为王忠孝所发见，载在徐闇公《钓璜堂集》。此书共二十卷，民国初年新刊。卷首年谱及七绝句中，颇可征信，云云。此为郑君所述。感事诗三十四韵中，后六韵，即溅血等十二句，颇可删去。此为郑君与余面谈。

郑君居永春县城。仁者返国后，乞至永春县城，暂住桃源殿。住持，妙用师。乞托妙用师介绍，往郑君家中晤谈一切。郑君博闻强记，尤长于史学，当代之名儒也。

《水春县志·流寓传补遗·韩偍传》全文，朽人已托人录出。因文繁纸重，未能寄上。今检交性常法师，代为收贮。俟仁者返国时，向彼领取可也。朽人不久移居灵应寺。以后通信，乞寄南安县洪濑树德寺转交灵应寺弘一收。

旧九月二十八日　音启

一八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四日，永春普济寺）

胜进居士文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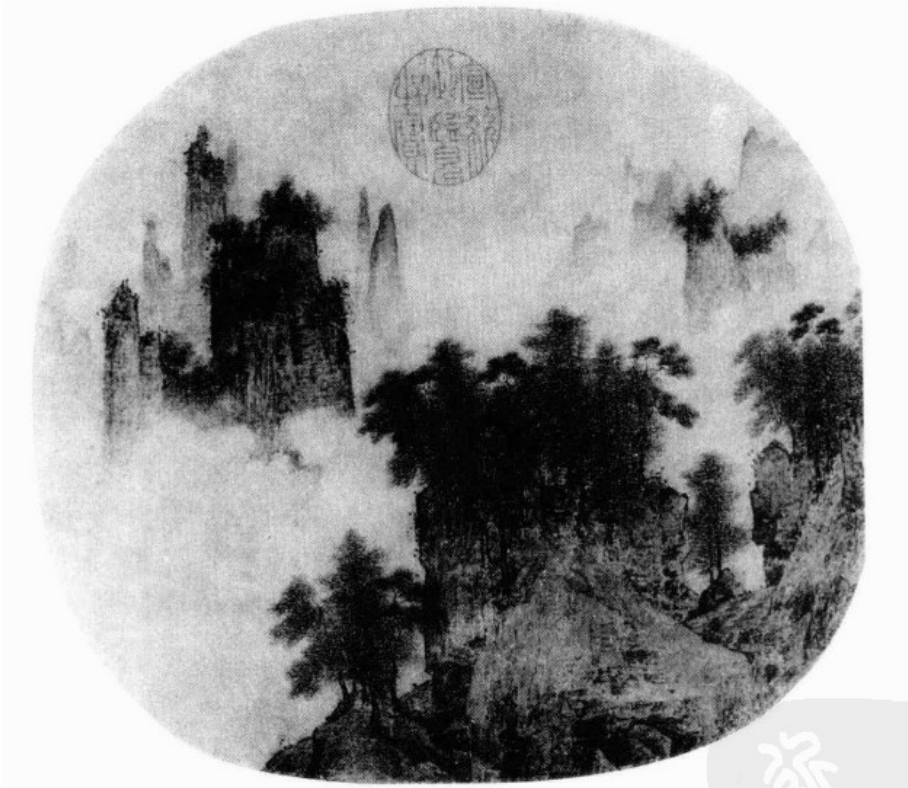
近阅《华严疏钞》，有引“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之句。考

《会玄记》（释疏钞者）云：此为唐岑参《春梦诗》也。上二句云："洞房昨夜春风起，遥忆美人湘江水。"又近日阅《灵峰宗论》（明蕅益大师撰）有诗云：

日轮挽作镜，海水挹作盆。照我忠义胆，浴我法臣魂。九死心不悔，尘劫愿犹存。为檄虚空界，何人共此轮。

第三句与第一句相应，第四句与第二句相应。激昂雄健，为高僧诗中所罕见者。附以奉玄察。谨陈，不宣。

十二月四日　演音疏



[宋] 佚名　奇峰万木图

一九

（一九四一年二月，南安灵应寺）

奉上《韩翰林集评注》一册，为北方新刊本，吴挚甫评注。吴氏为晚清文学大家，其所评注颇为精湛。后跋署闯岂生者，其子也。谓《香奁集》为假

物寓兴而作，非是实事，此亦旧说。乃至今人作香奁诗者何尝不以是自文其过也。

吴挚甫氏与先父为进士同年，时先父年逾五旬，吴氏仅二十余岁。彼晚年颇留意新学，尝往日本考察学制，撰《东游日记》。其他撰述甚多。

演音启

二十

（一九四一年旧八月二日，晋江福林寺）

胜进居士道席：

偓传稿，披诵数四，欢慰无已。考据精详，论断正确。虽曰表彰忠节，实亦阐扬佛法。功在万世，利及群生，岂唯偓一人受其赐耶？昨今已略为删改，未审当否，还乞仁者裁酌之。书中尚有数事，乞仁者暇时自加补校。

标志记号有脱落处。～～～～～等

“‘记号有不统一处。

人名上有未写时代者。

与佛法之关系一章，乞暇时先起草撰述交下。余愿先为校订此章，因此甚重要也。不宣。

八月二日　演音启

致啸川

（一九三六年正月，晋江草庵）

啸川居士玄览：

草藉不除，便觉眼前生意满。
庵门常掩，毋忘世上苦人多。

此数年前为草庵所撰寺门联句。

下七字，疑是古人旧句，然亦未能定也。

眼前生意满者，生意指草而言。此上联隐含慈悲博爱之意。宋儒周、程、



[清] 石涛　山水

朱诸子文中，常有此类之言。即是观天地生物气象，而兴起仁民爱物之怀也。

亡言

致叶宗择[1]

一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日，漳州瑞竹岩）

宗择宗定居士同鉴：

惠书诵悉。仁等精进向道，至用忻慰。朽人暂住瑞竹岩，俟车路通时，乃

〔1〕叶宗择、原名禽择。印光法师为其起法号曰宗择。系叶青眼居士长子。时任泉州开元慈儿院教务主任。

能返泉也。岩中多宋明古物，如铜钟、锡盒、木香炉及榜联等。联语皆佳，录二如下。

风静潮初满，山空月正中。　　明天启陈天受

夙根有慧皆森发，上善无声自广长。　　九座阜居士

尊翁惠书及明信悉收诵，乞代致候。邮券已收，敬谢。谨复，不宣。

五月二十日　演音疏



[宋] 佚名　山阁晴岚图

二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日，漳州瑞竹岩）

宗择宗定居士清鉴：

前复书想已收到。世变日亟，未审何时乃能归清源？奉上近作一首，乞写示郑健魂、高文显（在水头或已避难他方）诸居士，或是此生最后之作，亦未可知也。竹岩丈室有题壁诗二首。诗有逸致。书法极佳，似东坡。惜为灰粉涂抹，未能观其真迹耳。

我本云水一野僧，无名无利□□□。
峰峦叠□颜苍耸，江口添波势涌腾。
静里方知人事险，年来已觉佛门陵。
漫□世外生忧虑，□□□□悲念增。

又一首

雨笠烟蓑平生梦，□□□□任去留。
惟有星光夜万点，关心一系慈航舟。

后署　岁在辛未荔月，云水野僧书

……

演音疏　六月二日

致李芳还[1]

（一九三六年五月，鼓浪屿日光岩）

一

初学篆字，宜先习《说文解字》建首。每日写四字，每字写数十次。写时宜提笔悬肘。如是，积日渐进，万不可以求急速。

音启

〔1〕李芳远（一九二三——一九八一），福建永春人，家居厦门鼓浪屿。时弘一法师驻锡鼓浪屿日光岩，偶与李氏邂逅，奇其幼慧，常相往来，故称他为芳远童子。法师寂后，李氏集其遗文，编成《弘一大师文钞》一册。

二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厦门万石岩）

芳远童子澄览：

惠教诵悉，至用感谢。朽人已于九月廿七日归厦门。近日厦市虽风声稍紧，但朽人为护法故，不避炮弹，誓与厦市共存亡。古诗云："莫嫌老圃秋容淡，犹有黄花晚节香。"乃斯意也。吾人一生之中，晚节为最要。愿与仁等共勉之。

弘一上　十二月二十三日

三

芳远居士慧鉴：

惠书，敬悉一一。自当遵命闭关，力思往非。仁者慧根深厚，举世无匹。深望自此用功，勇猛精进。朽人近来病态日甚，不久当即往生极乐。犹如西山



李叔同绘十八罗汉之十一

落日，殷红绚彩，瞬即西沉。故未圆满之事，深盼仁者继成之。则吾虽凋，复奚憾哉！

国庆前二日　弘一和尚

四

（一九四二年元宵，泉州百源寺）

芳远居士智览：

惠书诵悉。诸承关念，并示箴规，感谢无尽。此次朽人至泉城，虽不免名闻利养之嫌，但较三四年前则稍轻减。此次至泉，未演讲，未赴斋会。仅有请便饭者三处，往之。惟以见客、写字为繁忙耳。夫见客、写字，虽是弘扬佛法，但在朽人，则道德学问皆无所成就，殊觉惶惭不安。自今以后，拟退而修德，谢绝诸务。以后于尊处，亦未能通信。倘有惠函，亦不披阅。诸乞原谅，为祷。前为严居士写就一纸，并奉上。仁者属写各体书，朽人出家以后即有未能，乞谅之。仁者属盖印事，此册前存性常法师处，将来托便人嘱彼寄还，因朽人前已盖奉，不须再盖，（种种失礼之处，乞格外原谅，至祷。）且佳印无多，不足观也。朽人现在结束一切诸事，未能应命，乞愍其老朽而曲谅之。谨复，不宣。

以后，倘有他人询问朽人近状者，乞以“闭门思过，念佛待死”八字答之可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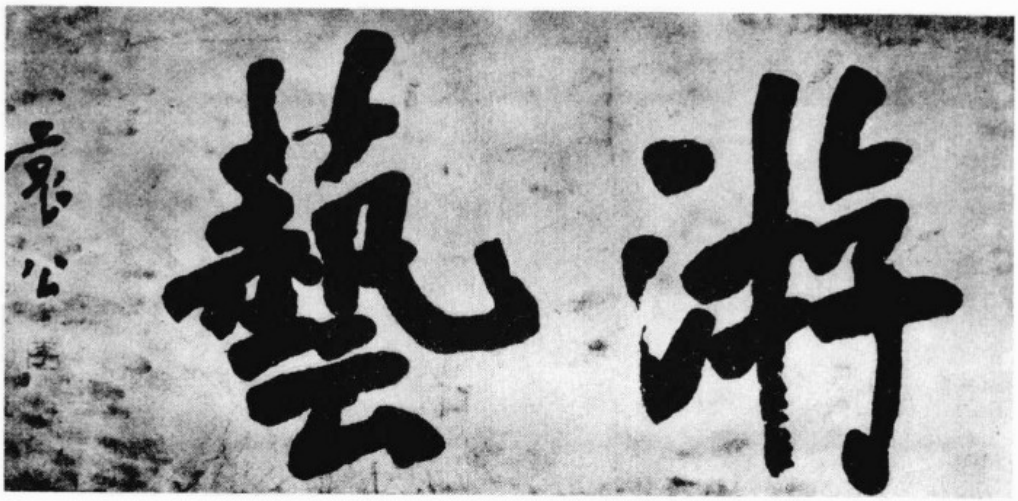
壬午元宵日　音启

五

（一九四二年，泉州）

书悉。仁者能于文艺有表树，至用欣慰。朽人早岁留滞东京，亦尝一度醉心于此。今年老矣，又入佛门，当不复措意。且绮语之类，佛所深诫，尤非沙弥之所宜言矣。竹老之言，感佩万分。附书（灵峰遗语）一纸，可印卷首。世出世事，非一番苦心经营，其成就必不惊人。若欲超脱尘障，更须一番风霜磨砺，故迟迟出版无妨也。

演音疏



李叔同书“游艺”

六

（一九四二年，泉州）

芳远童子澄览：

惠书诵悉，至用欣慰。见来书有唐人诗“西楼望月几回圆”句，知近境大进。音婴年亦喜此诗，今老矣，尚复如是。所恨蹉跎岁月，无所成就，愧见故人耳。仁者春秋正富，而又聪明过人，望自此起，多种善根。精勤修持，当来为人类导师，圆成朽人遗愿，谨稽首祝祷焉。

致许晦庐[1]

（一九三八年秋，泉州温陵养老院）

晦庐居士文席：

惠书诵悉。诸荷护念，感谢无已。朽人剃染已来二十余年，于文艺不复措意。世典亦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况乎出家离俗之侣。朽人昔尝诫人云：“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即此义也。承刊三印，古穆可喜，至用

〔1〕许晦卢，名霏，福建晋江人，金石美术家。

感谢。篆额二纸，率尔写奉。十四五岁时常学篆书。弱冠以后，兹事遂废。今老矣，随意信手挥写，不复有相可得，宁计其工拙耶。数日后掩室习静，谢绝访问，数月之后，乃可与诸友通问讯。其敏居士乞代致候。不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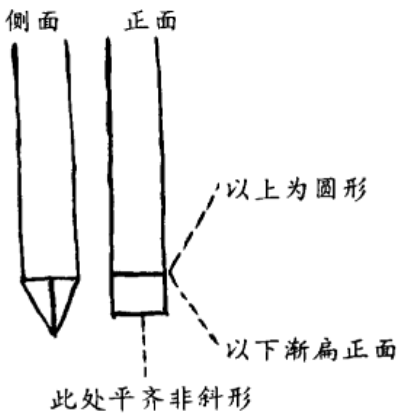
音启

致马冬涵[1]

（一九三八年旧十月二十九日，泉州承天寺）

冬涵居士文席：

惠书诵悉。承示印稿，至佳。刀尾扁尖而平齐，若椎状者，



为朽人自意所创。（可随意制之，寻常之椎亦可用。）椎形之刀，仅能刻白文，如以铁笔写字也。扁尖形之刀，可刻朱文，终不免雕琢之痕，不若以椎刻白文，能得自然之天趣也。此为朽人之创论，未审有当否耶？属写联及横幅，并李、郑二君之单条，附挂号邮奉，乞收入。以后属书之件，乞勿寄纸，朽人处存者至多也。仁者暇时，乞为刻长形印数方，因常需用此形之印，以调和补救所写之间距也。朽人于写字时，皆依西洋画图按之原则，竭力配置调和全纸面之形状。于常人所注意之字画、笔法、笔力、结构、神韵，及至某碑、某帖之派，皆一致屏除，决不用心揣摩。故朽人所写之字，应作一张图按书观之斯可

〔1〕马冬涵（一九一四—一九七五），又名晓清，福建漳州人。精篆刻，为弘一法师所赏识。此信一度被误作致许晦庐居士之书。后发现真迹，始知为致马冬涵者。

矣。不唯写字，刻印亦然。仁者若能于图按法研究明了，所刻之印必大有进步。因印文之章法布置能十分合宜也。又无论写字刻印等，皆足以表示作者之性格。（此乃自然流露，非是故意表示。）朽人之字所示者，平淡、恬静、冲逸之致也。乞刻印文，别纸写奉。谨复，不宣。

旧十月二十九日　演音疏

二

（一九三九年正月十六日，泉州承天寺）

晓清居士澄览：

惠书诵悉。所刻各印，甚佳。佛像尤胜。仁者将来，可以刻佛像印百方，辑为百佛印谱十卷（每十印及边款共数十叶为一卷），流传世间。亦可以艺术而弘传佛法利益众生。想仁者当甚欢赞也。西泠印社或未迁移，乞先写明信片询问，然后再汇资购书为妥。尊字拟定如下：

若涵字作水释，字曰寒渟。（渟，古义为澄清安静之意。唐沩山佑禅师语录云，譬如秋水澄渟，清净无为，澹渟无碍。寒字，以冬而言。）

若涵字作化育释，字曰慈昱。（昱者，日光也。因冬涵，有冬日可爱之义。冬者岁寒，正是世界黑暗众生愁苦之时。能发大慈心，救护一切众生，犹如杲日当空遍照一切，普令众生皆得安乐也。前字幽秀，此字伟大。）谨复，不宣。

农历正月十六日　演音疏答时年六十

……

致刘绵松[1]

（一九三八年旧十一月廿六日，泉州承天寺）

绵松居士文席：

前函所述各事，别答如下。

编辑文稿之事，由朽人自编。或用或删，排列，定名，皆由朽人自己裁

〔1〕刘绵松（一九一九—一九八三），福建漳州人。一九三八年弘一法师为取法名胜华。

酌。数年前，已略拟定办法。名目决定不用“文钞”之名。因朽人旧作，可取者甚少，仅能编成两小册而已。

一、《晚晴寐语》。内容、序、传等约二十余篇。平庸之作，皆力删之。

二、讲稿数篇。名尚未定。其平庸之讲稿，皆不编之。

此外，如手札诗偈等，罕有可取，决定不编入。编辑之主旨，在于精不在于多。应编入之材料，数年前，居厦门时，已收集，现存厦门万石岩箧中。将来时局平靖，朽人自往厦门，整理编辑。倘有缺少者，由朽人自己觅求甚易，无须征集。仁者所编计划书，至为精密。但意在广辑巨帙，洋洋大观。此与朽意未合，乞亮之。

朽人在家，曾有时见昔贤所撰之文或诗或词等数首，叹为精绝。亟欲览其全集，以广眼界。及至求得其全集，亘数十卷或百卷，而披阅之，乃大为失望。因其一生之作，所谓精湛者，仅此数首而已。其他皆平庸敷衍，毫无可取。昔贤之全集，大半如此。朽人在之时，屡于是而兴失望之叹矣。（唐韩偓诗仅一卷，皆精美，岂必以多为贵哉？）

朽人出家之宗旨，决不愿为文字之法师。今所拟自编之两小册，亦是未能免俗，聊复尔尔。岂期以此而传诸久还、流芳万古耶？故关于编辑文稿之事，乞勿视为重大。俟朽人能往厦门时，随意编定目录，再由仁者为之抄写而集辑之。今且置之度外可耳。

二

（一九三九年旧十月十日，永春普济寺）

胜华居士慧览：

惠书诵悉。至用忻慰。下月时事平靖，拟即往鼓浪，转渡菲岛。否则或稍延缓也。所辑讲述录，至善。所云生平及其他者，须俟朽人生西后乃可流布。至要至要。（若余在世之时即出版者，将招他人之嫉忌，于弘法前途大有妨碍。）拙书二叶，附奉上。友人高胜进居士撰《韩偓评传》，前年在上海开明书店排就未印，即毁于兵燹，近复重编写就。朽人再为撰序，附录奉览。

> 唐季变乱，中原士族徙闽者众。偓以孤忠奇节，抗忤权奸。既遭贬谪，因隐南闽。蔬食修禅，冥心至道。求诸季世，亦希有矣。胜进居士为撰偓传，以示青年学子。俾闻其风者，励节操，祛卑污，堪为世间完人，渐次重



李叔同绘十八罗汉之一

修佛法。则是书流布，循循善诱，非无益矣。夫岂世俗文学典籍，所可同日语耶。撰录既竟，为题其端，爰志赞喜云。岁集鹑尾秋暮晚晴老人。

农历十月十日　音启

附：印光法师致弘一法师书

一

弘一大师鉴：

昨接手书并新旧颂本，无讹，勿念。书中所说用心过度之境况，光早已料及于此，故有止写一本之说。以汝太过细，每有不须认真，犹不肯不认真处，故致受伤也。观汝色力，似宜息心专一念佛，其他教典与现时所传布之书，一概勿看，免致分心，有损无益。应时之人，须知时事。尔我不能应事，且身居局外，固当置之不问，一心念佛，以期自他同得实益，为惟一无二之章程也。

《高僧传》昨方校完，尚须数日方能寄去。以未过录我本完，又须略斟酌于所记之疑文处，此事一了，即斟酌山志。山志斟酌好，彼愿在山排印，此将就小排法子。每排几十张，印出再拆散，又排又印耳。待后来再行刻板。书此，顺候禅安。

莲友印光谨复　七月廿六日

上海不去，后三本祈寄普陀。

二

接手书，知发大菩提心，誓证念佛三昧，刻期掩关，以期遂此大愿。光阅之不胜欢喜。所谓最后训言，光何敢当！然可不尽我之愚诚以奉之乎？虽固知座下用此种络索不着，而朋友往还，贫富各尽其分，则智愚何独不然？但尽愚诚即已，不计人之用得着否耳。窃谓座下此心，实属不可思议。然于关中用功，当以不二为主。心果得一，自有不可思议感通。于未一之前，切不可以妄躁心，先求感通。一心之后，定有感通。感通，则心更精一。所谓明镜当台，遇影斯映，纭纭自彼，与我何涉？心未一而切求感通，即此求感通之心，便是修道第一大障。况以躁妄格外企望，或致起诸魔事，破坏净心。大势至谓都怀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敢为座下陈之。

三

讲《起信论》，虽不必定宗《裂网疏》；然决不可谓《裂网》为非，此决定不易之法也。灵峰著述，千古少有。彼等正眼未开，不知其要，故辄吠影以惑初学。果真具正知见者闻之，则彼之心腹，彻底了知矣。灵峰老人乃末法绝无而仅有者。其言句理事具足，利益叵测。随人分量，各受其益。

四

座下勇猛精进，为人所难能。又欲刺血写经，可谓重法轻身，必得大遂所愿矣。虽然，光愿座下先专志修念佛三昧，待其不得，然后行此法事。倘最初即行此行，或恐血亏身弱，难为进趋耳。入道多门，惟人志趣，了无一定之法。其一定者曰诚、曰恭敬。此二事虽尽未来际，诸佛出世，皆不能易也。而吾人以博地凡夫，欲顿消业累，速证无生，不致力于此；譬如木无根而欲茂，

鸟无翼而欲飞，其可得乎？

今将办法之利弊，并前人证验，略开一二，庶可随意作法矣。刺血写经，有专用血写者，有合金合硃合墨者。合金一事，非吾人力所能写。憨山大师写经，系皇太后供给纸与金耳。金书之纸须用蓝色方显，白纸则不显。即蓝纸金字，亦不如白纸墨字及朱字之明了。光曾已见过矣。若合金硃墨等，则血但少许，以表其志诚心。如憨山于五台妙德庵，刺舌血研金，写《华严经》。妙峰日刺舌血为二分，一分研系书《华严经》，一分著《蒙山施食》中，施鬼神。高丽南湖禅师，见蕅益《弥陀要解》欲广流通，刺舌血研墨写《要解》，用作刻板底样刻之。冀此书遍法界，尽来际，以流通耳。其写一字，礼三拜，绕三匝，称十二声佛名。可谓识见超拔，修持专挚者也。此三老之刺舌血，当不须另行作法。刺出则研金朱硃而写之便了，决非纯用血，当仍用水参合之。若专用血写，刺时先须接于小碗中，用长针尽力周而搅之，以去其筋，则血不糊笔，方可随意书写。若不抽筋，则笔被血筋缚住，不能写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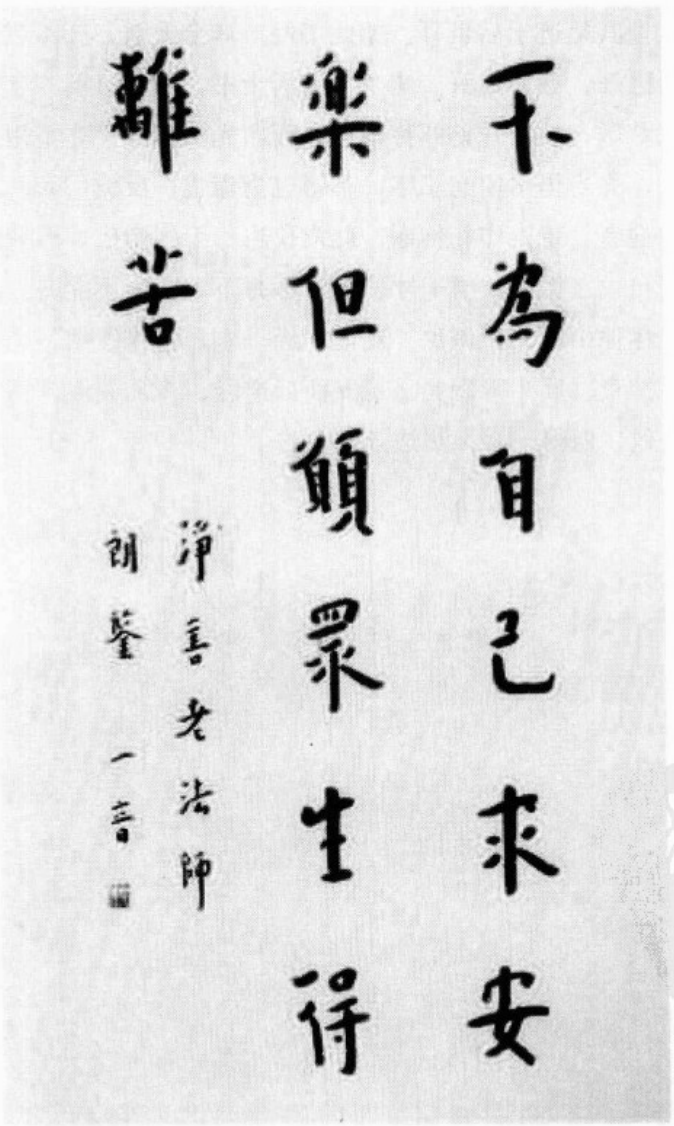
古有刺血写《华严》，以血筋日堆，塑成佛像，有一寸余之高者。又血性清淡，著纸即散，了无笔画，成一血团，其纸必须先用白矾矾过，方可用。矾过之纸不渗，最省血。大纸店中有卖的，不须自制。此系备工笔者之用也。其矾过之纸格外厚重，又复经久。如黄纸已染者便坚实。未染之纸头则饶脆。古人刺血，或舌或指，或臂或胸前，亦不一定。若身则自心以下，断不可用；若用，则获罪不浅。不知座下拟书何经？若小部头，则舌血或可供用。若大部及专用血书，则舌血恐难足用。须用指及臂血，方可告阅。以舌为心苗，取血过多，恐心力受伤，难于进修耳。

光近见刺血写经者，直是造业，以了无恭敬。刺血则一时刺许多。春秋时，过二三日即臭；夏日半天即臭，犹用以写。又有将血晒干，每写时，用水研干血以写之者。又所写潦草，毫不恭敬，直是儿戏！不是用血以表志诚，乃用刺血写经，以博自己真心修行之名耳。窃谓指血舌血，刺则不至太多。若臂则一刺或可接半碗血。与其久则臭而仍用，及晒干研而方用，似不若最初即用血合硃作锭，晒干听用，为不虚耗血；又不以臭血污经，为两适其宜矣。然此锭既无胶，恐久则朱落，研时宜用白芨再研，庶不至落。又将欲刺血，先几日即须减食盐及大料调和等。若不先戒食此等，则其血腥臊；若先戒食此等，则血便无浊气。

又写经不同写字屏，取其神趣，不必工整。若写经，宜如进士写策，一

笔不容苟简。其体必须依正式体。若座下书札体格，断不可用。古今人多有以行草体写经者，光绝不赞成。所以宽慧师发心在扬州写《华严经》，已写六十余卷，其笔潦草，知好歹者，便不肯观。光极力呵斥，令其一笔一书，必恭必敬。又令作讼过记以讼已过，告试阅者。彼请光代作，故芜钞中录之。方欲以此断烦惑，了生死，度众生，成佛道，岂可以游戏为之乎？当今之世，谈玄说妙者，不乏其人；若在此处检点，则便寥寥矣。

尤君来书，语颇谦恭。光复之，已又致谢函，可谓笃信之士。然仍是社



李叔同书联

会之知见，于佛法中仍不能息心实求其益。何以见之？今有行路之人，不知前途。欲问于人，当作揖合掌。而尤君两次来见屈，其肯自屈以礼僧乎？光与座下心交，与尤君亦心交，非责其见慢，实企其获益耳。

五

接手书，见其字体工整，可依此写经。夫书经乃欲以凡夫心识，转为如来知慧。比新进士下殿试场，尚须严恭寅畏，无稍怠忽。能如是者，必能即业识心成如来藏，于选佛场中可行状元。今人书经，任意潦草，非为书经，特藉此以习字，兼欲留其笔迹于后世耳。如此书经，非全无益，亦不过为未来得度之因。而其亵慢之罪，亦非浅鲜。座下与尤居士书，彼数日前亦来信。意谓光之为人，唯欲人恭敬，故于开首即称师尊，而印光法师四字亦不用。光已详示所以。座下信首，亦当仍用印光二字，不得过为谦虚，反成俗套。至于古人于同辈有一言之启迪者，皆以作礼伸谢，此常仪也，无间僧俗。今礼教陵事，故多多皆习成我慢自大之派头。学一才一艺，不肯下人，尚不能得，况学无上菩提之道乎？此光尽他山石之愚诚也。刺血写经一事，且作缓图。当先以一心念佛为要。恐血耗神衰，反为障碍矣。身安而后道隆，在凡夫地，不得以法身大士之苦行是则是效。但得一心，法法圆备矣。

附　录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纪念弘一法师

朱光潜

弘一法师是我国当代我所最景仰的一位高士。一九三二年，我在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当教员时，有一次弘一法师曾游到白马湖访问在春晖中学里的一些他的好友，如经子渊、夏丏尊和丰子恺。我是丰子恺的好友，因而和弘一法师有一面之缘。他的清风亮节使我一见倾心，但不敢向他说一句话。他的佛法和文艺方面的造诣，我大半从子恺那里知道的。子恺转送给我不少的弘一法师练字的墨迹，其中有一幅是《大方广佛华严经》中的一段偈文，后来我任教北京大学时，萧斋斗室里悬挂的就是法师书写的这段偈文，一方面表示我对法师的景仰，同时也作为我的座右铭。时过境迁，这些纪念品都荡然无存了。

我在北平大学任教时，校长是李麟玉，常有往来，我才知道弘一法师在家时名叫李叔同，就是李校长的叔父。李氏本是河北望族，祖辈曾在清朝做过大官。从此我才知道弘一法师原是名门子弟，结合到我见过的弘一法师在日本留学时代的一些化装演剧的照片和听到过的乐曲和歌唱的录音，都有年少翩翩的风度，我才想到弘一法师少年时有一度是红尘中人，后来出家是看破红尘的。

弘一法师是一九四二年在福建逝世的，一位泉州朋友曾来信告诉我，弘一法师逝世时神智很清楚，提笔在片纸上写“悲欣交集”四个字便转入涅槃了。我因此想到红尘中人看破红尘而达到“悲欣交集”即功德圆满，是弘一法师生平的三部曲。我也因此看到弘一法师虽是看破红尘，却绝对不是悲观厌世。

我自己在少年时代曾提出“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作为自己的人生理



[宋] 佚名　柳汀放棹图

想，这个理想的形成当然不止一个原因，弘一法师替我写的《华严经》对我也是一种启发。佛终生说法，都是为救济众生，他正是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的。入世事业在分工制下可以有多种，弘一法师从文化思想这个根本上着眼。他持律那样谨严，一生清风亮节会永远严顽立懦，为民族精神文化树立了丰碑。

中日两国在文化史上是分不开的，弘一法师曾在日本度过他的文艺见习时期，受日本文艺传统的影响很深，他原来又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陶冶。我默祝趁这次展览的机会，日本朋友们能回溯一下日本文化传统对弘一法师的影响，和我们一起来使中日交流日益发挥光大。

弘一法师的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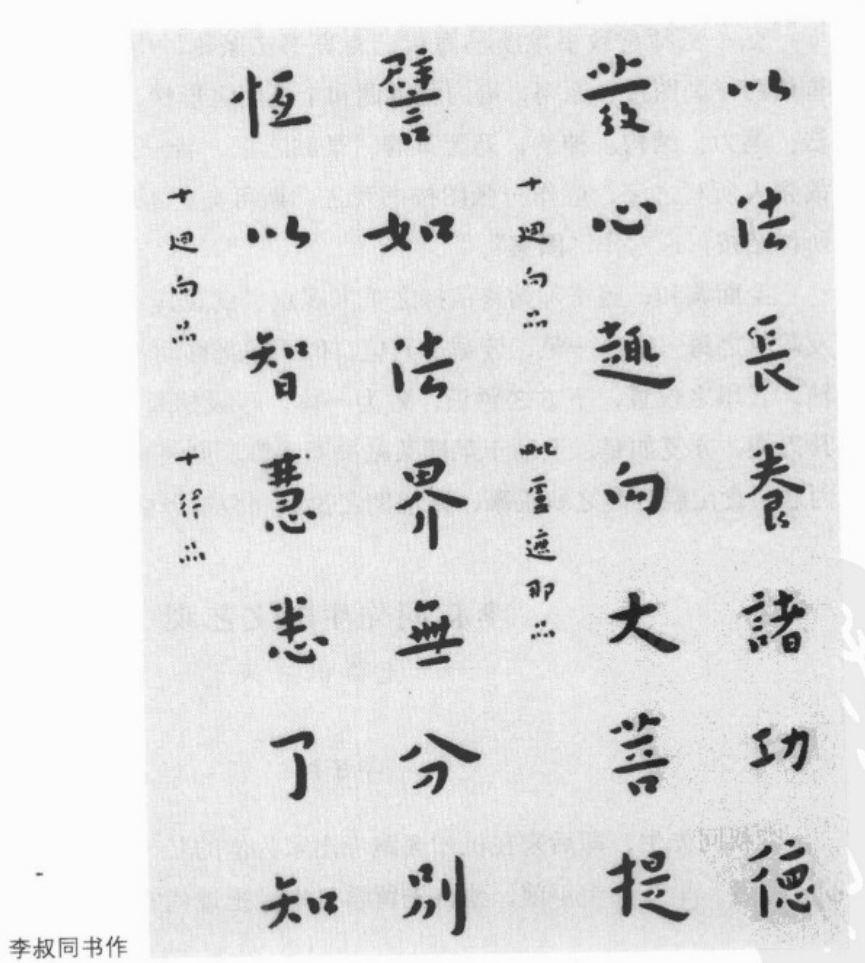
叶圣陶

弘一法师对于书法是用过苦功的。在夏丏尊先生那里，见到他许多习字

的成绩，各体的碑帖他都临摹，写什么像什么。这大概由于他画过西洋画的缘故。西洋画的基本练习是木炭素描，一条线条，一笔烘托，都得和摆在面前的实物不差分毫。经过这样训练的手腕和眼力，运用起来自然能够十分准确，达到得心应手的境界。于是写什么像什么了。

艺术的事情大都始于摹仿，终于独创。不摹仿打不起根基，摹仿一辈子，就没有了自我，只好永远追随人家的脚后跟。但是不用着急，凭真诚的态度去摹仿的，自然而然会有蜕化的一天。从摹仿中蜕化出来，艺术就得到了新的生命——不傍门户，不落窠臼，就是所谓独创了。弘一法师近几年来的书法，可以说已经达到了这般地步。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他是用了多年的苦功，临摹各体的碑帖，而且是写什么像什么的。

弘一法师近几年来的书法，有人说近于晋人。但是，摹仿的哪一家呢？实在说不出。我不懂书法，然而极喜欢他的字。若问他的字为什么使我喜欢，我



李叔同书作

只能直觉地回答，因为它蕴藉有味。就全幅看，好比一位温良谦恭的君子人，不亢不卑，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就一个字看，疏处不嫌其疏，密处不嫌其密，只觉得每一笔都落在最适当的位置上，不容移动一丝一毫。再就一笔一画看，无不使人起充实之感，立体之感。有时候有点儿像小孩子所写的那样天真，但是一面是原始的，一面是成熟的，那分别又显然可见。总括以上的话，就是所谓蕴藉，毫不矜才使气，功夫在笔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这样浅薄的话，方家或许要觉得好笑，可是我不能说我所不知道的话，只得暴露自己的浅薄了。

全面调和

叶圣陶

弘一法师常致书龙溪马海髯，专言书法篆刻，中有云："朽人于写字时，皆依西洋画图按之原则，竭力配置调和全纸面之形状。于常人所注意之字画笔法、笔力、结构、神韵，乃至某碑、某帖之派，皆一致屏除，决不用心揣摩。故朽人所写之字，应作一张图按书观之，斯可矣。不唯写字，刻印亦然。"其所称图按，通常作"图案"。

全面调和，盖法师始终信持之美术观点。试观其"无住斋"草书小额三字及落款之每一字每一笔，皆适居其位，似乎丝毫移动不得。更观其小印五方一轴，五印之位置，下方之题识，融为一体，呼吸相通，而每一小印，其布局，其刀趣，亦复如是。至谓于某碑某帖决不揣摩，则是自道其后期之造诣。观其丙辰断食定慧寺时之所临摹，则前期之揣摩固极端严格认真者也。

李叔同先生的文艺观

——先器识后文艺

丰子恺

李叔同先生，即后来在杭州虎跑寺出家为僧的弘一法师，是中国近代文艺的先驱者。早在五十年前，他首先留学日本，把现代的话剧、油画和钢琴音乐



丰子恺《春草》　李叔同题句



丰子恺《桓山之鸟》　李叔同题句

介绍到中国来。中国的有话剧、油画和钢琴音乐，是从李先生开始的。他富有文艺才能，除上述三种艺术外，又精书法，工金石（现在西湖西泠印社石壁里有“叔同印藏”），长于文章诗词。文艺的园地，差不多被他走遍了。一般人因为他后来做和尚，不大注意他的文艺。今年是李先生逝世十五周年纪念，又是中国话剧五十周年纪念，我追慕他的文艺观，略谈如下：李先生出家之后，别的文艺都屏除，只有对书法和金石不能忘情。他常常用精妙的笔法来写经文佛号，盖上精妙的图章。有少数图章是自己刻的，有许多图章是他所赞善的金石家许霏（晦庐）刻的。他在致晦庐的信中说：晦庐居士文席：惠书诵悉。诸荷护念，感谢无已。朽人剃染已来二十余年，于文艺不复措意。世典亦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况乎出家离俗之侣；朽人昔尝诫人云：“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即此义也。承刊三印，古穆可喜，至用感谢……（见林子青编《弘一大师年谱》第二〇五页）

这正是李先生文艺观的自述，“先器识而后文艺”，“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正是李先生的文艺观。

四十年前我是李先生在杭州师范任教时的学生，曾经在五年间受他的文艺教育，现在我要回忆往昔。李先生虽然是一个演话剧、画油画、弹钢琴、作文、吟诗、填词、写字、刻图章的人，但在杭州师范的宿舍（即今贡院杭州一中）里的案头，常常放着一册《人谱》（明刘宗周著，书中列举古来许多贤人的嘉言懿行，凡数百条），这书的封面上，李先生亲手写着“身体力行”四个字，每个字旁加一个红圈，我每次到他房间里去，总看见案头的一角放着这册书。当时我年幼无知，心里觉得奇怪，李先生专精西洋艺术，为什么看这些陈猫古老鼠，而且把它放在座右，后来李先生当了我们的级任教师，有一次叫我们几个人到他房间里去谈话，他翻开这册《人谱》来指出一节给我们看。

> 唐初，王（勃）、杨、庐、骆皆以文章有盛名，人皆期许其贵显，裴行俭见之，曰：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章，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见《人谱》卷五，这一节是节录《唐书·裴行俭传》的）

他红着脸，吃着口（李先生是不善讲话的），把“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意义讲解给我们听，并且说明这里的“显贵”和“享爵禄”不可呆板地解释为做官，应该解释道德高尚，人格伟大的意思。“先器识而后文艺”，译为现代话，



[清] 李蝉　兰

大约是“首重人格修养，次重文艺学习”，更具体地说：“要做一个好文艺家，必先做一个好人。”可见李先生平日致力于演剧、绘画、音乐、文学等文艺修养，同时更致力于“器识”修养。他认为一个文艺家倘没有“器识”，无论技术何等精通熟练，亦不足道，所以他常诫人“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我那时正热中于油画和钢琴技术，这一天听了他这番话，心里好比新开了一个明窗，真是胜读十年书。从此我对李先生更加崇敬了。后来李先生在出家前夕把这册《人谱》连同别的书送给我。我一直把它保藏在缘缘堂中，直到抗战时被炮火所毁。我避难入川，偶在成都旧摊上看到一部《人谱》，我就买了，直到现在还保存在我的书架上，不过上面没有加红圈的“身体力行”四个字了。

李先生因为有这样的文艺观，所以他富有爱国心，一向关心祖国。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成功的时候，李先生（那时已在杭州师范任教）填一曲慷慨激昂的《满江红》，以志庆喜：

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河山，英雄造。（见《弘一大师年谱》第三十九页）

李先生这样热烈地庆喜河山的光复，后来怎么舍得抛弃这“一担好河山”而遁入空门呢？我想，这也仿佛是屈原为了楚王无道而忧国自沉吧！假定李先生在“灵山胜会”上和屈原相见，我想一定拈花相视而笑。

一九五七年清明过后

编者后记

弘一法师（1880—1942）原名李叔同，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艺术家、教育家和革新者，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早期启蒙人。他出家前，在音乐、诗词、绘画、书法、戏剧等诸多领域都有较高的建树。出家后，他的思想以四分律为行，华严为境，净土为果。从学艺转而学道，又出家为僧，弘一法师以超过常人的足力，步入辉煌的艺术和人生之路。

二十文章惊海内

李叔同，在中国近现代的思想文艺史上，是一个耀眼的名字。他于清光绪六年生于天津一个富宦家族，从小家教严格，幼年从师受业，读《唐诗》、《千家诗》、《尔雅》、《史记》、《汉书》、《左传》等，并从赵幼梅学填词，从唐敬严学篆书和刻石。良好的启蒙教育对李叔同的人生影响深远。

在那个外患重重的时代，幸福是薄脆的。父亲的早逝和母亲作为三姨太在家族中的卑微地位，使一个少年的心里对于人生已经有了许多彻悟，他在15岁就写出了“人生犹似西山月，富贵终如草上霜”的人生感叹。1899年，康梁变法失败，李叔同因支持变法受到牵连，奉母南迁上海。优越的家族环境和良好的教养，培养出一个精文翰、擅书法的“当时上海一等的翩翩公子”。他的学生丰子恺回忆说，这也正表现了他的特性，凡事认真，立意要做翩翩公子，就彻底的做个翩翩公子。但是他和一般的公子生活又不同，他不仅精于中国文化之书法、金石、绘画等技艺，更得文化传承之精神，所以在他的心底，一直有一种社会关怀，他后来所写的闻名全国的《大中华》、《祖国歌》，乃至出家后“念佛不忘爱国，爱国必须念佛”的信念，都反映了他身上深切的家国意识。

李叔同的多才多艺使他在大上海结交了很多朋友，他与江湾蔡小香、张小

楼、许幻园等结为“天涯五友”。许幻园赏识其才艺，邀约李叔同住在他的城南草堂。城南草堂的旁边有小河，上面有苔痕苍古的金洞桥，桥畔立着两株两抱大的柳树。有诗有酒有文友，日日赏月寻春，吟诗作赋，游方求学，乐而忘归的李叔同度过了幸福的五六年时光。在他《忆儿时》的诗作里，有“高枝啼鸟，小川游鱼，曾把闲情托”之句，有可能就是那时的情怀。李叔同在城南草堂时期出版了《李庐印谱》、《李庐诗钟》等，并考入南阳公学，与校友黄炎培等一起主办了沪学会，对社会进行改良风俗的教育。《祖国歌》就是那时的作品，流行于国内。

李叔同的母亲1905年去世，这对性情纯孝的李叔同是很大的打击。境况的变迁，使一切变得如隔世的梦，此时的李叔同如同游丝飞絮，茫茫不知归处。其母故世到其出家，他自述生活“是不断的悲哀与忧愁”。李叔同是见证过家族和一个王朝即将没落的繁华的，颇有学养的李氏盐商家族给他的童年营造了一个温柔富贵之乡，正因为如此，母亲的过世、家国的巨变，对于生性敏感多情的他来说，一定引发无穷的感触。国将不国、家将不家的现实苦痛，岂是一个见惯了繁华富贵的公子能承受的呢？一个生于富贵人家的公子，在中国近代最没落的时代，经历了朝代更换的巨大冲击和家族由盛而衰的双重悲哀。

> 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株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
>
> 愁黯黯，浓于酒。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年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西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

这首词作于1906年，虽然词里有浓郁的忧愁和凄寒，却更有力透纸背、豪气满胸之气概，这是李叔同终其一生都未曾变化的情怀。李叔同认为自己的幸福生活从此结束了，他选择了远行日本。

近现代艺术的先驱

李叔同于艺术多才多能，他能作曲、作歌，又能作画、作文、吟诗、填词、写字、治金石、演剧等。对于每一种艺术，他不是浅尝辄止，而是都很出色：他的字在十几岁时已经写得很好；他的油画有印象派的风格，成为早期中国油画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受到西洋戏剧的影响，在表演上也很有天分。

他留学日本时进入东京美术学校和音乐学校学习。在这里，他渴慕西洋文明，对于西洋艺术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时候的李叔同由一个“翩翩公子”变而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留学生”，浸润在西洋的文化中。

他以攻读之暇，在日本组织了“春柳社”，点燃了中国新剧最初的烽火。当时所演出的剧本都是西洋文学名著，比如为了赈济淮北的水灾演出的《茶花女》，以及后来上演的《黑奴吁天录》，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得到了日本戏剧家的好评。看过该剧的松居松翁这样评价：“中国的俳优，使我佩服的，便是李叔同君……李君的优美婉丽，绝非日本的俳优所能比拟。倘使自‘椿姬’以来，李君仍在努力这种艺术，那么，岂容梅兰芳、尚小云辈驰名于中国的戏剧界。”他还在日本独立编辑《音乐小杂志》，邮寄回国内发行，以此促进国内新音乐的发展，成为将西洋音乐介绍给中国的第一人。

回国后，他又成为向中国美术界介绍西方油画的先驱画家。当时他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担任图画和音乐教员，后来同时在南京高等师范校任教。这期间，他撰写文章，介绍西洋的绘画、音乐、文学等；他的图画课采用了石膏像和人体写生，成为国内艺术教育上的一个创举；他还利用西洋名曲作了许多歌，向学生灌输新音乐的思想。著名漫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就是他在浙江时的学生。他们在回忆中说，那时的图画和音乐课本来不是主课，但却成了学生们最喜欢的课程。和国内其他地区比较，浙江的艺术教育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生机。

在风云变幻的时代，他是一个得风气之先的人。母亲过世后的葬礼，他“尽除一切繁文缛节，别定新仪”，在当时甚为轰动，当时的天津报纸对此还有题为《文明葬礼》的报道。在上海“沪学会”，他提倡新婚姻、新精神，以拯救国人的精神和生活。

李叔同从小接受的是传统的中国文化教育，但他尝试跨越传统文化的壁垒。他提倡西学，不是为了求新求变，而是怀着一种救国的心愿，想把最好的东西介绍到中国，以期“开通民智，鼓舞精神”。

先器识后文艺

作为著名的思想者和艺术家，他前半生是李叔同，为中国近现代艺术的先驱；后半生是弘一法师。作为李叔同，他发现艺术教育并不能打破时代的坚冰，于是选择了退居佛门。国不国，家不家，僧也不僧，他埋首于律学，并非是对时代的逃避，而是一种信仰的选择。朱光潜先生说，弘一法师是“以出世

的情怀做入世的事业”，出家的他是以出世的心怀，寻求入世救国的途径。丰子恺用一个“三层”楼的比喻来说明他对弘一法师出家的理解：

> 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三层楼……我们的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的走上去的。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之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在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

正因为这种强大的人生欲，弘一法师的文艺观不是技艺本身，而是“先器识后文艺”。当他还在人生的第二层楼时，他学艺非常勤奋。夏丏尊说，他对于书法、篆刻，靡所不精。平时鸡鸣即起，临写古代金石钟鼎，过眼便能神似；遍临北碑，如张猛龙、张黑女、始平公等。他的书法有很高的造诣。

但是，艺术并非他最高的追求。他爬上了“第三层楼”。在他出家后，案头常有一本《人谱》，他曾多次引用其中一句话，即“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文艺”。他也曾经多次对学生说“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

中国文化重人的精神境界，从古至今，人并非以其艺术享誉古今，而更是以其精神气象映照千秋。生命的旨趣在于境界的提升而非艺术技能的完足，这深深地影响了李叔同的选择。他的至友马一浮居士曾说：“弘一法师一生用功，乃在于律，而世重其艺，此非知大师者。”正因为如此，出家后，弘一法师认为艺术增长放逸，几乎把所有的文艺都屏除了，他保留书法，也是为了增长佛缘。

“先器识后文艺”，寄托了弘一大师对人生境界的追求。叶圣陶认为，他的艺术追求是全面调和，他说，弘一法师的书法蕴藉有味，毫不矜才使气，好比一谦恭温良的君子，不亢不卑，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其意境含蓄在笔墨之外。弘一法师在与友人的信中说：“朽人于写字时，皆依西洋画图案之原则，竭力配置调和全纸面之形状，于常人所注意之字画笔法、笔力、结构、神韵，乃至某碑、某帖、某派，皆一致屏除，决不用心揣摩。故朽人所写之字，应作一张图案画观之则可矣。不惟写字，刻印亦然。”马一浮说：“大师书法得力于《张猛龙碑》，晚岁离尘，刊落锋颖，乃一味恬静，在书家当为逸品。尝

谓华亭于书颇得禅悦，如读王右丞诗。今观大师书，精严净妙，乃似宣律师文字。盖大师深究律学于南山灵芝，撰述皆有阐明。内熏之力自然流露，非具眼者未足以知之也。”

李叔同是一个有气节的人。出家前，他就有一种爱国精神，《祖国歌》、《大中华》中就是这种精神的外显。他在上海加入沪学会，在日本组织赈灾义演，归国后加入当时的文学革命机关——南社，以及后来独立编辑《音乐小杂志》，演新剧，都含着他鼓吹和唤醒国人的民族精神的期待。

看似相同的行为，在他出家后，已经有了更深刻的内容和寄托。一颗对于微小的一草一物都爱护着的心，看着一只猫被咬死都会痛切心扉的心，怎可能目睹国难和民众的苦难而不动容？他说“念佛不忘爱国，爱国必须念佛”。不过，如果说早年他囿于一国一家的情感，来自于他对大中华繁华盛世重现的期待，那么晚年他已经有一种大悲之心，祈愿众生的幸福和当世的净土了。

“先器识后文艺”的追求，也必然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追求。在《护生画集题赞》中，他写道：“盖以艺术作方便，人道主义为宗趣。”丰子恺说：“我崇仰弘一法师，为了他是‘十分像人的一个人’。凡作人，在当初，其本心未始不想作一个十分像‘人’的人；但到后来，为环境，习惯，物欲，安念等所阻碍，往往不能作得十分像‘人’。其中九分像‘人’，八分像‘人’的，在这世间已很伟大；七分像‘人’，六分像‘人’的，也已值得赞誉；就是五分像‘人’的，在最近的社会也已经是难得的‘上流人’了。像弘一法师那样的十分像‘人’的人，古往今来，实在少有。所以使我十分崇仰。”

永不停步的行者

他出家后，对人生境界的体会一步步地升华。他的学生曹聚仁认为，他的一生正好可用他的三首诗来说明，《落花》、《月》、《晚钟》，三首诗歌正代表他心灵的三个境界。《落花》是他中年后对生命无常的感触，那时期他是非常苦闷的，艺术虽是心灵寄托的深谷，可他还觉得没有着落：

> 纷，纷，纷，纷，纷，纷，……惟落花委地无言兮，化作泥尘；
> 寂，寂，寂，寂，寂，寂，……何春光长逝不归兮，永绝消息。

不久，他静悟到另一境界，那便是《月》所代表的超脱明净的境界。

> 仰碧空明明，朗月悬太清；瞰下界扰扰，尘欲迷中道。

他把心灵寄托于彼岸，走到了《晚钟》的境界：

倏忽光明烛太虚，雪端仿佛天门破。庄严七宝迷氤氲，瑶华羽翠垂缤纷。

一双草鞋，一个灰色的小手巾包，一把破旧的蝙蝠伞，他有时深居山谷，埋名遁迹，有时衲衣竹杖，芒鞋破钵，飘然行于世间。一个集诸艺于一身的才子，变身而为一个和尚。他是认真的，学的是最难的南山律，他闭关研习数年，多次修订完成了《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这部恢宏的著作，连接起湮没八百年的南山律的余脉。叶圣陶说："他是深深尝了世间味，探了艺术之宫的，却回过来过那种通常以为枯寂的持律念佛的生活，他的态度应是怎样，他的言论应该是怎样，实在难以悬揣。"

人生的境界能证悟，却难以言说，这让世人对他多了很多的猜测。在《护生画集》中，弘一法师题了很多诗，其中有一首《残废之美》，很耐人寻味：

好花经摧折，曾无几日香。憔悴剩残枝，明朝弃道旁。

并非花好月圆才是美，残缺更触动人的心灵、升华人的感怀。从这里能读出他对人生的颖悟。弘一法师的情怀中，确实有很多需要去研究的东西。不过，从他与人来往的函件中，从他临终写下的"悲欣交集"中，都可以看到他不悲不喜的从容。

1942 年，弘一大师在泉州晚晴室圆寂，之前他书二偈与其友告别，偈云：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
问余何适，廓而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对于这临终的偈语，叶圣陶先生曾有一诗加以解读：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其谢与缺，罔非自然。
至人参化，以入涅槃。此境胜美，亦质亦玄。

本书主要选择李叔同论艺方面的文字，分成几个部分：一是他早期的诗文；二是他在书法、绘画、篆刻方面的论述，以及部分佛教哲学论著；三是他出家后的演讲、书联；四是他和人来往谈艺、谈人生的书简。但愿读者能从这些文字中，领略李叔同丰富的思想蕴涵和人生情怀。